

## 【姬屋藏郊】眉间心上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133659)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133659>.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发郊</a> , <a href="#">姬屋藏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a> , <a href="#">殷郊</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05 Updated: 2023-11-11 Words: 116,146 Chapters: 37/?

## 【姬屋藏郊】眉间心上

by [yuyu1226](#)

### Summary

早恋幼稚情侣

未婚先孕的落难公主郊郊

起因是和我的好朋友牙牙乐老师聊天，我们俩都想看郊郊大着肚子落难，我就写了不知不觉写了三十几章了什么情况

## Chapter 1

放眼整个朝歌城，知道殷郊是个双儿的，只有殷寿、姜氏、姬发这三个人。

照理，若是殷寿没那个一统天下的心思，殷郊便只用做一个闲散世子，这个小秘密根本就不成问题，难就难在，殷寿野心勃勃，想要更高的位置，因此姜氏靠女性特有的敏锐嗅出来，殷寿根本就不太爱这个儿子。

这个自然，本来殷寿作为次子，在王位争夺战中就落了下风，只能靠硬拼出来的战功说话，若是让人知道唯一的儿子是个双儿，那只怕商王更不会放心将这权柄交到他手里了。所以殷郊的这个秘密，就必须一直是个秘密。

好在殷寿常年在外征战，他的那些不满，幼小的殷郊根本很难接触到。姜氏把殷郊保护得很好，教导他知书懂理，教导他用澄澈的眼睛看世界，就像照顾一只刚破壳的幼鸟一般，要他所见的都是春风拂面，是桃花盛开，是月光朗朗。

在这样的教导下，殷郊养成了个率真善良的性子，因着姜氏的劝告，殷寿面对儿子时也会努力装出个豪杰父亲的样子来，故此殷郊从小算是在蜜罐子里泡大的，对人总是不设防，睁着一双圆溜溜的小狗眼看人，还要笑出个酒窝来。

这样单纯的殷郊，十几岁的时候就让姬发“拐走了”——这是姜文焕作为表哥的看法，而在更像旁观者的鄂顺看来，这两个人就是天造地设，质子营里那么多人，怎么偏偏姬发就能把殷郊拐走？还不是殷郊自己要跟着人家跑的？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姬发和殷郊是一对儿，这是崇应彪都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的一件事。

至于殷寿知不知道这件事呢？去问殷郊，他会说，肯定不知道，他和姬发藏得好好的；去问姬发，他会说，主帅大概知道，只是不知为什么从来不点破；去问姜氏，她会问，殷寿肯定知道，只是为了谋划更长远的事，暂时不提。

既是在一起了，殷郊就很自然地姬发坦诚了自己的秘密——这也是母亲告诉的，从小耳提面命，说这个秘密连表哥也不许说，只能留着将来告诉心上人。

“啊？”姬发愣了两秒，难得有点结巴，“真的啊？”

“我骗你干嘛，”殷郊笑起来，点点头道，“是真的，有那么惊讶么？”

他认定了姬发是自己这辈子的心上人才说的，该不会这人听了以后就要跑吧？这不对，母亲说过，这事儿除了听上去奇怪，其实对寻常生活影响也不大的。

“不是不是，”姬发急着否认，生怕自己的样子让殷郊看了产生误会，“我就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反正是你，就都一样。”

殷郊听罢，心底那一点点不自信也放下，高高兴兴地凑过去在姬发脸上亲一口，像蜻蜓点水一般。

等到两个人真正滚在一起，已经是冀州之战以后了。苏护首级被斩，质子团围着篝火取暖、炙烤猎物、饮酒。崇应彪哪一天都少不了挑衅姬发一嘴，今天更是说着说着就动起手来，姬发也没吃亏，只是前两天受的伤在推搡中不慎崩开了，血腥气逸出来，坐在旁边的殷郊闻得清清楚楚。

你跟我来，殷郊拉拉姬发的袖子，示意他进自己帐篷。

姬发等了一会儿，趁着大家的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才偷摸着跟去。撩开帘子，屋内暖和得很，地上床上铺着毛绒绒的兽皮，摸上去软乎乎的。姬发在床边站着，看着殷郊翻箱倒柜地找伤药，很自觉地脱下盔甲，解开衣服，露出半边胸膛——他这道伤受得不深但凶险，再歪一寸怕是要危及心肺。

“坐下坐下，”殷郊拿着伤药折回来——屋子里热，他刚刚等姬发的时候也已经卸了甲，头发披散，衣襟也敞开着，完全不设防的样子，“我给你上药。”

姬发于是老老实实坐着，任由殷郊凑过来，滚烫的呼吸扑在他胸口，上药的动作轻悄悄的，像挠痒痒一样，甚至因为姿势的原因，殷郊柔韧的胸口就压在姬发的一条手臂上……深呼吸，姬发有点心猿意马，只能努力控制自己。

“好啦！”殷郊给人上好了药，格外快乐地宣布着，然后依旧不消停，一只手开始在姬发腰腹上乱摸——“刚刚打架还受伤了没有？这个崇……”

“啪”的一声响，姬发一把握住了殷郊到处煽风点火的手，默不作声。殷郊觉得有点奇怪，抬眼看姬发的眼神，忍不住脸红起来；“怎么——”  
没说完的话被吞回去，姬发一把拉过殷郊，压着对方的唇亲吻起来。

殷郊被推着倒在榻上，身下的兽皮软乎乎的，他觉得有点奇怪，只当是过去那样小打小闹，忍不住笑，收着力气推人：“诶，别闹了，你伤还没好。”  
姬发抬起眼看他，眸光沉沉：“那倒不碍事……”边说边把手探到殷郊的衣衫底下，指尖小心翼翼地搭上对方的大腿根，珍而重之地问道，“可以吗？”  
殷郊若是再反应不过来，那就是真傻了。他红着脸，倒也不是拒绝：“旁边营帐便是兄弟们休息的地方……”言下之意是，可以是可以，但若是让人听到了怎么办？  
姬发知道他这是默许，也不多废话，坐起来动作敏捷地把人扒干净，带着凉意的手掌顺着殷郊的大腿根往里摸，手掌微微弯曲，覆上殷郊腿心的软肉，还不忘压低声音道：“那你收着点声音。”  
“嘶——”殷郊被冰得一缩，花穴被心上人带着茧子的手拢住，有着轻微的刺痛，但更多的是奇异的快感，他又羞又满足，听见姬发的话，咬着嘴唇不敢吭声。  
“松开些，”姬发怕他受伤，上手去掰殷郊的下巴，“别咬出血了，明天又该嚷吃饭不方便了。”  
殷郊听话地松开牙齿，再一开口，语调都是黏黏腻腻的：“让人听到了怎么办？”眼睛圆圆地睁着，看来是真的很担心。  
姬发很爱看他这副全身心依赖自己的样子，笑着逗他：“你咬我，我不怕。”  
殷郊仔细想了想，可能还是有点舍不得给姬发的肩膀留牙印，折中一下，抬起胳膊搂住身上的人，主动把嘴唇送过去，跟人交换一个湿漉漉的吻，含含糊糊道：“这样……不是就好了？”

殷郊高估了自己，以为这种事情就像第一次接吻一样，是简简单单，谁料姬发还只是动了几下手指，他就要受不了了，花穴含羞带怯地、湿润地翕张起来，偏偏姬发还要掰开他的腿，借着烛火仔仔细细地看，边看边把手指头伸进殷郊穴里去搅弄，美其名曰，怕人受伤。  
殷郊觉得这样被人看着，比被手指玩弄还羞人，小腿挣了挣，催姬发快点：“别看了……我好难受……”  
姬发偏头在殷郊的脚踝上亲一亲，然后直起身子，重新压上来——他其实也紧张，但一旦遇到要照顾殷郊的情况，再紧张他也能做到滴水不漏。他为了这一天特意去打探过，也知道第一次做这种事，女方会疼痛。他没有经验，不过想来殷郊这个身体，该是更容易受伤的，于是方才他忍着欲望给殷郊扩张了许久，直到对方的花穴变得湿滑，等到殷郊亲口催促，他才放心地继续往下做。  
被进入的时候，殷郊觉得下身像被剖开一样痛，又伴随着从未有过的满足感，他下意识想叫唤，残存的理智又提醒他，同吃同住的兄弟们就在附近，于是他只好咬住自己的手背，委委屈屈地看向姬发。  
姬发才迈出第一步，怕人疼，也不敢乱动了，只是心疼地拉开殷郊的手，制止他近似自残的动作，然后俯下身，从对方眉心往下亲，唇舌拂过殷郊眼角的泪痣，一路往下，落在殷郊唇瓣：“说过了，忍不住了就咬我，不许咬自个儿。”

接下来的一切就是顺理成章。疼痛过去，殷郊适应了这奇异的感受，微微调整姿势，算是无声的催促，姬发会意，放过殷郊被含弄得艳红翘起的乳首，略微撑起身子，把殷郊罩在自己身下，温声道：“你……你别怕。”一边安慰，一边径自顶弄起来。  
姬发有意控制速度，怕殷郊第一次受不住，咬着牙动作得缓慢，深入浅出，磨得殷郊花穴里的水越来越多，温暖又湿润，顺着腿根往下流，把身下珍贵的兽皮都要打湿了。殷郊在这耐心的厮磨中得了趣，一时不妨，忍不住从唇边逸出几声粘腻的低吟，却在下一秒听得营帐外的响动，快要不能转的脑子细想一想，才反应过来该是巡夜的侍卫队，这下把殷郊吓得不敢出声了，皱着眉头无助地看姬发一眼，姬发知道他的意思，却不肯把为非作歹的东西抽出去，只是把手递上来，压低声音哄着迷迷糊糊的殷郊张嘴咬住。殷郊脑子里一片乱，于是顺从地张嘴衔住对方的手指。

——这下可是上下一团糟了，殷郊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此时有多放浪——上面的嘴叫人玩着口腔里的软肉，涎水都盛不住，顺着嘴角往下淌；下身的花穴也被占了个彻底，花瓣充血成熟透的烂红色，牢牢含着姬发青筋虬结的粗大，透露出一种纯真的色情来。

殷郊漂亮的蜜色肌肤覆上一层水光，在这寒天冻地的地方，两个人愣是都出了一身汗，最后殷郊被把玩着泄了两回，把姬发的手指都咬出一圈牙印，姬发才终于舍得射出来。

殷郊像过度紧绷又放松开来的弦，待到姬发从他身体里拔出去，便彻底没了力气，在兽皮里打个滚就要睡。姬发想办法弄来了热水，好说歹说地把人从毛绒绒里挖出来，掰开殷郊的腿做清理。看着殷郊腿间那口被折磨得软烂的花穴缓缓吐出白浊，姬发有点心猿意马，但又有些担心——殷郊该不会怀孕吧？或许双儿并不容易？毕竟他研究过，就算是和女性，也不是一次就中……都怪他一时情切没控制住。

不过——收拾好一切，姬发精神满满地钻进被子，搂着已经睡得很沉的殷郊想——总之殷郊早就是他认定要一生携手的伴侣了，不论将来有多少阻碍，他都不会放手了。

## Chapter 2

### Chapter Summary

水一章字数，因为要开始虐了，我还没有准备好！（坦荡）  
关于未婚先孕这个事情：本质上是作者想看落难公主带球跑，别骂了别骂了  
(bushi)  
为了走剧情让我们私设拉长一下时间线  
可以接受的话↓

朝歌总是温暖的，每年不到四月，花便开了泰半，今年也不例外，即使宫里发生了子弑父，臣弑君这样的惨事，也丝毫没影响到花儿自顾自地绽放。

姜氏宫里的花树开得最是漂亮，一大丛像云雾一样点缀在树冠上，风一吹，花瓣洋洋洒洒，被风卷着，打着圈儿落在树下打盹的殷郊脸上身上。

“郊儿？”姜氏屏退左右，独自上前，轻唤睡得正香的儿子，“该起了，你父亲找你呢。”

殷商王室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光是给殷启和老商王办丧事，就花了许多功夫。作为王室后代，殷郊这些天是忙得昏天黑地，披麻戴孝地跪了起，起了跪，前前后后闹了许久，才终于把祖父和伯伯的名字送入宗祠。

也许是征战冀州耗费了太多精力，自打回朝歌后，殷郊就总是没什么精神，叫这费心费力的葬礼一折腾，更加疲倦了，爱睡得紧。譬如今日，他只是趁着有闲来看看母亲，在花树下听着母亲弹了一会儿琴，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这像什么话，殷郊揉揉眼睛，接过侍女递来的水，心底里暗暗唾弃自己，看看母亲，同样是操劳了许久，怎么都没疲倦到这地步？想来是自己意志太过薄弱的缘故——这可不行，父亲如今要做商王了，那他就是王储，应该更加优秀才是。

殷寿叫殷郊去也不为别的事，登基大典在即，殷郊该好好学学礼仪——这孩子从八岁开始便在质子营里泡着，半点没有以后可能要当王储的想法，礼仪方面总是能过就过，没法糊弄着当太子。殷寿为这来之不易的王位苦心谋划许久，自然不会允许自己的亲儿子在礼仪方面有所纰漏，故而每日都要叫殷郊去比干处学习一个时辰。但今日殷郊实在是困了，姜氏也不忍太早叫醒他，因此等出了宫门，已是要赶不上了。

凑巧今日在祖庙值守的是姬发——自打回朝歌，变故突生以来，殷郊突然跟着殷寿一起被抬到殷商的权力中心，如同踏上了云端一般，几乎是脚不沾地了，并不如以前一般在质子营同吃同住，朝夕相处。而朝歌发生这么大的事，民心不稳，殷寿当机立断下令加强日常警戒，质子们肩上的任务也重了不少，但各个都是开心的——主帅要做商王了，他们发自内心觉得高兴，毕竟若论起战功和英雄气概，殷启是怎么也不如殷寿的。

因着这些原因，姬发和殷郊这段日子天天各忙各的，已经许久没有正儿八经地见面了，都是趁着巡逻或值守的时候碰上了能说两句话。

然而今天连两句话都不能说了，殷郊赶时间，急匆匆就往屋里跑——去晚了，比干叔祖父可是要瞪着眼睛骂人的。因此他只好在门口略停了停，很愧疚地看了一眼全副武装站得笔直的姬发，用嘴型说了一句：“要迟了，抱歉！”

姬发脸色都没变，微不可察地点点头，意思是去吧，别耽搁了。

殷郊于是放下心，急吼吼地继续往宗祠里跑，结果刚跨过门槛，又被比干叔祖父呵斥了，说他头发散乱，脚步慌张，半点没有王储的样子。

哦，殷郊瘪瘪嘴，他刚刚头发很乱吗？那姬发不是都看到了？好丢人啊——

而在外面竖起耳朵听着屋内动静的姬发却是差点没忍住笑——果然王储难当，方才殷郊过来的时候，他看人头发乱着，呼吸都有点不稳，倒像是急着赶路的幼犬，跑累了能倒头就睡的那种。

还挺可爱的。

从比干那里逃出来的时候，天都还没黑，但殷郊已经觉得饿了，他将其归结于学习礼仪实在是耗费精力，也没多想，疲惫不堪地跨过门槛，打算回自己住所去。

骑着马刚走出去没多远，身侧就有另一匹马追上来，他转头看过去，原来是姬发。

“姬发？”殷郊很惊喜地唤一声，刚刚那点没精打采瞬间被收了起来，“你不是值守宗祠么？”

“该换班了，”姬发轻巧答道，“这也忘了，你怎么了？看你脸色，好像很疲惫的样子。”

殷郊撇撇嘴，无奈道：“可能是最近事情太多了……我饿了，饿得不行了。”他很自然地抱怨着，几乎是无意识地向姬发在撒娇。

姬发看他这样，忍不住笑了笑安慰他：“回去就能传膳了。”

“怪就怪在这儿，”殷郊皱眉，“传了膳又不愿意用了，以前从没这样过。”

这确实是怪了，姬发也担忧起来，问道：“是不是最近睡眠不好？”

“哪有不好，”殷郊诚实否认，“坐着也能睡着了。”

胃口不好又贪睡……姬发若有所思，深深地看了殷郊一眼，看得殷郊都觉得有些奇怪了，他才收起目光：“我先送你回去……晚上再来看你。”

“真的啊？”殷郊眼睛亮起来，扬起声音问了一句，然后像想起什么似的看看身后忠实而沉默的护卫队，赶紧又压低了声音，“你晚上偷偷过来吗？”

“嗯，”姬发笑着答道，“晚上来找你。”

月上中天的时候，姬发终于来了，殷郊已经等得快要睡过去，听到声音，他立马惊醒，久别重逢一般，很是高兴地迎上去：“你终于来了！等你半天了。”

“殿下久等了，”姬发故意换个称呼逗他，“溜出来花了点时间……崇应彪那小子今晚负责巡逻。”

殷郊想想他们俩平日里不对付的样子，忍不住笑，他拉着姬发的手，毫无戒备心地把人往屋里带。

不过姬发今晚也不打算做什么，他坐下来，从怀里掏出个纸包：“给你带了吃的。”

殷郊兴高采烈地打开纸包——竟是许久没吃过的蜜饯。这东西他小时候常常吃，后来去了质子营，生活朴素，吃得就少了，也不会特意去要来吃，慢慢也就淡忘了。

时隔许久吃一次，殷郊觉得味道挺好，酸酸甜甜，算是安抚了一下他最近奇奇怪怪的胃口。姬发默不作声地看着殷郊吃东西，伸手给人擦擦沾在嘴角的糖渍，内心已经波涛汹涌，脸上还保持着平静地问道：“你不爱吃东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殷郊嘴里含着一颗蜜饯，想起比干叔祖父的教诲，把东西咽了才开口回答：“约莫……是从回朝歌开始？”

“那困乏呢？”姬发接着问，“也是从回朝歌开始的吗？”

殷郊歪着脑袋想一想，不太确定地答道：“差不多吧……从冀州回来的路上就有点……”

“嗯……”姬发沉吟半晌，在殷郊担忧的目光下开口道，“殷郊，明日咱们去找你母亲……让她请个巫医。”

“到底怎么了？”殷郊慌张起来，“这是什么病么？”

“应该不是病，”月色下，姬发的表情很是认真：“殷郊，我怀疑你是有身孕了。”

## Chapter 3

### Chapter Summary

四刷完了回来更新  
西岐小伙与他天然的老婆  
还有和善的岳母 和难搞的岳父

姜氏的宫室里不知熏了什么香，若隐若现地甜着，殷郊伴着这香味儿睡得安稳，仿佛刚刚被巫医确认过怀有身孕的不是他似的。

“原来我还能这样？”出人意料的，殷郊也就惊讶了一小会儿，随即很自然地就接受了这个事实，“不过想想也是。那我也跟寻常女子一样，需要怀胎十月吗？”

“应当不用那么久，”巫医伏在地上，战战兢兢地回答未来王储的问题，“方才卜了一卦，卦象显示约莫两个月的参差。”

“那就好，”殷郊放下心来，往姬发身上一靠，“没那么耽误事儿……不然父亲……”

姬发却半点放不了心，他皱着眉头问道：“可有危险？”

“这……”巫医冷汗涔涔，“时日久远，卦象不可尽占，只是大约……是要有些波折的……”

室内陷入凝滞的沉默。姬发想了又想，看看靠在自己身上毫不在意的殷郊，还是先打发人都下去，然后把殷郊的身子扳正，认真问道：“你方才都听到了没有？”

殷郊点头：“听到啦。”

“那你还这么自在，”姬发叹气，“不是说有波折。”

殷郊笑一笑：“怕什么，也许没那么坏呢，近日朝歌事情多，非要算起来，也算是波折了。”

姬发听罢，心里还是不安——也许是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天赋，从小到大，但凡有坏事要发生，他都能提前有预感——思来想去，他下定决心，认真地看向殷郊的眼睛，缓慢地、试探性地开口问道：“要不趁着月份小，先不要了吧？”

“啊？”殷郊震惊地瞪圆了眼睛，很是不理解，“为什么？你不喜欢么！”越问越激动，全然是委屈又生气的样子。

“不是不是，”姬发赶紧否认，然后耐心哄起人来，“怎么会不喜欢！只是我总怕有危险，再说，主帅马上要做大王，他怎么想，我们也不知道。”

“原来你是担心这些，”殷郊松了口气，笑道，“父亲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大英雄，他会接受的，我看父亲很喜欢你！”

“唉，”姬发总觉得哪里不对，他再次叹口气，收起心底那点不安，反复问道，“真的想好了？现在不显，之后怕是要累得你连日常训练也参加不了，真的不介意？”

殷郊眼睛笑得弯弯的，点头道：“本来呢，应该是介意的，但是是你的，那也就不介意了。”

“说到这里，见姬发脸上满是感动又犹豫的神色，殷郊果决地补充道，“当年我告诉你我的秘密的时候，其实心里早就已经做过决定了，所以真的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别紧张啊。”

“嗯，”姬发颤抖着声音，低下头去拉殷郊的手，“那你先休息吧……我去见你母亲。”

姜氏一贯是贴心的母亲，听完巫医宣布的结果，她也没什么特殊的表示，只是很友善地宣布自己先离开一会儿，给两个孩子独处的时间。现在姬发和殷郊聊完了，于情于理，姬发知道，自己都该来见一见姜氏。

紧张得不行，姬发进门就先跪下来，动作果断，倒把姜氏吓了一跳：“快起来，这是怎么说？”

姬发跪着不肯动，坦诚道：“先前时间紧促，未曾细说……殷郊是您的孩子，我……”再厉害的英雄见心上人的母亲也要忐忑，姬发感觉自己一贯聪明的脑子都要不够用了。

姜氏听罢，瞬间明了是怎么一回事，她收起脸上的惊讶，微微一笑，屏退左右，竟然亲自下座，扶姬发起身，行动之间，袍袖间是微微的冷香：“跪着怎么好说话？你先坐。”

姬发受宠若惊，老老实实在地坐下，姜氏在主位上看着他笑：“别紧张，我只问你，这件事，郊儿自己怎么想？”

“他说，”姬发组织了一下语言，“他说他愿意。”

“那就好，”姜氏笑意更深，“若是你也愿意，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姬发抬起头来，很急切地回答：“我当然愿意！只是巫医说——”

“我知道，”姜氏平静道，“方才巫医都同我说了……卦象显示有波折，其实也不一定是危险，这种事情本就没有一帆风顺的。再说，郊儿自己都乐意了——从他小时候起，我便教导他，要真诚有主见，他学得很好，我也没有什么要反对的了。”

“再有，”姜氏看看姬发，满意道，“郊儿身体特殊，其实我是最担心……好在他运气不错，遇到了你。把郊儿托付给你，我是放心的。”

姬发听罢，方才还紧张不已的心，一瞬间被惊喜填满，他跪直了身子，冲姜氏作揖：“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以我的一切起誓，我会对殷郊好的。”

姜氏点点头，温柔地笑：“我知道，毕竟，在我这个做母亲的看来……你的眼睛很少从郊儿身上移开过，不是吗？”

突然得到殷郊母亲如此的认可，姬发感动不已，他红着眼睛点点头，保证道：“是，您放心，我会保护好他的，”说罢他再次冲姜氏拜了拜，接着提起另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那主帅那边……”

姜氏敛起笑容，轻声道：“这也是我要说的，这件事，先不能让殷郊的父亲知道了。”

“为何？”姬发十分不解，“可是主帅是——”

姜氏摇摇头，弯月一般的眉皱起：“你们不了解殷寿……你也清楚，你和殷郊的事，他怕是早就知道，但却一直装着不知情的样子……我知道他，如果他是对这件事不满意，反而不会这样隐忍不发，”说到这儿，姜氏有点犹豫地看向姬发，“我总怀疑他还藏着别的打算，他这个人惯常深谋远虑，未弄清楚之前，还是先不要告诉他了。”

“但是——”姬发还想争辩，毕竟在他们心里，殷寿是大英雄，怎么会有恶毒的心计呢？

“我与他夫妻快二十载，”姜氏叹息着回答，“这是我的直觉……其实因着郊儿身体特殊的原因，殷寿一向不太喜欢他——总而言之，暂且隐而不发会更妥当，毕竟眼下还有登基大典呢。巫医那边不用担心，我已经吩咐过了，不会走漏风声的。”

“嗯……”姬发沉吟半晌，到底还是听了，“是，那就按您说的来。”应是应了，心里到底还在犯嘀咕——原来主帅一向不大喜爱殷郊吗？他想起训练营里那些鞭子，还有冀州之战中，殷郊脸上留下的来自亲生父亲挥出的鞭痕——他一直以为，这是主帅对继承人要求严格，却没想到，背地里竟然还有这一层？

到底是真实的主帅和他心里的大英雄不一样，还是姜氏弄错了？



## Chapter 4

### Chapter Summary

走一下剧情谈一下恋爱

关于祭祖的一切全是我瞎编的 为了混剧情而已 一个字都不要信 毕竟作者没文化  
部分祭祖描写参考了新红楼梦电视剧

准备了好久，殷寿的登基大典终于还是如期举行，按照惯例，新王登基都要拜祖庙，行祭祀，昭告天下，是个不小的工程，故此宫里的人今日一个个都是天没亮就起了，小心谨慎，背绷得老直，不敢行差踏错半步。等时辰到了，新王殷寿带着乌泱泱一群人顺顺当当进了宗庙，等着祭祀开始。

殷郊自然也在人群中，作为殷寿唯一的儿子，也是未来的储君，他低眉顺眼地立在第一排，质子营的其他兄弟们则持着剑在门口执守。号角吹起，祭祀用到的牛羊首级乃至人性，全都盛在大盘子里，由下面的人一层层递进来，人群沉默着涌动，将散发着浓烈血气的新鲜祭品往前送，经过殷郊的手，递到姜王后手中，再被捧到殷寿手里，最后被端上祭台。

殷郊努力心无旁骛地完成着自己的工作，鼻端被血腥气缠绕着，总忍不住想吐，奈何比干王叔祖就在旁边盯着，他连眉头也不敢皱一下，只能压下几欲作呕的冲动，老老实实扮演一个合格的储君——又或者说，一种新鲜的祭品，殷郊不合时宜地、荒唐地想到，以血脉为纽带，将自己的一切献给成汤江山，这和祭品其实好像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想起血脉，殷郊忍不住又分了一下神——如果祖宗知道他作为王储，却怀着异姓诸侯之子的孩子，隐而不发地站在这儿，也不知会作何感想？大邑商民风开放，他们行军打仗，去过不少地方，类似的事情即使是没见过，行伍之间对坐闲聊的时候，也总有人提起过，算不得稀奇，但真落到自己头上了，总觉得还是有一丝隐秘的羞耻感。

比干念诵祝词的声音打断了殷郊无边界的联想，他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走神了有一会儿了，还好没有闹出什么笑话——他偷偷看了一眼最前方站得笔直的父王，心虚地又直了直腰背，收回了自己那些胡思乱想。

跪完又叩完，恰是日上中天的时候，太阳平等地晃着每一个人的眼，车马寂静，殷寿的登基大典马上就要开始。

然而世事难料，谁也想不到，天谴竟会降临在新王的头上，方才还盛气凌人的太阳一瞬间被乌云遮蔽，殷寿面色不虞，殷郊救父心切，一时情急，竟当众跪下，说出“请父王传位于我”这等大逆不道的话语，其后更是表示自己要代父自焚祭天。

站在后方的姬发被殷郊吓得快要控制不住面部表情，差一点就要如同往常一样跪上前去给殷郊挡着，他惊慌失措地看一眼姜王后，发现对方也是一脸的慌乱。

完了，姬发心下一凉，看姜王后的表情，就知道此事不妙，主帅一言不发，只怕心里早就怒火滔天了。

好在殷寿终究还是个有分寸的人，他并没理会殷郊的话，反而是向比干宣布，要造祭天台，等台成之日自焚祭天，平息天谴。虽然知道这样不大好，但姬发还是悄悄松了口气，他看向仍然跪坐在地，表情失落的殷郊，有那么一瞬间庆幸地想，还好不是殷郊去祭天。登基大典上闹了这么一遭，谁也没了好心情，待到礼成便各自散去了。也不知道是情绪太激动，还是早上祭祖时实在被恶心太过，殷郊回去后便拒绝进食，说是没胃口，被姜王后温柔又不容拒绝地命令躺下休息，可殷郊想起父王要祭天的事情，愁得睡不着，抱着被子在床上打了两个滚，说要找姬发说话。

姬发卸了甲进来，在殷郊床边坐下，问他怎么不休息，殷郊从被子里探出个脑袋来，大声宣布自己睡不着。

“还在想王上的事情啊？”姬发笑他，“王上自己都去休息了，怎么你比他还着急。”

“你过来，”殷郊往床里边挪挪，给姬发让位置，“你也躺着。”

姬发脱了鞋子和衣躺上床，从殷郊那里匀了一半被子。殷郊打了个滚，像大型犬一样往姬发怀里钻，抱怨道：“倒也不只是想父王的事，今天早上宗祠那祭品，熏得我现在还不舒服。”抱怨完又开始自我审视：“我是不是太脆弱了，连这都受不了，还怎么为父王分忧啊。”

姬发拍拍他的背：“怎么会？”为了安慰殷郊，他违心地撒起谎来，“不是你的问题，人又多，血腥之气又重，咱们门口执守的兄弟们也都有些受不了。”

“真的啊？”殷郊眨眨眼睛，“原来不是我的问题。”他开心起来，好哄得好像忘记了兄弟们都是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哪里会因为这个就不舒服，也就是他身怀六甲，受不了这个气味而已。

这一遭被糊弄过去了，殷郊伸伸腿，拉伸一下筋骨，说站了半天腿好酸。同样站了半天，甚至还穿着更重的盔甲的侍卫姬发任劳任怨地坐起身，把殷郊的小腿搂在怀里，给人揉捏起来。

“姬发，”殷郊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道，“你说，父王真的要去祭天吗？”

姬发看向他，如实回答：“既是发了誓，以大王的性子，定是要祭天的，”说到这里，他看着殷郊脸上迷茫痛苦的神色，忍不住找补道，“不过也许还有别的办法，我听说大王要下令召集天下修仙之人，寻找破解之法。”

“那就好，”殷郊略微被安慰到，稍稍放下心来，“父王这样的大英雄，怎么可以因为伯父的罪过，就要祭天呢？”

他不提还好，一提起来，姬发又想起早些时候听殷郊说要自焚时心里的焦急，忍不住皱起眉头训道：“我知道你着急，但是也不能拿自己的命不当回事。”

“可是他是我父王，”殷郊反驳道，“我作为他唯一的儿子，应该……”

“可你也是王后的儿子，”姬发打断殷郊的话，不容置疑道，“你都不知道，你说要代大王祭天的时候，王后看上去都快被你吓死了，况且，”姬发摸摸殷郊的小腹，“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也是你肚子里孩子的爹呢，你都没想过？”

“哦，”躺在床上的笨蛋好像这才想起来这件事，下意识道歉，“抱歉。”

“你跟谁道歉，”姬发哭笑不得，“惜命些就好了，行不行？”

“嗯！”殷郊果断地点点头，然后蹬了蹬小腿——被姬发按摩了这一会儿，他腿上的酸胀感缓解了不少，但不着寸缕的腿被人这么摸摸掐掐，他心里开始有了点别的想法，有想法就要行动，殷郊轻轻踢一下姬发的大腿，大大方方问道，“咱们都好久没亲热了，要不要……”

“大白天的，想什么呢，”姬发看着殷郊这些天熬出来的黑眼圈，果断拒绝，还上手捏了一把殷郊的脸，“王后要你休息，你就好好睡觉，万一晚些时候大王要召见你呢？”

“好吧，”殷郊觉得姬发说得很有道理，没法反驳，只好把腿一收，往被子里一滚，“那我睡了。”

姬发天真地以为，把殷郊哄睡下就没事了，谁知晚上他在宫中巡逻时，又撞见了急匆匆奔走，说是要追狐妖的殷郊。

还好今晚是自己值夜，从盛怒的大王手底下逃出来之后，姬发庆幸地想，若是换成崇应彪，只怕殷郊这会子已经挨了鞭子了。

殷郊看上去很是愤怒，姬发不让他喝酒，他就只能对着月亮生闷气——从他有记忆开始，殷寿似乎就对情爱之事不太在意，从没多看过一眼母亲以外的女人，现在突然冒出个叛臣之女苏妲己，居然轻而易举地就上了父王的床。

而且据他判断，这苏妲己应该是狐妖无误——开什么玩笑，那惨死的宫女这会子只怕还开膛破肚地躺在那儿呢！

越想越气，殷郊把手边的杯子摔了，站起来焦躁地踱步转圈，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很严肃地问姬发：“你和母后当时说，我有身孕的事不能告诉父王，是为什么？”

确诊有身孕的那天，殷郊一觉醒来，被母亲告知，说是怀孕的事不能让殷寿知道。殷郊不疑有他，连原因也不曾过问，满口答应下来，倒看得姜王后忍不住叹了口气。现在他突然问起，问得姬发措手不及，只好临时编了个谎：“大王最近……心多事多，储君有后又是大事，又要兴起一番祭祀，还是过阵子再说的好。”

“也是，”殷郊点点头，泄了气，脱力一般坐下，“父王他竟然……要是天下情爱都如这般，

见到个年轻女子便要动心，那也真没什么意思了。”

“又在胡说了，”姬发反驳道，“你也说了，那姐已许是狐妖，大王说不定是被妖孽蛊惑，咱们伺机而动，想办法除掉狐妖，大王兴许就好了呢，”说到这儿，看着殷郊脸上写满了低落，姬发忍不住蹲下身握着人的手哄劝，“况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我只心悦你一个，绝不会对其他人动心，你放心。”

“姬发，”殷郊很是感动，一双眼睛睁得圆圆的，倒映着月光，格外漂亮，“我也是，”说着他晃一晃两人交握的手，试探着问道，“白天不可以，现在是晚上，总可以了吧？”

—tbc—

殷郊夸父逐日中。

## Chapter 5

### Chapter Summary

我会用我的低质量产出吓死大家

可以自然是可，毕竟此时月色正好，四下无人，正是干点什么的好时候，但殷郊想一出是一出，姬发却不能跟着他胡闹：“王后说过，头三个月胎儿不稳，此时...怕是有危险。”“母后怎么什么都同你说！”殷郊难得害羞了两秒，随即把这事儿抛到脑后，眼皮一耷拉，闷闷不乐道，“但是我们已经许久——你自己算算”，殷郊同姬发倒手指头，“从冀州回到现在！好容易才忙完了。”

确实是许久不曾亲热，很多时候连见面也是匆匆，都是少年人，说不想是假的，但是姬发想起姜王后对自己殷切嘱托的样子，觉得不能违背长辈的期望。犹豫再三，他看看殷郊跟自己相握的手，觉得若是就这么撂下不管，只怕也不能善了——

“殷郊，”姬发哄着他商量道，“我用别的方法帮你行不行？”

“可以啊！”殷郊三两下爬上床榻，很是期待地跪坐在那，“要怎么开始？”

堂堂殷商太子，今晨方在祖庙一本正经祭过先祖，现下却胡闹起来，若是这幅样子叫人看了去，只怕成汤血脉的脸都要给他丢完了——但这也不能全怪殷郊，本来孕期渴望就更强烈，再加上他和姬发实际上还只尝试过一次，若是换成寻常夫妻，正是干柴烈火的时候，自然是充满了好奇心的。

“殿下，你好歹矜持点儿，”姬发站起来一边卸甲一边逗他，“如今你可代表着殷商的脸面。”

“别人也看不到啊，”殷郊仰起脸，坦诚回答道，“这个可不是谁都有的。”他伸手指指姬发卸下来的腰带上悬挂着的鱼符，那是今日登基大典后他给姬发的，有了这个，姬发要进入这太子寝宫，那就是轻而易举。

“是，”姬发弯下腰，把父亲送的玉环同殷郊赠的鱼符一起妥帖放好，脱得只剩下里衣，盘腿坐上榻，像剥笋子一样剥开殷郊层层叠叠的太子常服，笑道，“承蒙殿下抬爱。”

“不要再叫我殿下了，”殷郊也笑，一边笑，一边很自然地抬手除掉自己的发冠，长长的头发散下来铺了满背，“小心我治你个以下犯上？”

“行啊，”姬发一手撑着床榻，揽着殷郊往床上倒，“那这下谁知道了，刚好让我兄长带上聘礼来提亲。”他开着玩笑，手已经在往殷郊两腿间探，摸到人温暖丰腴的大腿根。

可能是被摸得有些痒，殷郊乖乖躺着，两腿却下意识夹紧了，有些无措的样子。姬发很耐心地哄他别怕，手上轻柔地使力，让殷郊把腿分开来，就像撬开一枚蚌，使其露出脆弱柔软的内里。

殷郊许久未经性事，花穴是粉嫩的颜色，穴口紧闭着，含羞带怯的样子。姬发借着烛光看了一会儿，这一看，却把殷郊羞得不行，下意识伸手去挡：“别看了...”话音未落，手就被姬发握住挪开，他尚来不及反抗，就见眼前的人俯下身，灼热的鼻息全部落到殷郊因紧张而极度敏感的花唇上。

“别——”殷郊想伸手去推，但姬发比他更快一步，径直含住殷郊的花穴舔弄起来，一只手也顺势抚上殷郊粉色漂亮的阴茎——前后沦陷，殷郊伸出去的手被迫改了方向，软绵绵地落在身侧，很快又因为快感不由得揪紧了床单，“啊.....姬发.....”

这感觉对殷郊来说实在是太新奇，那处他从小未曾倾注太多注意的花穴被人像对待绝世珍宝一样轻柔地舔吻着，干燥的嘴唇有一下没一下地刷蹭着敏感的花瓣，带来酥麻的快感——而这个待他如珍似宝的人，是他认定的心上人，他最信任的人，也是他腹中孩子的父亲，好像无论怎么样，他们都是分不开的——这一事实让殷郊心里充盈着温暖的快乐，他舒服得手脚酸软，穴肉诚实地收缩着，动情地分泌起爱液来。

但是这还不够，姬发似乎打定了主意要让殷郊舒爽到极致，他用鼻尖去顶弄殷郊因为快感而充血肿胀的阴蒂，果不其然听到对方从嗓子里逸出了一声压不住的低吟。姬发为殷郊坦

诚的反应和敏感的身体感到欣喜，他微微调整了姿势，张口含住殷郊红肿的阴蒂，牙关轻轻合起，抚弄着殷郊阴茎的手也松开，手指并起，然后稍稍用力，往人鲜红的龟头上一弹

“啊——！”殷郊的腰一下子绷得紧紧的，反张成一张漂亮的弓，脚趾也蜷缩起来，小腿肚抽搐着，湿润暗哑地尖叫一声，花穴抽搐着喷出水来，阴茎也吐出白浊，竟是已经到达了顶峰。

高潮过去，殷郊无力地倒在床上，姬发从他两腿间抬起头来，伸手刮起点殷郊小腹上的精液，举着手指给殷郊看：“喏，以下犯上的证据。”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嘴唇亮晶晶的，看得殷郊脸红了个彻底，伸手一拍对方的手臂：“你怎么——从哪儿学的啊！”

“以下犯上是殿下您说的，”姬发装无辜，“自然是跟您学的。”

殷郊说不过他，恼羞成怒，软绵绵地伸腿去踢人，姬发任劳任怨地给他轻轻踹一脚，抓着人的脚踝往被子里塞：“休息吧，一天下来也够累了。”

“你去哪儿啊，”殷郊拽人袖子，“就这么走啦？”

姬发点点头，不声不响预备着穿衣。

“慢着慢着，”殷郊大大方方指指姬发还硬挺着的阴茎——存在感太强，他实在没法不注意，“衣服都脱了，我还以为...”

“殿下，”姬发转过来好笑地看着他，“卸甲是怕冰着你，你现在这个身子，我还能做什么？”

“坐下，”殷郊很麻利地翻身起来，二话不说撩开姬发的衣服下摆，俯下身在人勃发着的阴茎上亲一口，然后抬起脸笑，“这样也行啊。”

姬发慌忙去推，嘴上连连拒绝：“那怎么行，你是...”

“以下犯上的事都干了，”殷郊伸手握住姬发的粗大——甚至一手还握不完全，显得极其色情——弯着眼睛调笑道，“还怕这个？”

姬发脑子里名为理智的弦算是彻底断了，他看着殷郊张开花瓣一样的嘴唇，有点费力地含住他的龟头，终于还是没忍住，一只手覆上殷郊的后脑勺，像要把这人握在掌心一样，轻柔又不容拒绝地施力把殷郊的头往下压，好让殷郊吃得更深。

烛光摇曳，一室春光。

待到一切结束，殷郊已是困倦不堪地躺在床上，他撑着精神问姬发：“待会儿还走吗？”

“嗯，”姬发坐在床边摸摸殷郊的眉眼，殷郊于是很乖顺地闭上眼睛给人摸，姬发压低了声音，“夜巡已经换班了，早晨总得在那边才是，让人看到了又要传闲话。”

这个人特指崇应彪，一天天的就爱抓他们俩把柄。

殷郊不以为意：“传就传，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姬发想起姜王后欲言又止的神色，心里却有些犹豫：“话是这么说，但王后说——”

“知道——”殷郊笑咪咪地拖长了声音，“去吧。”

姬发穿戴整齐却坐着不动：“等你睡着我再走。”——别等他走了，半个时辰后又看到殷郊在宫里追着只狐狸上蹿下跳。

殷郊翻个身躺躺平，借着月光看姬发腰间的玉环，知道那是西伯侯送的——也许是晚间人的思绪会缱绻一些，他忍不住问：“姬发，你有多久没见过你父亲啦？”

“八年，”姬发低下头，把玩着那枚已经磨得发亮的玉环，“八年不见了。”

八年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长得好像远在西岐的父亲和他之间已经隔了一条长河一般，人在河的两岸，总看不真切对方的脸。

“会见面的，父王说要召集四大伯侯来朝歌，届时便可以见了，”殷郊看着姬发难得露出失落想家的神色，安慰道，“而且我也算是你的家人啊，”殷郊摸摸小腹，“还有，这里还有一个呢。”

“嗯，”姬发神色微动，伸手覆上殷郊的手，温暖地交握在一起，“等父亲来了，我就向他说明我们俩的事，再去与王上商议提亲之事。”

“好啊，”殷郊笑得眉眼弯弯，明显也在期待着近在咫尺的美好未来，笑过了，他再次看看天边的明月，开始像每一个合格的储君一样忧心起来，“只是狐妖...也不知道能否早日解决。”

“姬发，”殷郊皱着眉头，明明是问姬发，却也像是在问自己，“我的父亲训斥我，你的父亲许久不曾见过你，苏全孝的父亲抛弃他。那么，你说那个死在地道里的宫女，她的父亲是怎么样子的呢？”

夜色沉沉。

“我不知道，”半晌，姬发看着没等到答案，已经沉沉入睡的殷郊，轻声回答道，“我不知道。”

天下共主，万世殷商，可天幕之下，除了商王，还有许许多多普通百姓，天谴将至，惩罚的绝不止成汤王室，祭天台尚未开工，大王虽有自焚之决心，但天谴消退之前，届时若是饿殍遍野——正如殷郊所说，那些死去的人，又是谁的孩子，谁的父亲呢？

—tbc—

## Chapter 6

### Chapter Summary

郊郊开始落难

姜王后要下线啦 本章她的剧情会多些

天气逐渐热起来，姜王后宫内的花树依然开得绚烂至极，夜色朦胧间，暗香浮动，伴着缓缓的琴声，如流水一般淌在晚风里。

花树下，弹琴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大邑商太子殷郊。

这些日子殷寿下令着手修建祭天台。集朝歌工匠之能设计出的祭天台模型繁复华丽至极，真要建成，耗费人力物力都不知几许，朝歌上下乃至更远的地方，凡是青壮年皆被强行征了来服徭役，为了加快速度，更是出动大象这类奇珍异兽从旁协助，规模之大，便是修建鹿台之时也犹有不及。除修建祭天台外，殷寿还下令召天下修仙之人入朝，以寻求破解天谴之法。殷郊作为太子，免不了东奔西走为父王分忧，疲乏得人都瘦了一圈。但即便如此，他也仍旧保持着往日的好习惯，只要人在朝歌城，不论忙到多晚，总要去母后宫里赖一会儿。

殷郊的琴艺是幼时由姜王后亲自教授，虽不说冠绝古今，但在整个朝歌城也算是出类拔萃，一曲下来悠扬婉转，听得服侍的宫人也入了迷。

“郊儿这琴艺越发好了，”姜王后微笑着夸赞道，“昔年若是不去质子营，如今只怕已经琴艺大成了。”

殷郊乖乖端坐着，拂去落在琴弦上的花瓣：“是母后教得好，只是儿子志不在此。”

“你呀，从小就这样，”姜王后微微摇头，“母后只希望你平安就好。看你这些日子东奔西走的，想必累坏了。”她抬抬手，示意服侍的宫人端上一碟子蜜饯，“母后知道你胃口不好，想来也有太累了缘故在，这是母后着人采了果子新做的，你尝尝合不合口？”

“母后准备的，自然合口，天底下还有比母后更了解我的人么？”殷郊笑得眉眼弯弯，“您不必挂怀，我虽然辛苦，但身体底子好，没关系的，再说这也是为了父王分忧，是我该做的。”姜王后听了这话，却忧心忡忡地皱起眉来，她凝视着儿子天真一派的脸，叹气道：“郊儿，你太注重你父王对你的看法了，这不是什么好事。”

“为什么？”殷郊瞪大了眼睛，奇怪道，“我为人子，敬爱父亲是理所应当，况且父王是数一数二的大英雄，我以他为榜样，自然该精进自身。”

“可是郊儿，”姜王后眉目间凝着化不开的哀愁，“你说的固然有理，只是，”她指指殷郊已经显怀的小腹，“换个角度，易地而处，若是将来你的孩子也是这般，从下而上地仰望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得到你吝啬的夸赞，你会觉得开心吗？”

“我……”殷郊顺着姜王后的话去想，一时陷入了沉默——以姬发和他的性格，若是真去做姜王后所说的那种父母长辈，只怕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被什么邪物夺舍了，那这么一想，父王平日对自己的严格，究竟是出于——殷郊打了个寒战，不敢细想，他把这些亵渎父王高大形象的想法抛在脑后，另起话头，“母后，先不说这些，许是人与人之间总有不同呢？父王严格，但有母后您在啊。”他说着，嘴角一弯，很乖巧地笑起来，膝行着凑到姜王后身侧赖着，“有您在，就什么都好。”

“母后在这里一日，自然护你一日，”姜王后摸摸儿子的脸——那里之前有被殷寿鞭笞留下的疤，现下也已经淡去了——“只不许再胡闹，做出惹你父王生气的事情。”

两个月的登基大典与半夜鹿台风波把姜王后吓得够呛，殷寿疑心已起，若是再经历一次，只怕不能善了了——不过这样想来，多亏有姬发在，每次都能护着殷郊，这么一思索，姜王后对姬发是越发满意了。

“母后你放心，我答应过姬发了，不会再那么冲动，”殷郊笑得一派天真，许诺道，“怎么说我现在也该对两条命负责任了。”

岂止是两条命，姜王后想，若是郊儿出了什么事，只怕姬发要先急死了。  
“不会就好，”姜王后点点头，看了一眼殷郊圆润起来的小腹，柔声叮嘱道，“如今你逐渐显怀，单靠穿宽松衣裳是遮不住了，只怕要用束腹带系一系。”  
为了不让殷寿知道真相，别无他法。  
“好，”殷郊这次依然没问为什么要瞒着父王，很干脆地应下来，“听母后的。”

过了几日，朝歌发生了大事——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年轻人与一个小孩，自称是昆仑道人来献封神榜，谁料半途反悔，大殿之上破门而出，不知所踪，前去追捕的姬发与殷郊也同样失去了下落。商王大怒，下令全城通缉为首的道人姜子牙，并派出王家侍卫在朝歌城内外搜寻，同时也叮嘱，务必要把姬发和殷郊找回来。

而大事的主角之二，姬发与殷郊，此时正倒霉兮兮地躲在女娲庙避雨。

殷郊这一路上先是被落石砸头险些坠崖，又是被混天绫捆起来左摔右打，再是情绪激动地冲姬发就“封神榜该不该扔”的问题闹了一通脾气，能活着已是万幸，如今早已昏迷过去，嘴唇苍白，体温也隐隐有些烫起来，这还多亏了姜子牙的仙丹有效，没闹出别的问题来。此处虽是女娲庙，但荒废已久，除了头顶避雨的屋檐以外，连生火的东西都找不着，外面下着大雨，木料湿透了，也根本点不了火。姬发怕殷郊昏迷间冻着，脱下披风把人裹得严严实实，叹气道：“答应我什么来着？为了个封神榜又去拼命。”

虽然早知道殷郊答应的“惜命”多半是靠不住，但他也没想到这人会为了大王拼到这个地步——若是他今天不在呢？那殷郊会怎么样？只怕坠崖的时候就同姜子牙一起摔死了。

幸好他留了个心眼，分头行动后没走远，密切注意着殷郊的动向，不然——姬发不敢再想，却也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同为质子，同样是敬仰着殷寿，在自己心里，殷郊的命要比殷寿的命重要多了。

这想法之前也有，只是从未像今天这样清晰过。

姬发这边尚在沉思之中，殷郊却突然醒来了——说是醒来也不准确，应该算是勉强恢复了点意识，疼得受不了，开始哼哼唧唧地抱怨：“疼……”

“哪里疼？”姬发急得凑近了，抬手抚摸殷郊头上的绷带，“头疼？”

“嗯……”殷郊连点头的力气都没了，微皱着眉，呢喃道，“肚子也疼。”

这头姬发正小心翼翼地捧着殷郊的脸，检查他头上的伤口是不是在渗血，听到这话，下意识一惊，随即心疼得无以复加，确认过殷郊头上的伤口还好，立刻颤抖着手去摸殷郊的小腹，很紧张地问：“是这里疼？”

殷郊闭着眼睛，很虚弱地回答道：“是，好难受啊。”

姬发又心疼又懊悔，他撩开殷郊衣袍的一角，顺着往里探，确认过人两腿之间仍是一片干燥，似乎暂时不会有太大危险——若是在这荒郊野岭的滑胎，殷郊的命怕是都要保不住——姬发想着，稍稍松了口气，悬着一颗心继续往上摸，摸到殷郊圆滚滚小腹上的束腹带，这才知道这人怕是经历了一番天翻地覆的动静，略微动了胎气，所以觉得肚子勒得难受起来。

事不宜迟，姬发赶紧给殷郊解开束腹带，摸着这人小腹上被束出来的浅浅痕迹，皱着眉头很着急地问：“好些没有？”

“好些了，”疼痛的小腹被人这样轻柔地抚着，殷郊觉得好受了不少，再加上他在发烧，本就畏寒，而姬发的手温暖着，热力惊人地灼着他打着寒战的身体——本能让他下意识伸手，按住姬发停留在他小腹上的手，轻轻抱怨道，“我好冷。”

冷？姬发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盔甲，想褪去，却又怕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保护不了殷郊，只好换个姿势，隔着披风把殷郊搂在怀里，手依然贴在殷郊凸起来的肚皮上，轻柔地按起来。

“这样行不行？”姬发在殷郊耳边问，“好些了吗？”

“嗯，”殷郊费力地从嗓子里挤出个音节，被人搂在怀里按摩小腹，方才的疼痛和寒冷终于缓解了不少。有姬发在，即使是在荒郊野岭也不用担心，殷郊想着，连自己究竟在哪儿也懒得管，像小动物一样蜷起腿，额头贴着姬发的脖子，不甚清醒地放任意识滑向了梦乡。

“睡吧，”姬发在殷郊额前落下一个吻，“兄弟们很快就会来找我们的。”

—tbc—

殷寿先生你好，强迫孕妇出差有违人道，请跟我走一趟。



## Chapter 7

### Chapter Summary

殷郊做噩梦。

警告：从本章开始会对原作剧情有改动，私设很多。

雷声震耳欲聋，吵闹得仿佛把天撕破了个口子。姬发警觉地睁开眼，确认四周并无危险后，看向怀中的殷郊，这睡得正沉的人被雷声一吵，要醒不醒地动了动，皱着眉头，有点痛苦地睁开了眼睛。

姬发略略调整了搂人的姿势，让殷郊躺得更舒服一点，轻声安慰道：“没事，只是打雷。”“这么大的雷，”殷郊迷迷糊糊，“我都梦到冀州城的投石车了——吓死我了。”

姬发忍不住笑起来：“这深山老林里哪来的投石车，”担心人是发烧导致的梦魇，他摸摸殷郊的脸颊和手心试试温度，似乎也没多高，稍稍放下心，“渴不渴？喝不喝水？还有哪里难受？”

“不渴，”殷郊死死抓住姬发的衣角，很紧张的样子，“你先别走。”

这下倒是反常，姬发心又悬起来：“怎么？是有什么不舒服吗？”看殷郊吞吞吐吐的样子，不由得着急道：“殷郊，是肚子疼？还是头疼？”

“不是...”殷郊握住姬发衣角的手用力到发白，半晌方才犹豫道，“我...梦到苏全孝了，他跪在我面前自尽，眼睛都没合上，好像有话要说...”殷郊眼圈一红，几欲落泪，“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的喉咙被剑捅穿了——然后打雷了，我就醒了。”

很奇怪，那时在冀州城下，他明明是看着苏全孝跪倒在地的背影，可是梦里，苏全孝却是面对着他的，就好像他站到了殷寿的位置，又或者是——是苏护的位置，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命殒当场。

梦里，喉咙被剑捅穿的苏全孝并没有立刻倒下，而是睁着一双痛苦流泪的眼睛，费力地喘息着，嗓子里发出“咕噜咕噜”气泡翻涌般的声音，是冷风在搅拌鲜血。拼死挣扎的苏全孝张张嘴，血就从唇边倾泻而出落到雪地里，很快就冻成了暗红的冰碴。

然后雷声响起，梦里巨石袭上城墙，一声巨响，殷郊就醒了。

姬发的思绪被殷郊的梦拉回冀州城的城墙下，想起苏全孝倒地的背影，这才知道殷郊是做了多可怕的噩梦，他搂人的手又紧了紧，轻声道：“许是因为病了才梦到这些，再说苏全孝是咱们的好兄弟，便是真的托梦，也不会害我们的，别害怕，”他看看天色，雨势越来越小，已经是逐渐停了，于是宽慰殷郊道：“再休息一会儿吧，雨小了，很快就有人来找我们了，睡醒就回去了。”

“嗯，”殷郊苍白着脸，小声地应，然后又想起来什么，下意识摸摸小腹，没摸到束腹带，有点担忧地说，“要不还是系上，别叫人发现了。”

这也有道理，毕竟待会儿来找他们的少说也有一队人，还都是殷寿的心腹，叫他们发现了确实不好，就是苦了殷郊，才刚好点，又要受折磨——姬发心疼得要命，拿起那根布条，犹豫着下不了手，殷郊却一脸的坚持，握住姬发的手往自己小腹上按：“母后说不能给发现，那就不能——别紧张，又不是第一次弄，没事的，我已经不疼了。”

想想都知道多难受，回去一定要想个借口禀告大王，比如说殷郊病了不舒服，让大王少派殷郊东奔西走；还得问问姜王后，商量着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件事告诉大王；自己的父亲也要来朝歌了，倒是好时机.....姬发一边想着，一边把那柔软的布条紧紧缠上殷郊圆滚滚的肚子，一双手拉惯了弓握惯了剑，此刻却要逼着自己狠下心用力。

殷郊其实还没恢复好，说不疼了完全是假的，好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身体特殊，殷郊不仅孕期比女性要短，肚子也比同月份的要小一些，不用裹得太严实，但到底还是难受，又怕姬发担心，只好咬着下嘴唇不敢出声。待到姬发停下动作，他才努力撑出个笑来：“真的没事，你放心好了。”

姬发不言不语，重新用披风把殷郊裹好，心疼愧疚得无以复加：“是我没保护好——”

“等等等等，”殷郊着急道，“孩子是我选择要留着的，至于今天出来追封神榜，你拦着我我也会来，怎么就全成你的错了？”他情绪激动，甚至想坐起来，结果头晕目眩，又差点倒回去。

姬发被吓得什么愧疚都忘了，一把接住这轻举妄动、晕头转向的病人，扶着人依旧靠在自己身上，紧张道：“也不怕摔着！”

“还不是你瞎说，”殷郊皱皱鼻子抱怨道，“以后不许这样说了，我是太子，听我的。”

大事上从没听过殷郊命令的王家侍卫队长姬发，看着怀里人虚弱无力还要皱着眉头、摆出王储威严据理力争的样子，忍不住无奈地笑起来：“知道了，那你休息吧，我不说了。”

“这还差不多，”殷郊满意地嘀咕一声，往姬发怀里再靠了靠，闭上了眼睛——可能是折腾了这一会儿又累了，很快的，他又一次进入了睡眠。

姬发睡不着了，一脑子的想法转啊转，只好数着树叶尖滴水的频率陷入沉思，耳边是殷郊沉稳的呼吸声，一片安宁中，很突然的，他听到纷乱的脚步声。

有人？姬发将殷郊安置在一旁的石头上，谨慎小心地拔出了剑——脚步杂乱无章，一定不是王家侍卫们，那会是谁？

脚步声近了，姬发手中剑握得越来越紧，门嘎吱一响，又被小心地合上，那群人似乎站定了，接着他便听到一个浑厚的中年男声响起：“你召集四大伯侯在此，所为何事啊？”

而接下来的话，姬发只恨不得没听到——弑父杀兄？这是什么罪名？虽然他因为姜王后的话，确实对大王有了一丝深藏心底的疑虑，但是要他相信是大王做出此等骇人听闻之事，还招致了天谴——怎么可能呢？大殿上的事他亲眼所见，甚至殷启就是被他误伤，登基大典上，大王亲口说要自焚祭天，也是他亲耳所闻。

这群人究竟是何居心，为什么要这样污蔑大王？姬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殷郊，见人还在熟睡之中，稍稍放心了一些，这才提着剑，以一种捉拿逆贼的气势，走出去与那群人对峙。

“这是我的儿子姬发呀！”相比记忆中略显苍老的声音响起，姬发转头看向坐在一角的西伯侯姬昌——那条横亘在他们父子之间的、名为时间的长河消失了，他端详着自己的父亲，发现对方比自己记忆中的确实是要老了，也瘦了。

没想到他期待已久的父子相见，竟是在如此情况下。

“我是殷商的王家侍卫姬发！”藏好久别重逢的酸涩与喜悦，姬发梗着脖子，不留情面地宣布，“你们方才在说什么？”

“看到没？”也不知道是哪位伯侯冷笑起来，“他可不认你这个爹。”

姬昌一言不发，看向儿子的目光复杂又深邃，看得姬发如同芒刺在背，但他没时间想太多，依旧倔强地举着剑：“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殷寿得位不正，弑父杀兄，这可是你爹占卜出来的，”南方属火，南伯侯的性格也同火一样，快人快语道，“他招致的天谴，不解除，天下人都得饿死。”

“你——”姬发向着南伯侯怒目而视，他知道这是谁，这是鄂顺的父亲，“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说出这种话，对王上是大不敬，若传出去了，鄂顺怎么办？

南伯侯张了张嘴，似乎还想扯着嗓子说两句，可惜没机会了，木门被人“砰”地撞开，白衣铜甲的王家侍卫们涌了进来，四大伯侯带来的随从寡不敌众、狼狈后退。

“姬发，终于找到你们了！”为首的王家侍卫先是大声同姬发打了个招呼，目光移向四大伯侯，“你们四个，身为伯侯，敢对大王不敬，口出狂言，全都跟我们回朝歌！”

-tbc-

## Chapter 8

### Chapter Summary

几位影帝同台竞技，互相道德绑架。

本章发郊成分不多，是剧情安排导致滴，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挺重要的。

一路疾驰，姬发护送着殷郊回姜王后宫里，把人从马车上抱进内室——可能到底是受着伤在外逗留得太久，殷郊终究还是晕过去了。姬发心急火燎，刚见了姜王后、安置了殷郊，就听到外面传话，说是大王召质子们上殿。

“所有质子？”姬发多问了一嘴，“还是四大伯侯之子？”

那宫女跪伏着，慌乱道：“只说大王急召，这些却是不知道的。”

“知道了，你下去吧。”姬发颌首，打发了人，心念一转，转回内室，急匆匆同姜王后道：“方才在女娲庙，四大伯侯在那姜子牙的召集之下，行占卜之术，得出大王弑父杀兄招致天谴的谬论，被来找我们的兄弟们听了去，如今召我们上殿，怕是不妙。”

姜王后正替殷郊擦脸，闻言停下动作，严肃道：“当真？东伯侯也在其中？”

姬发用力点点头：“千真万确。”

姜王后垂下眼睑，略作思考，看向姬发，嘱托道：“你先去殿上，尽量拖延一下，我稍后便来。”

大殿之上，一片肃穆，姬发赶到的时候，看到殿外已经层层叠叠地围满了王家侍卫，心里更觉不妙，忐忑不安地迈入殿内——室内灯火通明，亮得如同白昼，商王殷寿立于高位，四大伯侯跪坐在下首，鄂顺、姜文焕、崇应彪配着剑，各自站在自己的父亲面前，脸上带着一丝不知所措的茫然。

不用殷寿发话，姬发自觉行了礼，站到姬昌面前——他的父亲与旁人不同，此时正泰然自若地算着卦。

大殿之上让人算卦，怕是问卦之意不在卦本身——殷寿居高临下，一言不发地喝着酒等待，姬昌倒是半点不受影响，背挺得笔直，井然有序地摆弄着那堆小木条。

“西伯侯，我敬你是长辈，”静待了一会儿，殷寿缓缓走下王座，冷漠道，“可算出来，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原是要算这个——姬发脑子里“嗡”的一声，只觉十万分的不妙，兼之涌上一丝怒火：所有人都知道，算卦之人，是算不了自己的命的，这分明是故意威胁。

“我算不了自己的命，只算出你的，”姬昌笑呵呵地抬头道，“你会死于血亲之手。”

什么？殷寿尚未来得及惊讶，姬发已经因为这句话瞪大了眼睛——血亲，那就是殷郊，或者是...殷郊腹中没出生的孩子？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殷郊对父亲的敬仰，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怎么可能去弑父？想到这里，姬发下意识看向殷寿，却见对方皱着眉头。

这又是什么意思？难道王上真的信了，要开始戒备殷郊？

一种熟悉的恐惧感笼罩了姬发，登基大典、鹿台上，每次殷郊与王上意见相左，他就会有这种不容细想的恐慌之情。

冷汗霎时冒了出来，姬发努力维持着表面的镇定，却听得殷寿怒道：“我是怎么死的，尚不知道，但你们密谋叛乱，却是板上钉钉——父亲谋反，先杀质子，再灭其族。”殷寿举起杯子饮了一口，声音里那点怒意似乎也被吞下去，“可惜我舍不得——这几个，都是我优秀的儿子，我培养他们长大，教他们本领，若因为你们几个把他们杀了，我也不忍，所以，”他扬起个笑，无情道，“不如这样，让你们的儿子杀了你们。”

此言既出，姬发心里先是有一丝“果然如此”的叹息感，随即感到慌张，他抬眼看看，正与姜文焕对上视线——对方也是一样的慌乱，目光里写满了不可置信。

“他们把你们送来当质子，把疼爱的儿子留在家中，”殷寿冷漠道，“现在又不顾你们的性

命，要造反，你们不杀父亲，迟早，要被父亲害死。”

“去！杀了他们！”如同在战场上一般，殷寿下达了他的命令，崇应彪已经下意识拔出了剑，姬发眼看着，觉得决不能纵容此事发生，想起姜王后的话，他咬了咬牙，转身向着殷寿跪下，大喊道：“王上且慢！”

场上的骚动因为这一声喊一时停了下来，姬发跪在地上，深吸一口气，抬眼直视着殷寿，朗声道：“王上，此事万万不可！”

“哦？”殷寿饶有兴趣地问，“说说你的理由？”

“谋反之罪，虽万死不足以辞，”姬发坦然道，“只是此事看似人证物证具在，但其实尚未完全查清。譬如四位伯侯从头到尾具体聊了什么，可有实际反叛之举，皆不可知，不如先下狱严审，待证据确凿后再处理也不迟啊。”

“嗯...”殷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忽又追问道，“当时你和太子也在女娲庙，你们也未曾听闻吗？”

“太子殿下当时昏迷，此事王家侍卫们都可作证，”姬发强装镇定，“自四位伯侯进女娲庙来，我只听得——”他心如擂鼓，决定赌一把，“他们在卜算卦象，交流天谴之事，至于具体谋反之举，却是未曾听闻。”

王家侍卫只听到最后几句，只要他们这些在场之人咬定没有‘谋反’字样，那么这件事，就从铁板钉钉的谋逆之举，变成轻信谗言、污蔑王上，虽然也是重罪，但好歹无需就地处决，况且如此措辞，谋逆罪就会变成待查之案，更是能拖延些时间。

现如今，只需要四大伯侯与他站在同一战线——

也就是一个呼吸的时间，针落可闻的寂静里，姬发后背都被冷汗打湿了，终于如释重负地听得东伯侯说：“太子是我的外甥，姜王后是我的亲妹妹，我没有谋反的理由。”

“很好，”殷寿不置可否道，“那你们呢？”

“东伯侯未曾谋反，我们自然也是一样，”北伯侯低头回答道，“还请王上明鉴。”

南伯侯梗着脖子不说话，但也没继续情绪激动地怒吼，也许是被鄂顺慌张的样子给拖住了。西伯侯姬昌则是一如既往地坐得直，一言不发。

“西伯侯，你是年纪最长的，我信你，”殷寿将矛头转向姬昌，“你说说，是不是这样？”

姬昌定定看向跪在身前、多年未见的二儿子的背影，略一思索，沉声道：“我只行了占卜之事，其余的，并未多言。”

太好了，姬发想，他赌的就是这一刻。

正在庆幸，忽然门外传来兵甲碰撞之声，大门打开，却是姜王后捧着把剑上殿。

“大王，”行至阶前，姜王后挺直了背跪下，“若大王要治四大伯侯死罪，请将臣妾一同处死。”

“你来做什么？”殷寿不悦道，“回去！”

“大王！”姜王后置若罔闻，反而略微提高了声音，“东伯侯乃臣妾兄长，若他为逆贼，臣妾自然也有罪，理当引颈受戮。”

“这里没有你的事，”殷寿再次警告道，“回去！”

场上一时鸦雀无声，门里门外，所有人都在屏息看着这场对峙。

“大王请明察，”姜王后毫无退怯之意，动也不动地同殷寿对视，“四大伯侯劳苦功高，守卫殷商边境，是忠臣重臣，大王若即时将他们处死，天下人恐怕难以信服，届时必然威胁成汤江山，大王不要忘了，昔年文丁先祖囚杀老西伯侯姬历，花了多少时间才平息非议——前车之鉴，大王万万不可重蹈覆辙！更何况，”她顿了顿，看向四位差点被迫弑父的质子，“以子弑父，为天下不容，若四位伯侯当真有罪，自有刑罚，何必如此骨肉相残？大王自己方才经历了丧父之痛，难道要看着自己培养出的孩子们，忍受这样残忍的痛苦吗？”

好，很好，话说到这里，殷寿扫视一眼阶下的人，算是知道今日之事成不了了——一个姬发连同四大伯侯对女娲庙之事作证，一个姜王后，以王后的身份上殿请求自裁，还搬出条条框框来压他，殿内外那么多眼睛都亲眼看着——他才登基不久，若执意当场杀了四大伯侯，岂不是落了话柄，引起天下人不满？

姬己虽然妖术厉害，但也胜不过流言蜚语。

“很好，王后所言甚是有理，”殷寿捏紧了杯子，大声道，“那便将四大伯侯下地牢，彻查此事，若真有罪，你们四个须得自行伏法认罪，游街后斩首示众——至于王后，你自称与兄长共荣辱，那便一同下狱，等候结果。”

“还有你，姬发，”殷寿暗自咬了咬牙，看向这自己亲手教导的、过分聪明冷静的“儿

子”，“你未能带回封神榜，但是替我拖住了四大伯侯，功过相抵，再者，你照顾太子有功，所以我不奖励你，也不罚你。”说到这里，殷寿笑了笑，“说起太子，既然王后下狱，太子也不可独善其身——”他看向姬发蓦然锐利起来的眼神，饮了口酒，缓缓道，“将其禁足于寝宫中，除送饭以外，不许任何人探视，更不许太子迈出门一步。”

他早知道姬发和殷郊的事，不曾阻止过，为的就是这时候——姬发自小便很有想法，殷寿一直怕他太有想法了，正愁没个牵制他的法子，殷郊就送上去了。把殷郊关起来，这样姬发便是真有本事和决心不顾一切发动其他人一起劫狱跑了，也要多顾虑殷郊几分。

-tbc-

姬发：一夜之间老爸下狱老婆被软禁勇敢的岳母娘也被下狱，好无语，老婆还生着病呢！殷寿肯定没想到，殷郊身上还有更大的惊喜。哈哈。

## Chapter 9

### Chapter Summary

太子被软禁了，哭唧唧。

说是下狱待查，但是查什么呢？无非是拖延时间罢了。地牢阴暗潮湿，又有猛兽相伴，对人的精神和肉体都是巨大折磨，时间久了，犯人要么就认罪招了，要么就病死了。

但有得拖延总是好的，最起码，事情闹到明面上，自然还会有大臣劝谏殷寿，如此便可拖延得更久，或有转机也说不定。

经过了惊心动魄的这一晚，姬发有一肚子话想同父亲说——如今想见殷郊也见不到，姬发在营地里转了转，还是系上斗篷出了门往地牢赶。

男女有别，姜王后并未被关在此处，姬发也不便去看，只能打点了人多关照一下。四大伯侯倒是都在，只是彼此之间关押得远，一时之间也看顾不来那么多，况且他们自有亲儿子关心，想来也不会太凄惨——姬发很快找到了自己父亲被关押的地方，也就一会儿不见，姬昌已是头发散乱，异常狼狈了。

“父亲，”姬发摘下兜帽，急切道，“您怎么样？”

“我都好，”即使是这么狼狈的情况下，姬昌依然很是镇定，“八年未见，你长大了。”

父子俩从见面到此刻，一路惊心动魄，竟是这会儿才有机会好好说两句话。

“父亲您放心，”姬发凑近了，握着栏杆，急切地说，“我一定想办法救您出去！”

姬昌对这话不置可否——也许是推演算卦之人素来就对自己的命无甚强求，他话锋一转，倒是提起别的事来：“今日在女娲庙里，你说你是王家侍卫，可是大殿之上，你却并未服从命令。”

“这是自然！”姬发提高了声音，坚定道，“您是我的父亲，我怎么能...怎么能杀您呢！”

岂有因为君王的命令，就亲手弑父的？不论是作为儿子，还是作为父亲，他都无法理解，更无法遵从这个命令。

姬昌听了他的话，呵呵地笑起来，摇头道：“殷寿本想将你们培养成他控制天下所用的刀，但是现在看来，他是很难成功了。”

“刀？”姬发不解，“我们是王家侍卫，本就应该王上的刀，不止我们，连当朝太子也一样，要服从大王的命令。”

提起殷郊，他想起自己还没来得及告诉父亲他和殷郊的事——之前他们都以为，这次四大伯侯来朝，无非就是寻常觐见，庆贺新王登基，届时其乐融融，是把这事公布出去的好时机，可没想到.....总之现在是万万不宜提起了。

“刀是没有自己的思考的，”姬昌笑道，“而你却能违抗殷寿的命令，可见你有自己的考量，分得清是非，这很好。”

“父亲，”得了夸赞的姬发并不高兴，他看看四周，谨慎道，“这些话您不要再说了，很危险。”

“我说这些话，不怕危险，都是实话，”姬昌正色道，“我还是那句话——殷寿弑父杀兄导致天谴，他不死，天下百姓便要继续受苦。”

“可是大殿之上殷启弑父，是我亲眼所见，”姬发努力争辩，“登基大典上，王上说要自焚祭天，同样是我亲眼所见。您仅凭算卦揣度此事，还差点招来杀身之祸，为何还要执意如此？”

他在刀剑下保住父亲，是出于人伦道德，但并不代表他觉得父亲的卦辞是对的。

“眼见，不一定为实啊，”姬昌叹息道，“古往今来，多少妖物化作人形迷惑人心智，这些人也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的，可是最后呢？”

妖物——姬发想起那日在鹿台，殷郊信誓旦旦说姐已是狐妖，可在旁人看来，姐也确实只是一个被大王救回来的落难女子而已，难道真的是，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我送你的玉环，你还带着，”见儿子陷入沉默，姬昌也没在这个话题上继续打转，他指指姬发腰间的玉环，目光顿了顿，感慨万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不记得，每年此时，都是我西岐丰收时节。”

“我当然记得，”姬发点点头，“小时候，兄长带我去田地里玩耍，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踩坏了别人家的麦子，还被兄长好一顿训。”

秋日金色的麦田，温柔的兄长，还有在田野间自由奔跑的午后，这是姬发对西岐最美好的回忆。

姬昌想起姬发小时候挨了骂坐在房顶生闷气，最后要靠伯邑考拿着蜜饯哄下来的样子，不由得笑起来：“你兄长训你训得应该，粮食关乎百姓生计，自然要爱惜。”

“是，”姬发有点不好意思，“那时候年纪小不懂，如今走过的地方多了，才知道一口吃的对人有多重要。”

行军打仗不是观光游乐，战火给普通人带来的是无尽的灾祸——流离失所，缺衣短食，姬发偶尔见了，也只觉得凄惨无比。

“可是今年，西岐严重欠收啊，”姬昌收起笑容，“天谴到来，东南西北哪里也逃不了，麦穗有谷无实、婴儿出生便会夭折、井水苦不堪饮、动物感染疫病——再拖几年，人都要死绝了。”

姬发想起自己在女娲庙见到的、由四大伯侯带来的“特产”，不由得心下发凉。往年八百诸侯都要朝贡，送来的多是各地的奇珍异宝，可是今年——

而大王拿到封神榜后，居然还说，天谴未必是坏事。这样的大王，真的会为了天下人牺牲自己吗？

“天下为重。王家侍卫，不过是你的一个身份，”姬昌看着儿子痛苦纠结的眼睛，严肃道，“西伯侯之子，也不过是你的一个身份，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有这些身份，所以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是如何想的——要遵从本心呐。”

遵从本心——离开地牢的路上，姬发魂不守舍地回忆着父亲的话、姜王后的提醒，以及他自己每次看到殷郊与殷寿发生冲突时内心的恐惧，和无数次被强压下去的对大王的怀疑——他到底该怎么办？

另一边，姜王后宫中，殷郊正做着噩梦——他又梦到了苏全孝，但这次他不是任何旁观者了，这次他似乎成为了苏全孝本人，颈间的疼痛感真实得可怕，他下意识伸手去捂脖子，只摸到一手湿淋淋的滚烫鲜血，于是他无助地抬起头，试图求助，茫茫雪地里，他只见到自己的父亲殷寿站得远远的、没什么感情地盯着他。

“父——”殷郊试图说话，被洞穿的气管却阻碍着他发声，再怎么张嘴，也只能发出如同动物死前那般绝望的呻吟。

而殷寿跟往常一样，失去了耐心，转身就要离去，独留殷郊一个在雪地里挣扎。

看着父亲越来越远，毫无留恋的身影，殷郊只觉得心里的痛远胜身体的痛，他最后无力地张了张嘴，没有用，依然是发不了声。绝望感席卷而来，这次他总算知道，一直在他梦里出不了声的苏全孝，是要说什么了。

父亲！他和苏全孝一起在心里无望地呐喊，为什么？为什么！

梦境再次戛然而止，殷郊被吓出满身的冷汗，喘着粗气惊醒，他看看四周——是在母后的寝殿没错，再摸摸身上，衣服也都被换过了，一切都很正常，可是——

他看向空无一人的寝殿，后知后觉地紧张起来：为何母后不在，姬发也不在？在他昏过去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来人！”殷郊直觉不好，踉跄着翻身下床，头晕得在原地缓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摸索着拉开寝殿的门——院子里月光皎洁，却是空无一人，往日那些服侍的宫人，此刻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殷郊心里恐惧起来，身上的冷汗叫风一吹，凉得吓人，他往外走了两步，再次大声喊道：“有人吗？”

“殿下！”须臾之后，一个女声响起，殷郊转头看过去，是姜王后身边的老宫女——殷郊小的时候，正是她负责伺候——老宫女提着裙子匆匆走来，“殿下，您身体刚好，还是不要到处走动了。”

“怎么只有你？”见到熟悉的人，殷郊的心却半点没放下来，赶忙问道，“其他人呢？”

那老宫女不言不语，先扶着殷郊回寝殿，掖上了门，这才压低声音说：“四大伯侯对王上不

敬，并且疑似谋反，本来要被当场处置，最后还是说压下待查，如今已经被关进了地牢。王后娘娘去求情，也被一同下狱了。大王说太子殿下您作为王后娘娘的儿子，也应当被禁足，不许出去，更不许他人探视。”

“四大伯侯疑似谋反？当场处置？”殷郊惊愕得眼睛都睁圆了，“怎么可能呢！还有不敬，又是什么意思？”

“这些，老奴也不知道了，”老宫女摇摇头，“大王只说要软禁您，把其他宫人都遣走了，只留我一个在这里，别的什么也没说，这些话我是听门口的侍卫偷偷告诉我的。”

“侍卫——”殷郊略想了想，“这侍卫袖口可是黄色？”——四大伯侯的儿子们来朝歌时各自带了家乡的随从，这些随从也一并进入质子营，为殷寿效力，但是直接服从各世子管理，譬如崇应彪带来的人，就经常跟着他找西岐人的麻烦。为了方便区分，每位质子带来的人的袖口都是不同的花色，比如西岐是黄色，东边舅舅家就是蓝色。

“是，”老宫女回忆了一下，点了点头，“确实是黄色。”

那就是姬发派来的，那么消息就不会假——殷郊脑袋昏昏沉沉，皱着眉思索了一下宫女的那番话，心依然高高悬着：“那可有人说，母后现如今如何？地牢阴冷，她怎么受得住？还有，四大伯侯下狱，姬发如何？质子营的其他兄弟如何？”

“王后娘娘那边，我也差人悄悄去问了，说是有人打点过了，”老宫女宽慰道，“四大伯侯有罪，但世子们并不知情，故而大王未曾惩处，殿下放心。”

“原来如此。”殷郊稍稍放下心来，但还是为母后的遭遇心痛不已，眼圈一红，不声不响就开始掉眼泪。

“殿下切莫悲观，”老宫女柔声劝着，“娘娘是王后，想来不会被过分苛待，倒是殿下，本来就受伤未愈，又受了惊吓，再伤心下去，对自己身体不好，对肚子里的孩子更不好。”

孩子——殷郊吸吸鼻头，伸手摸摸自己的小腹，这才想起另一桩大事：“我昏迷期间——这没被父王发现吧？”

照如今情势，若是被发现了，就大事不妙了。

“没有，”老宫女摇头，“殿下昏迷期间——大王未曾派人问过，所以，还不曾发现。”

殷郊听了这话，一时都不知道该喜还是该怒，他低下头沉思半晌，梦里那可怕的画面又一次清晰起来——茫茫雪地里，转身离去的父亲，与满身鲜血，绝望无助的他。

“我知道了，你下去吧，”殷郊长叹一声，看向窗外明亮如昨的月光，“我要休息了。”

上次在此处赏月，身边还有母亲相伴，一切都如月光一样皎洁美好，可一日之间，天翻地覆——殷郊身上一阵阵的发凉，只好把自己胡乱裹进被子里，无助地想着，要是此时能见到姬发就好了，现在该怎么办啊？

-tbc-

殷寿你真做得出来啊你。



## Chapter 10

### Chapter Summary

彪子比格犬人设不倒。

距离那天大殿上惊世骇俗、牵动国本的一闹，已经过去了两日。这几天殷郊深切感受到什么叫一无所知，什么叫茶不思饭不想——殷寿把他关在这儿，半点消息不给透露，完全是把他当空气；门外的守卫他也不认识，换班一轮得十天左右，等到下次姬发的人来站岗，中间的变数只怕已经多得数不清了；老宫女虽然在这儿待得久、认识的人多，但是王命一下，也是无可奈何。故此殷郊完全是消息闭塞，只能干着急——为了母后，为了见不着面的姬发，也为了被狐妖迷惑的父王。

这几天他仔细想了想，越发觉得不对：大殿上的具体情况他暂且不知道，但是四大伯侯就算是有罪，在尚未查明的情况下，依照他父王一向赏罚分明的性格，也断不至于闹到要将人当场处置的地步——这些人俱是功臣，甚至是亲戚，来朝歌觐见新王，一夜之间差点连命都保不住，全遭了牢狱之灾；母后是贤后，帮着说两句话，也要一起被关进地牢，王上将王后下狱，等同于自己打自己的脸，这可是大事——如此这般，朝堂上的其他人要怎么看？四方百姓又要怎么看？

再说，在他的记忆里，父王母后虽然一向聚少离多，但每次相聚，他们一家三口总是其乐融融，分外和谐，父王怎么舍得让母后去地牢吃苦呢？

怎么想怎么觉得这样的父王太陌生，殷郊在床上翻来又覆去，终于得出一个自认为可靠的结论：一定是狐妖，是狐妖迷惑了父王！

他之前撞见狐妖啃食人尸，以为这妖孽专顾夺人性命，却没想到，狐妖竟然迷惑他父王的心智，要将南征北战的大英雄，变成昏庸无道的暴君，实在是可恶至极，必须尽早除去。如此过了两日，休息不好，吃得也不好，到第三日清早，殷郊头上的伤口越发痛了，但他顾不得这么多，裹了衣服，提着鬼侯剑就要往外跑。

“慢着！”门口的侍卫拦住他，“大王有令，太子殿下请留步。”

殷郊急得很，张嘴想反驳，唇角一动，牵扯得头痛欲裂，一时间眼前白茫茫一片，竟然说不出话来。

侍卫见他很难受的样子，伸手要来扶，却被殷郊抬手拒绝：“不——嘶...”他咬着牙，倒吸一口凉气，很痛苦地往外挤字：“我要见父王。”

“您想见王上，我们可以去通传，只是您确实不能出这里半步，”侍卫伸出去的手停在半路，尴尬得很，只好努力同这看上去马上就要摔倒的太子讲道理，“况且您这身体也没好，走出去只怕伤势要加重。”

殷郊用自己那点微末的力气握紧鬼侯剑，头重脚轻地晃了两下，到底还是靠在了旁边的柱子上，又缓了缓，才哑着嗓子开口道：“我有急事要见父王——关系到母后和四大伯侯，放我出去。”看侍卫们皆是没反应，他皱着眉，努力站直了，拿出王储的威严：“在这拦着我，耽误了正事，你们担得起吗？”

“那也不行，”侍卫为难道，“大王说了，谁放您出去，就砍谁的头，您别为难兄弟们了。”质子营里的兄弟们都是一起训练，一起上过战场的，哪怕不认识，也知道这是跟自己淋过同一片箭雨的兄弟。殷郊脑子里一片混乱，也实在做不了这个取舍——若只罚自己也罢了，连累其他人却是不行。

看看周围人为难的眼神，殷郊觉得不忍，心下纠结痛苦万分，挣扎道：“就说我是溜出去的，不与你们相干，如何？”

“那大王也要治我们看管不力之罪，”那侍卫见殷郊稍微放下了防备，心一横，一边说话一边缓缓向殷郊靠近，“殿下您是知道的，大王一向赏罚分明，何必呢？”——话音落地，这侍卫迅速抬手制住殷郊握剑的手，另一只手往殷郊后脖颈一敲——一声闷响，殷郊就软绵

绵地倒了下去。

而在昏迷之前，殷郊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是这侍卫深灰色的袖口——原来是崇应彪的人，那难怪了。

崇应彪正在帐子里打磨自己的剑，今日他休息，乐得清闲，刚好静下来理一理最近发生的事情，结果刚刚清静了没多久，就听见帐外有人喊：“崇应彪！”随着这声怒气腾腾的喊，门被推开，他抬眼看过去——原来是姬发，站在门口，面色不虞，正是一副要找麻烦的样子。

“怎么？”崇应彪挑起一边眉毛，“想打架？”

姬发怒气冲冲，正想说话，深吸一口气，还是转身先关上了门，然后走近了，才压低声音道：“你的人把殷郊打晕了，怎么回事？”一字一顿，声音里的怒火都已经快要掩盖不住了。

“哦，为这个啊，”崇应彪冷笑一声，“殷郊违背王命要往外跑，我的人把他打晕，有什么问题？”

“殷郊有伤，又是太子，”姬发眯起眼睛，后槽牙都要咬碎了，“打了他，你胆大包天了。”

“太子？”崇应彪放下剑站起来，笑得很轻蔑，“姜王后下狱，很快，他这太子就什么也不是了，我打他又怎么了？”

“别忘了你爹也在狱中！”姬发觉得崇应彪不可理喻，“如果姜王后有什么事，四大伯侯也一样活不了！”

“活不了就活不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父亲，要他做什么？他说那些话的时候，考虑过我们么？”崇应彪跟姬发对视，看着对方眼里熊熊的怒火，继续挑衅道，“倒是你，殷郊发生了什么，你消息倒快，我没记错的话，这些天都不是你的人轮值吧？怎么，看得这么紧，到底还是让我的人打了，气不气？”

这话实在过分，姬发这几天本就心气不顺，此时被崇应彪踩着痛点挑衅一番，直接气懵了，不怒反笑，只觉得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抬手握拳往崇应彪面门一击，拳风又快又狠，直打得对方偏过头去。

“姬发！”崇应彪捂着慢慢开始淌血的鼻子，大怒道，“你——”八年了，他第一次看到姬发被气笑的样子，觉得新奇，也就稍微放松了防备，谁料这小子下手这么毒，痛得他眼花缭乱了会儿。

姬发打完这一拳，似乎出了口恶气，不笑也不动地站在那儿看着崇应彪痛苦捂脸，冷漠道：“打的就是你。”

“你这农夫！”崇应彪瓮声瓮气地斥责，一手捂着脸，另一只手试图来打人，结果很明显——这不得章法的还击被姬发一下闪了开来。

“我建议你明天同主帅说，你是撞了墙，”姬发不带感情地嘲笑道，“营内私斗被人打伤了鼻子，换成我，我只觉得丢人。若你非要告这一状，那你最好是把编排姜王后和殷郊的话也报上去，看看大王会不会觉得高兴。”

“你——”吃了瘪的崇应彪没法反驳，只能目送着姬发施施然离去，龇牙咧嘴，却牵扯着鼻子又开始疼起来，“嘶——阴险！”

要说姬发是怎么知道殷郊的动向的，其实也简单。他的人没法日日值守，但这几天去轮换的，也有鄂顺和姜文焕的人——这两人倒是难得的爽快，姬发提着酒找到他们，正打算说点好话的时候，姜文焕先开口了：“你想知道殷郊过得怎么样，我可以帮你。”他说着转头与鄂顺对视一眼，“鄂顺也可以帮你。”

“真的？”姬发觉得惊讶——鄂顺一向不声不响的就不说了，姜文焕可是很听殷寿命令的，如今竟然也愿意帮这个忙？

“自然是真的，”姜文焕点头道，“大殿上你救了我们的父亲，就当是我们的谢礼。”

“是啊，”鄂顺赞同道，“多亏了你，还有姜王后。”

“如此，多谢了，”姬发站起来，认认真真拱手作揖，“有劳兄弟们。”

殷郊本就病着，被崇应彪的人这一手刀敲得直接晕了一整天——这可不是小事，殷寿再无情，也还是象征性派了个巫医来瞧瞧，结果这一瞧，还瞧出惊喜来了。

“你再说一遍？”殷寿揽着姐己，盯着跪伏在地的巫医，疑惑道，“殷郊如何？”

“太子殿下……”巫医战战兢兢，半点不敢撒谎，“太子殿下已有身孕，约莫……六，六个月

了。”

六个月——殷寿沉吟半晌，算了算时间，心下有数，打发巫医下去：“去吧，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这个消息。”

巫医连声应是，连滚带爬地下去，为自己不慎窥见了王室秘辛而恐慌——太子殿下下一个男人能怀孕就算了，居然还背着王上怀了不知道哪一位的种，这王室果然与寻常人家大不一样。

鹿台上，殷寿端着酒踱步，还在沉思，妲己在一旁看着，天真发问：“大王忧愁什么？”

殷寿摇摇头，脑子里全是姬昌的预言——死于血亲之手，这句话让他很在意，特别是在得知了殷郊怀孕这件事后，因为这意味着，之前他只需提防着自己的亲儿子，之后，他可能还得提防着自己的亲孙子。

除掉么？不行，无缘无故杀太子，于情于理都不合，现如今朝中非议声已经很大了，昨日国师比干还长跪不起劝他释放地牢里的犯人，若在此时动了殷郊，只怕要出大岔子，不过

——  
以他的了解，殷郊腹中的孩儿，必定是姬发的种，如此看来，再将殷郊留一留也不是不行，起码牵制姬发的筹码，又多了一个。

左思右想，殷寿端起酒杯浅酌一口，转身对妲己命令道：“再过些日子，你去狱中瞧一瞧王后。”

—tbc—

姬发：崇应彪你踏马打我老婆你完了。

## Chapter 11

### Chapter Summary

惨变地下恋情。

入夜后，朝歌王宫里静悄悄的，只有侍卫巡逻发出的声响。自打上一位商王离奇去世以后，宫里就一直不太平，夜晚常有人遇袭，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拖进角落咬得肠子流一地。大家都猜测是宫里藏了什么昼伏夜出的野兽，只是大王不说，也没人敢提，只好自己提防起来，一个个入夜了都不敢单独走宫道，生怕一回头正对上一双绿油油的眼睛。

这晚，鹿台服侍的小宫女被使唤去取酒，不幸落了单，只好瑟瑟发抖地抱着一坛酒，借着微弱的月光加快步子往回赶，风一吹，后背都发凉。

但人向来是怕什么来什么，小宫女刚同路过的侍卫队打了个照面，拐个弯，又走了两步，忽然听到身后窸窣窸窣的异响，紧随而来的，是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不会吧，小宫女吓得腿都抖了，后背汗毛全部竖起来，她像被定在原地似的，走也走不动，只能引颈受戮般感受着身后的响动——近了，近了，她被吓得连眼睛也忘了闭，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满身白毛的兽类绕到自己身前，露出锋利的獠牙——

“噌”的一声，就在小宫女以为自己要交待在这儿时，忽然耳边传来拔剑声响，紧接着是一声压低声音的怒喝：“狐妖！”，再然后，便是刀剑破空之声，银光一闪，剑锋从旁袭来，竟是一举划伤了那野兽的脸颊，带出一道鲜红的血痕。野兽见有人来了讨不到好，从喉咙里挤出一声威胁似的咆哮，然后不情不愿地转身跑了，几跃便消失在了月光下。

刺伤这野兽的人并没去追，反而是在月光下端详起了自己沾了血的剑。小宫女战战兢兢地转头望向自己的救命恩人，认出来这好心出手的人，是王家侍卫队长姬发。

“多，多谢大人相救。”小宫女颤抖着声音道谢，姬发这才如梦初醒一般把目光从剑身上移开，礼貌道：“举手之劳。这狐妖受了伤，今晚应该不会再出来，你快些回去吧。”

狐妖？小宫女想了想那野兽的样貌，倒确实像只狐狸没错，只是普天之下，难道真的有妖物么？她觉得太过惊世骇俗，但也知道这不是自己该问的，于是俯身行了个礼：“是。”觉得道谢太敷衍，又十分感激地补充道：“救命之恩难以言报，大人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尽管差遣。”

姬发不甚在意地笑了笑，刚想说不用挂怀，忽然听得远处传来侍卫队巡逻的脚步声——此处靠近姜王后寝宫，这些日子关着殷郊在里头，守卫的力度比以往大了不少。

听说殷郊昏了一整天，姬发急得不得了，也只能等着晚上偷偷过来，都不知道能不能翻进去。看看地上残留的血迹，姬发计上心头，看向那抱酒的小宫女：“眼下倒确实有件事你能帮忙。”

“啊——”一声尖叫划破夜空，侍卫们匆匆赶来，却见小宫女一脸惊慌地站在那儿，手指着地上几滴血迹，脚边还有一坛摔碎的酒。小宫女见了人，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语无伦次道：“有，有妖怪，吃人！救命！”

侍卫队面面相觑，并不知道妖怪是什么情况，看这宫女被吓傻的样子，决定先将人送回去，小宫女却挣扎道：“等等，我的酒！大王要的。”大有一副命没酒重要的架势——这倒也是，若是连这点小事也做不好，定要挨罚的。

“这样吧，我先让两个兄弟送你回去，”为首的侍卫说，“再让两个兄弟去取酒，刚刚你说的妖怪往哪里去了？”

“那边，”小宫女随意指了指个同姜王后宫殿相反的方向，“跃上屋檐逃了。”

“其余人，跟我去追狐妖，”为首的侍卫下令道，“都打起精神，留意地上有无血迹。”

而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姬发已经悄悄避开所有人的视线，轻而易举地翻进了姜王后宫室的围墙。

踏着月色，姬发半点不尴尬地同守夜的老宫女打了个照面，还打了个手势，示意对方别害怕。老宫女震惊了一瞬，但到底见多识广，心领神会地指指寝殿的门，小声地说殷郊还没睡，而且这两天一直没怎么吃东西。

姬发点点头表示感谢，熟门熟路推开寝宫的门——屋里黑漆漆的，烛火都没燃，他轻手轻脚地卸下佩剑，摸出火折子点亮了墙角的蜡烛。

没精打采地缩在床脚的殷郊循着光亮起的地方慢吞吞地看过来，看清来人后，先是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确认不是自己在做梦以后，才小声地惊呼起来：“姬发！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又病倒了，”姬发快走几步到床边坐下，近距离端详殷郊因为生病瘦下去的脸，心疼得不得了：“几日没见瘦成这样，你是根本没吃饭也没睡觉？之前答应我什么来着，不是说会惜命？”

“我吃不下，”殷郊披散着头发，额头上还缠着纱布，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想起母后也吃不下，想起你和兄弟们也吃不下，想起父王更吃不下——姬发，那天在大殿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变数来得这么快？”

姬发迟疑道：“你真要听？”——他本想瞒着的，大王下令质子弑父这种事，让殷郊听了，只怕又要难过好一阵子。

殷郊看姬发的表情，心里觉得不妙，但是想想这些天被蒙在鼓里的难受，还是点点头，坚决道：“我听，你说吧。”

姬发望着殷郊坚定的眼睛，到底还是叹了口气，明明白白把那天发生的事情讲出来。殷郊听着，脸上的表情从不可置信慢慢变为悲伤，最后只能摇摇头，痛苦道：“不可能……父王一定是被狐妖迷惑了。”

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姬发巧妙地隐去了女娲庙里南伯侯煽动大家谋反的部分，此刻看着殷郊仿佛梦碎般的痛苦表情，他忍不住安慰道：“我父亲算的卦象也不一定是准的……说不定正如你说的，大王是被狐妖迷惑了，说来，今晚我来的路上，刚好遇到狐妖作乱，还顺手救了个人。”

“狐妖又要害人？”殷郊一下子激动起来，猛地抬起头看向姬发，牵扯了伤处，疼得皱了皱鼻子，还是坚持问道，“这么嚣张？我就说，早该除掉这苏妲己，以免她继续为非作歹。可恨现在我出不了门，姬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杀了她？”

姬发扶着殷郊坐好，仔细地看一眼他头上伤口有没有渗血，确认没有后，方才在殷郊的催促声中不紧不慢回答道：“你先别激动。当时那狐妖正准备袭击人，被我看到拦了一下，还被刺伤了脸。只是那妖物一直是兽形，未曾变化成人，我无法确认它就是苏妲己，更没法凭借这一趟碰面，就去回禀大王要求诛杀他的妃子。”

“姬发，你不信我？”殷郊瞪大了眼睛，委屈又迷惑——从轩辕坟雪地初遇开始，他就出于某种敏锐的直觉而一直对妲己有百分百的防备与排斥，只是周围人一直觉得是他小题大做，现在姬发都亲眼见到狐妖了，还是不信他说的话么？越想越难过，殷郊眼圈红红的，几乎要哭了，“你觉得我是在胡说，觉得妲己不是狐妖？”

父王不信，其他人都不信也就罢了，姬发怎么可以不信他呢？

“别哭别哭，我没说我不信，”姬发手忙脚乱给殷郊擦擦眼角要落未落的眼泪，投降道，“只是咱们得找到切实的证据，方才好行事，不然咱们身为小辈，无缘无故要杀大王的妃子，也太过分了些。”

这番话说得很有道理，殷郊心里也清楚，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孕期情绪敏感的缘故，他还是觉得难过，鼻头一酸，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是我不好，”姬发看着这人因病苍白的脸上划下清晰的泪痕，慌张得赶紧拿袖子去擦，“我不该那么说，我当然相信你——你病还没好，别哭了，你放心，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想办法除掉妲己。”

“真的？”殷郊被哄得止了哭，吸吸鼻子，又忍不住问起来，“会不会连累西伯侯？他在地牢如何？还有我母后……”宫女说有人去打点过了，是不是你？”

“我父亲目前尚好，你母后那边我确实派人去过，不过据我所知，姜文焕也派人去了。你放心，你母后是王后，大王怎么也不会太苛待，”姬发一个个问题耐心回答过去，然后皱着眉头严肃道，“问了这么多，是不是该轮到我问了？一天天操心这里那里，头还疼不疼？被崇应彪的人打的地方疼不疼？还有，”他伸手，小心翼翼地摸摸殷郊圆滚滚的孕肚，“小的这个，闹你没有？”

“没，没有，头上伤口不疼，就是有点晕……”在姬发越来越不悦的目光里，殷郊悄悄往后

缩了缩，“可能是没休息好……小的这个倒是安静得很，除了晚上踢几脚之外，没怎么闹过我。至于被打的地方，”他摸摸酸痛的后颈，在姬发的注视下，老实承认道，“还是有点疼的。”

姬发闻言，上手拨开殷郊披散在背后的头发，借着烛光看到这人后颈处青紫一片，顿觉自己给崇应彪那一拳还太轻了，心疼道，“给你用热帕子敷一敷吧？”

殷郊乖乖点了头，姬发便起身出去，嘱咐守得远远的老宫女烧了水来，端进来泡了帕子，拧干了给殷郊敷脖子。

殷郊老老实实侧躺着，觉得自己再乱动，姬发肯定要训人，于是乖觉地揪着姬发的衣角，主动赔罪：“抱歉，我就是——最近变故太大了，有点接受不了，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姬发慢悠悠叹了口气，知道这大概又是个兑现不了的承诺，但还是顺着人的话应道：“嗯，可惜这大晚上的没法给你带吃的，夜深了积食更不好，明早起来，可千万要记得按时用餐了。”说完了，想想又补上一句，“吃不吃我都会知道，瞒不到我。”

殷郊哪里还敢说个不字，赶紧点头，又被姬发按住：“别乱动，再头晕了。”

病号殷郊刚认完罪，理亏得很，听话得很，赶紧安分躺好，结果静下来没多久，就突然感觉肚皮上传来一阵仿佛气泡破裂一般，微弱又清晰的动静——他对这感觉很熟悉，是肚子里的孩子在伸展胳膊腿，踢踢打打，彰显一下存在感。

“姬发！”殷郊高兴地拉着姬发的手往自己肚子上放，“快摸摸，他在踢我！”

姬发到底也是第一次做爸爸，惊喜万分，张开了手，谨慎又小心地覆上殷郊圆滚柔软的肚皮，果然很清晰地摸到有什么可爱的小东西在动来动去，东一拳西一脚，调皮得很。

“姬发，”殷郊得意地看着姬发惊讶的表情，炫耀道，“怎么样，是不是很活泼？”

“……会不会太活泼了一点？”姬发迟疑道，“你疼不疼？”

“不疼的，”殷郊笑起来，因病苍白的脸上又多了几分生气，“我也没那么脆弱，别担心啦！”

“说起这个，”姬发收回手，给殷郊把衣服和被子掖好了，方才担忧道，“你昏迷的时候，大王派巫医来看过，很有可能，这事儿已经被他知道了——”看着殷郊瞬间垮下去的笑容，姬发赶紧宽慰他，“别怕，反正他也是要知道的，他若要罚你，我先去领罪。只是我现在担心……大王知道了，却还是隐而不发，到底是有什么打算？”

“也许，就是看四大伯侯之事没查清楚，所以先压着？”殷郊循着姬发的话小心推断，“父王不是那么古板的人，从小到大，他更关心我的本事学得好不好，对这些似乎没有那么上心。”没有那么上心，姬发看着殷郊一脸轻松地说出这些话，心下一酸——他自己是从小被父亲兄长教养着长大的，对大王和殷郊的关系，其实颇有微词，只是因为殷郊自己不在意，加上大王确实是大英雄，所以过去姬发虽看在眼里，也没多说什么。

但现在不一样了，在心里，姬发早已把殷郊划为自己的人，所以对大王最近的种种行为，姬发已经大不敬地不满起来，甚至萌生了反意——这些他甚至不敢同父亲说，但是在对殷寿仍然抱有美好期望的，一派天真的殷郊面前，他可以任由这些黑暗的情绪稍稍倾泻出来一点：“殷郊，我问你，如果——大王他不许你要这个孩子，要把他从你身边夺走，你会怎么办？”

“不会吧……”殷郊下意识否认，抬眼对上姬发的眼睛，却发现对方的目光沉重得好像一座山，压在他心上，让他发慌，逼得他不由得思考起这种可能性来——“如果父王真的这样，那我……”殷郊犹豫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坚定道，“我会保护我的孩子。父王是我的父亲，我也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这是一样的重要，就像，如果父王要把母后从我身边夺走，我拼了命也要保护母后。”想到这里，他又想起正在忍受牢狱之灾的母亲，忍不住伤心起来，“可惜母后受苦的时候，我身为儿子，却连门都出不了。”

“姜王后若是知道你为了这件事伤心这么久，只怕在狱中都不得安宁，”姬发得了殷郊的回答，心里那点阴暗的情绪像被妥善安抚了似的，又平静了下来，他心满意足地收起那有点骇人的逼问目光，俯下身亲亲殷郊的眼角，安慰道，“都会好起来的。”

“嗯，”殷郊缩在被子里，乖乖闭上眼睛给人亲，手伸过来抓住姬发的手，小声道，“好困，姬发，你能不能等我睡着了再走？”

有姬发在，总是安心一点，等姬发走了，他可能又要失眠了。

“好，”姬发索性脱了外衣爬上床，把殷郊搂在怀里，搓热了手，给人轻轻地按摩孕肚，像揉小狗肚皮一样，温柔又不容拒绝，“睡吧，我陪着你。”

同一个夜晚，鹿台这边，拿到酒的小宫女打起精神，仍旧回到大王身边服侍，她熟门熟路

地给大王倒上酒，起身却瞥见貌美如花的妲己娘娘脸上，有一道新鲜的血痕。  
殷寿没理会一个小宫女的目光，他目光沉沉地品着酒，搂着妲己，自言自语道：“本王的儿子，还真是让本王惊喜——看来明天得去见见他了。”

—tbc—

有人看海有人被爱

有人打工到现在

by发现王室秘辛的苦逼小宫女

殷郊问姬发杀妲己什么的会不会连累西伯侯，这问题姬发其实没回答，因为——  
姬发已经发现只有造反能解决这一切问题，现在就差一点催化剂，逼着姬发掀桌子了。

## Chapter 12

眉间心上 12

summary: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

殷郊难得睡了个好觉，连噩梦也没做，一觉醒来天色大亮——姬发早趁夜色走了，屋子里空落落的，窗外传来鸟儿清脆的鸣叫，太阳也已经照到床榻上。

睡了一觉果然连头也没那么晕了，殷郊丝毫不顾及形象地抱着被子打了个滚，这些天来第一次感觉到了饿。

老宫女听说太子殿下传膳，激动得几乎热泪盈眶——她人微言轻劝不动，几日下来还以为这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要绝食明志了，好在昨晚西岐的世子殿下下来走了一趟，这太子殿下一下子觉也睡得好了，也有食欲了，效果真是立竿见影。

正用着饭，突然外面有人来报，说是大王过会儿要来看太子。殷郊吃得正香，两边腮帮子鼓鼓囊囊像小松鼠一样，闻言立刻抬起头来，惊愕地同老宫女对视一眼——这是什么意思？是事情有结果了？

殷郊顿时又紧张得吃不下了，草草结束了这顿早膳，刻意把自己端端正正收拾一番，等着父王来宣判。

日上中天的时候，殷寿才来，一进门就屏退了下人，门一关，屋内就暗了不少。殷寿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自己跪在地上行大礼的儿子，冷笑道：“殷郊，背着我做了不少好事啊。”

殷郊被笼罩在父亲如山般的阴影下，心里直打鼓，不敢抬头：“儿臣知错。”

“知错？”殷寿冷笑起来，“知错还瞒这么久？我看你是根本没把君父放在眼里！”

这对于殷郊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指责，一句话下来倒像是有千斤重，压得殷郊心上一沉，令他忍不住抬起头来，一脸真诚地辩驳道：“我没有！我只是——”话说到这里却卡了壳，只是什么？只是母后不让？那父王必定要觉得是母后猜忌他已久，只怕会更生气。

“身为王储，有身孕是大事，竟然瞒着本王，”殷寿怒斥道，“不懂礼数，我看你母后是把你教得太放肆了些。”

事关母后，殷郊张张嘴，想为母亲争辩一番：“此事与母后无关，都是……”话没说完，却被殷寿打断：“不必说了，本王不想深究。”

这冷着脸的商王说到这里突然露出个笑来，倒让殷郊觉得更害怕了，正紧张着，就听殷寿放缓了语气说道，“不过，本王也不是那么死板的父亲，”他蹲下身来，如同每一个寻常人家的慈父一般，和缓道，“你同姬发之间情深义重，本王可以理解，也不会阻挠，这孩子将来依然是我大商的王储，本王会像教导你一样，”殷寿顿了顿，“悉心教导他。”

殷郊抬着脸，愣愣地看着自己的父王——这时候本该很感动的，但不知为何，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做过的那个噩梦：跪在雪地里、喉咙被捅穿一个血洞的儿子与决绝离去的父亲，一个跪着一个看着，似乎与现在这场景很相似——甩开这些不妙的想法，他向自己默不作声、似乎在等待回答的父亲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多谢父王成全。”

“先别急着谢，”殷寿看着俯下身去就不敢再抬头的儿子，笑得越发满意，“我还有问题要问你。”

“父亲请说。”殷郊喉咙发紧，总觉得风雨欲来，背上像压着一座山。

“你也知道，八百诸侯与我殷商并非完全一心，这也正常，尤其是西岐，”说到这里，殷寿特意停了一会儿，看着殷郊下意识攥紧了手指的小动作，如同毒蛇捕食动物一般，放轻了语气，“西岐自季历，也就是姬发的祖父死后，一向对我大商颇有微词，这次的事情或许是个误会，但是若有一天，西岐当真反了——那么你，”殷寿站起身来，无情道，“作为本王的太子，你是站在姬发那边，还是站在本王这边呢？”

“我……”殷郊颤抖着声音试图回答，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如果姬发真的反了，那他该怎么办？这问题太难了，他答不出来，太子的身份压着他，可他也无法想象自己与姬发兵刃相向的样子——就这么一会儿，殷郊背上已经全是冷汗，而殷寿好像已经等得不耐烦，纡尊降贵地抬起脚，鞋尖踢踢殷郊的肩膀：“答不出来么，太子？”

殷郊只觉得耳鸣，也可能是心跳声过于剧烈，他觉得自己一张嘴也许就会把心吐出来——姜王后教会他遵从本心，却不曾教过他说谎。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后，殷郊俯着身子，哽



咽道：“请恕儿臣……无法回答。”

“什么？”殷寿的声音听上去冷得可以掉冰渣子，“你再说一遍？”

“请恕儿臣，”殷郊终于下定决心，抬起头来与父亲对视，一瞬间恍若置身于冀州城外的冰天雪地，“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你做不出决定？”殷寿看着儿子痛苦的眼睛，讽刺道，“好，好太子，”他抬高了声音，怒火熊熊，“那你就继续待在这儿，缴了你的剑，收了你外出所着衣袍，好好待着，老实反省。还有，今天就这么跪着，天黑了才许起来。”

王命难违，殷郊只好拖着沉重的身子跪在地上，看着父亲如同梦中一般，决然地离去。

但是父亲依然是父亲——在殷寿推开门的前一刻，殷郊到底还是忍不住大胆道：“父王！姐已是狐妖！您不要被她骗了！”

“姐已是不是狐妖，本王自有定夺，”殷寿头也不回，“倒是你，一个罪名还不够，还要给自己加罪吗？”

外面等着的老宫女听见里头的动静，早机灵地跪了下去，生怕惹大王不开心。但她不知道的是，在她和殷郊都看不到的地方，殷寿脸上的表情并没有多愤怒，甚至还有种奇异的闲适感。

殷郊这个态度就好，殷寿残忍地想，将来要除掉殷郊，渐渐的就有理由了。

这一天折腾下来，到了晚上，殷郊已经失了力气，被人摆弄着沐浴更衣过，终于能疲惫地拖着酸软的身体陷入睡眠，身体蜷缩起来，两只手也下意识护着肚子——不知道是不是情绪波动太大，今日连胎动都频繁一些，踢得他怪难受的。

就这么不舒服地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半梦半醒间，殷郊感觉有什么东西正热乎乎地贴着他疼痛的膝盖，好像还有人在给他按摩腿，这熟悉的手法——他呻吟一声睁开眼睛，看到姬发坐在他床边。

“你醒了？”姬发手下动作不停，熟练地帮殷郊松解着肌肉，“我听说大王罚你跪了，疼不疼？拿暖炉捂一捂应该好些。”

“嗯，”殷郊伸伸腿，膝盖贴着毛绒绒热乎乎的暖炉蹭一蹭，带点撒娇意味地诉苦起来，“确实罚了，不过不是为了孩子，而是……”

“是什么？”姬发问他，“大王同你说什么了？”

“他说，如果……”殷郊看着姬发的脸，实在说不出“西岐若是反了”之类的字样，只好言简意赅道，“如果要在你和他之间选一个，问我选谁？”

晚风吹过，窗外树影摇动，姬发的表情在这重重阴影之下一时间变得有些晦暗不明起来。手下动作顿了顿，姬发声音如常地问道：“那你怎么答的？”——其实也不用问，看殷郊受罚了，就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不过他有私心，想听殷郊亲口说出来。

“我说，”晚风停了，树也不再摇晃，皎洁的月光里，殷郊柔声答道，“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像是吃了定心丸一样，姬发忍不住轻声笑起来，他俯下身和殷郊额头贴额头地靠在一起，殷郊也就跟着他一起笑：“王家侍卫，怎么混进来的？”

“一回生二回熟，我趁他们换班溜进来的，”贴够了，姬发直起身子，继续任劳任怨给殷郊按腿，轻松道，“不过我待不了太久——兄长突然来了朝歌，星夜兼程，过一会儿应该就到了，我得去城门口接他。”

“你兄长？”殷郊惊喜道，“就是你提过的那个，小时候带着你上树下河，还教你许多东西的兄长吗？”

“是的，”提起兄长，姬发颇有点怀念，“好多年没见他了，这次来，应该是来给父亲求情的。我听说国师比干，还有鄂顺的姐姐，都在替王后和四大伯侯求情，想来也许还有转机。”

“嗯，”殷郊忧心忡忡地点点头，旋即可惜道，“只是无缘得见你兄长，听说西伯侯长子风度翩翩，是举世难得的公子，这次竟然没机会见。”

“这倒不急，”姬发宽慰他，“以后有的是机会见。”

这时候倒是不介意殷郊夸别人了。

“不过，”殷郊想了想又补充道：“我看父王对西岐甚至各诸侯颇有些戒备，你兄长若去求情……要小心些。”

“这我知道，”姬发给殷郊调整了一下暖炉的位置，好让那东西更加熨帖地贴着殷郊的腿，

然后给人盖好被子，安抚道，“我会同他说的，你放心，好好休息吧。”

与此同时，同一片夜空下，地牢里，姐已缓缓跪坐在虽然没有了珠钗玉饰做点缀，但依旧高贵美丽的姜王后面前，柔声劝道：“姐姐，何必为了他人牺牲自己至此呢？”

—tbc—

\*出自容祖儿的歌曲《心之科学》特别好听快去听

暖炉应该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我湖南人提前借用一下写个文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狗头）

## Chapter 13

姐己这次来，是奉了殷寿的命令，她英明神武的大王要她来劝一劝姜王后，她便听话地来了。

说实在的，作为一只狐狸，姐己其实不太能理解人类的一些情感，比如姜王后，为了别人，毅然放弃作为王后的荣华富贵，大庭广众之下顶撞大王；又比如殷郊，作为太子，明明只需要听话便好了，偏偏要逆着大王的意思，揪着她这只狐妖不放……结果母子两个双双失去自由，这在被关了五百年的姐己看来，是很愚蠢的。

不过说来也怪，作为一只来报恩的小狐狸，按理，姐己对殷寿之外的人，都该是没什么特殊的情感的，但姜王后母子倒成了她的例外——

对于殷郊，她一直有种隐约的敌意，这也不能怪她，轩辕坟雪地里，她还是那个可怜巴巴的弱女子形象时，殷郊就先所有人一步地发觉她的不对劲，这让她一度怀疑殷郊是否是自己的同类——最起码也是只小狗什么的。虽然她后来仔细闻过了，殷郊身上并没有什么妖气，不过这梁子也算是结下了。

而对于姜王后，她更多的是觉得羡慕——昔年她努力修炼只为化作人形时，偶尔也会藏起大尾巴，躲在树下悄悄看人类女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羡慕人类女子有灵活的双手，有乌黑的长发，有清亮的嗓子。后来她重获自由变成了人，来到朝歌，是姜王后为她安排住所，她看着对方，就像看见了自己作为小妖怪时的全部梦想——美丽的、温柔的、像月亮一样的女子。

所以让她来劝姜王后，她是很乐意的，她是真的舍不得看姜王后在狱中蹉跎岁月，舍不得看月光折在牢笼里。

“姐姐，”姐己凑近了，真诚地、轻柔地劝，“何必为了他人牺牲至此？大王派我来劝你认错呢。”

姜王后垂着眼睛，像没听到似的，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

“姐姐贵为王后，本该享受世间极乐，”姐己叹息道，“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姐姐为何要轻易放弃？”

姜王后依旧不看她，冷漠道：“世间极乐并非人人都想要，对于我来说，有更重要的东西值得追求。”

“更重要的东西？”姐己歪了歪头，觉得这涉及到她不理解的部分，但一只狐狸无需知道这么多，所以她选择不问，只是继续劝道，“狱中苦寒，姐姐长久待在这儿，对身体无益，若是病倒了，又怎么去追求更重要的东西呢？”

“唉，”姜王后轻轻叹了口气，像母亲教导不懂事的孩子那样，抬眼看向姐己美丽单纯的脸，“总有些东西，比性命更重要。”

“那太子呢？”姐己眨眨眼睛，很认真地问，“太子是姐姐的儿子，如今怀着身孕被软禁起来，连鬼侯剑也被没收了，姐姐最心疼他，何不服个软，就说自己站错了边，误信了逆贼，大王也许不会放过四大伯侯，但一定会放过你和太子的。”

太子——提到儿子，姜王后冰封般的表情稍稍松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也只是语气平淡地问：“那太子认错了吗？”

“没有呢，”姐己坦诚道，“白天还同大王起了争执，至于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总之还被关着。”

姜王后听罢，毫不意外似的微微笑起来，冷冰冰的脸上为此多了几分生气：“郊儿是我教导出来的孩子，我教他遵从本心，明辨是非，他做得很好，这一次他也一样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所以就算我真的认罪，想来郊儿也不会与我，”她顿了顿，轻声道，“同流合污。”

“可是姐姐，这样值得吗？”姐己见搬出殷郊来也不起作用，略有些着急，“为了别人，把自己搭进去？你可是王后啊？”

“王后又如何？”姜王后依然笑着，抬手抚上姐己的脸——她并没被上枷锁，因此完全可以自由行动，而她和姐己两个人之间又刚好坐得足够近，近到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撩起姐己的头发，“你来朝歌许久，我却没有机会同你相处，如今一看，妹妹果然风姿动人，莫说大王，天下人看了都要夸赞一句，”看到姐己因为这句话喜悦又羞怯地笑起来，姜王后只不动声色，轻轻地取下姐己发间漂亮的簪子，“只可惜，”利器到手，姜王后稍稍抬高了声音，收

起笑容，厉色道，“倾家丧国之物，不得不除！”随着这声怒喝，她高高抬起手，手中簪子闪着锋利的光，朝着姐己的咽喉袭去。

姐己大惊失色，但属于动物的敏锐直觉帮助她往旁一闪，躲过了这次致命的攻击。

如同受到本能驱使一般，生命被威胁的感觉让姐己下意识反击起来——对于她来说，要打败姜王后一个深宫女子实在太过简单，她反手夺过那根簪子，一使力，就把那尖锐的尾端扎入了姜王后的脖子。

这簪子足够锋利，当日真正的苏姐己便是用它扎穿了自己的脖子，当场毙命。姜王后也不例外，她的血管被这根东西扎穿，是根本活不了的，簪子一拔，大量的血就喷涌而出，姐己猝不及防地躲，但还是被新鲜滚烫的血液洒了一脸，不止脸上，她的衣服上，姜王后的衣服上，监牢的栏杆、地面甚至墙上，到处都是淋漓的鲜血。

而失去过多鲜血的姜王后无力地倒下去，漂亮的眼睛最后闪了闪，就那么永远熄灭了下去。

“母后！”姜王后倒下的这一刻，远在宫室内，原本应该熟睡的殷郊，被一个突如其来、鲜血淋漓的噩梦吓醒，他捂着脖子喘着粗气坐起，下意识环顾四周——屋内安安静静，一如往常，只是不知为何，原本明亮的月光在这一刻突然全部消失了，也许是被乌云遮住了，这就导致四下都是黑漆漆的，让殷郊越发心慌起来。

梦里母后与狐妖的对峙太过骇人，殷郊被吓得后知后觉开始掉眼泪，这也不是他脆弱，任何人梦到母亲死于非命，醒来只怕都要后怕地哭一哭。

幸好应该只是梦吧？姬发送来的暖炉还热，殷郊抱着它，再次把自己蜷起来，紧张不安地想，千万要只是个噩梦啊。

姜王后的事情不知为何被殷寿暂时压了下来，直到天亮也没传出消息，殷郊派出去打听的老宫女回复说宫里风平浪静，太子殿下应该是忧虑太过，做了噩梦。

但是风平浪静下，一般藏着惊涛骇浪，姜王后的死讯没传出来，但满脸是血的姐己一脸惊恐地回到鹿台的样子，却被路过的小宫女看了个正着——狐妖满脸是血，必定有缘故，小宫女心下觉得不妙，趁着换班撒腿就跑，跑去质子营，求见西岐世子。

见世子倒是简单，更何况今日世子旁边还立着个风度翩翩的公子，笑容温和，半点高高在上的意思也没有。只是小宫女仔细回想了一下这一夜自己的所见所闻，后背汗毛直立，犹豫了几回，才磕磕绊绊把话说清楚：“姐己娘娘……狐，狐妖，去了关押姜王后的地牢，回来后，满脸，满身都是血！我躲在角落里听见，说什么——王后，王后已死……”

打发走了小宫女，又遣人去地牢问了情况，姬发同伯邑考听了回信，不由得面面相觑：一切属实，看来姜王后是真的已经——姬发想起因为母亲而无助哭泣的殷郊，心里一痛，不忍说出那个词语，半晌才沉痛道：“姜王后如此贤良，竟然……”

“荒唐！”伯邑考叹息道——王后之死绝非小事，尤其是姜王后这样直言劝谏的贤后，如此不明不白死在狱中，死了竟还要被瞒下消息，简直是闻所未闻。

况且，现下姜王后遇害，就说明，殷寿已经连最后的体面也不要了，等到王后死讯公布之日，便是四大伯侯命陨之时。

伯邑考来朝歌，本就是为了解父，虽然带足了奇珍异宝，但心下也清楚此次怕是有来无回，能见弟弟一面，已是天大的幸运。他看看姬发沉下来的脸，知道对方和自己想到了一块，于是很坚决地开口道：“我去面见商王，请求他放了父亲。”

“不行！”姬发猛地看向他，“绝对不行——现下大王已经起了杀心，你去岂不是送死？”

“姬发，你听我说，”伯邑考看向自己怒目圆睁，好像一只发怒的小豹子一般的弟弟，劝慰道，“我若不去，父亲就会死，为人子，岂能看着父亲死在眼前？”

“那就我去！”姬发厉声道，“我也是父亲的儿子，何况兄长你是长子，本就不该你去。”

“谁说的，”伯邑考不慌不忙地反驳他，“小时候咱们俩闯祸了，我就告诉你，天塌下来哥哥顶着，现在当然也一样，哪有出了事让弟弟先上的？”

“更何况，”看着弟弟倔强的眼睛，伯邑考继续慢悠悠地劝，“现如今，若要带父亲走，也只有你可以做到——商王如今残暴不仁，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反悔，如若真的要起兵戈……

当年你从西岐带来的兄弟，如今都是你的得力助手，更何况据我昨晚所听说的，南伯侯、东伯侯之子也同你关系不错，若真打起来，你兴许还有几分胜算。”

“可是……”姬发痛苦道，“兄长，你先别去见大王，咱们再想想办法。”

伯邑考说的道理他不是不懂，只是人心毕竟是肉长的，再理智的人也无法看着自己的兄长去送死。

“没有别的办法了，”伯邑考遗憾地微笑起来，摇了摇头，“姜王后死讯一旦公布，罪名必然是认罪伏诛，或者羞愤自尽……到时谋反罪名坐实，四大伯侯都活不了了。”

姬发不说话，不肯放手地拉着兄长的手腕，倔强地同人对视着。

伯邑考轻轻叹口气，发现自己弟弟这太有主见的性子是一点没变，还有这要哭的时候红着眼睛咬着牙不许眼泪落下来的样子，也同当年离开西岐时一模一样。

说到底，也只是个少年人罢了。

“好了弟弟，”伯邑考伸手覆上姬发的手，用力握了握，然后借力把被拉住的手抽出去，“都要当父亲的人了，怎么犟起来还同小时候一样，”他微笑着摸摸姬发的头，“小时候要来朝歌当质子，我让你来了，没有老让你的道理，这次该我去了。”

“兄长，”姬发红着眼，眼睁睁看着兄长掰开自己的手，悲哀道，“你为什么要来朝歌？”

“昔日父亲来朝歌之前，我也问了他这个问题，”伯邑考系上披风，一派轻松，“他说来这里虽然危险重重，可不来必然招致猜忌，对西岐百姓不利。”

“可见，这世界上总有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他推开门，最后一次地同弟弟说道。

—tbc—

玩家殷寿完成双杀。

## Chapter 14

伯邑考死了，被赐服毒而死，尸体很干净，所以很方便殷寿派人将他的肉一点点剔下来，剁成粉碎的肉酱，再捏成一块块大小匀称的饼。

吃下肉饼的姬昌直到看到殷寿从怀里慢悠悠地摸出笛子，听到那句“你那么爱你的儿子，连他的味道都尝不出来吗”，才反应过来自己吃的是是什么，一时间肝肠寸断，恨不得扑上去与殷寿同归于尽。

“诶——”殷寿不紧不慢地站起身，躲开老人家无力的攻击，悠闲道，“别这么激动，好歹，我们要做亲家，这么横眉竖眼的，不太好吧。”

“禽兽！”姬昌哑着嗓子怒斥，连日来的关押使得他气力不足，一击不成被侍卫按住，就再也挣扎不起来，只能嘶吼着泄愤。

“不要急着骂人，”殷寿居高临下，略带嘲讽地看着，“我本来是打算放了你的，这可是你儿子拿命换来的机会，不要不珍惜。”

“放了我？”姬昌不屑地看向殷寿，“商王什么时候这么讲诚信了？”

殷寿听了这赤裸裸的指责，倒也不生气，坦诚道：“你说得对，你儿子的一条命不足以抵消你的罪过……放了你的前提是，你要向天下人认罪，说自己连同其他伯侯，意图谋反。”

姜王后已死，明日便要昭告天下——王后于狱中反省，自觉错信奸人，无颜苟活于世，已经自尽谢罪。现在只需要德高望重的西伯侯出来承认自己的罪行，殷寿便可顺理成章将其他几个人推上断头台。

当然西伯侯本人最终也是逃不了的，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姬昌哪能不懂这其中的关窍，立时冷笑起来：“姜王后被你杀了？你想要我认罪，好杀其他伯侯？绝无可能！”纵使狼狈不堪，姬昌依然目光如炬，“我儿子的一条命，不是换我去害其他伯侯的。殷寿，你残暴不仁，迟早要遭报应！”

“报应？”殷寿残忍地大笑着，“什么是报应？你的大儿子死在我手里，二儿子被我的儿子留在这朝歌，这才叫报应！”他看向绝望不已的姬昌，轻轻地后退两步，冷漠道：“我给你两天时间，好好考虑要不要认个罪，别浪费了你儿子的一条命。”

殷郊午睡的时候，又在做噩梦。

这次梦里没有血，但也是一样的可怕。殷郊梦到自己在一片白茫茫的雾里不知方向地走了很远，忽然听得若隐若现的哭声，便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去找，走近了才看到，是一个小童蹲在地上哭。

“你怎么了？”殷郊走上前去，拍拍那小孩的肩膀，“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哭？”

那小孩抬起头来，回首看向殷郊，嘴唇张张合合，说的却是：“母后死了，所以我才哭的。”

天旋地转之间，殷郊惊恐地发现，这哭泣的小孩，竟然是幼时的自己。

梦做到这里已经足以让人醒来，殷郊睁开眼，看窗外天仍是亮的，定了定神，刚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就听得隐隐约约的哭声在门外响起。

像是陷入了梦魇一般，殷郊如坠冰窟，四肢都发冷，他愣愣地起身，快要不知道自己是在梦里还是梦外，走到桌边给自己倒了杯水喝下，被冰得一激灵，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颤抖着手系上披风，殷郊闭了闭眼，慢吞吞地推开门，任由太阳照在自己身上。

屋外果然有人在哭，他看到了，是老宫女在树下哭泣。他走过去，耳朵里嗡嗡地响，呆愣愣地问道：“怎么了？你哭什么？”

“太子殿下……”老宫女跪在殷郊面前，痛哭道，“王后娘娘没了！”

“怎么可能呢？”殷郊后退两步，不能接受自己的噩梦竟然成了真，“不是前两天还说好好的？怎么可能？”

“是真的，”老宫女泪如雨下，讲话都快讲不清楚，“殿下，就是您做噩梦的那天晚上的事……今日大王已经昭告天下，说王后娘娘于狱中悔过，自觉错信奸人，已经自裁谢罪。殿下，您节哀。”

节哀？殷郊听罢，哭也不哭，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竟然拔腿就往外走。门口的侍卫拔剑拦着他，说大王严令，不许殿下出这里一步。

“你们让我出去，”出人意料的，殷郊惨白着脸平静道，“让我去问问父王。”

“殿下不可，”侍卫态度强硬，“禁令未曾解除，殿下此时出去，无异于雪上加霜。”

“我说让我出去！”耐心耗尽，殷郊直接伸手去推拦着他的剑刃，手被割破了也不管不顾，烦躁道，“我不信，让我去问父王。”

“您不能这样，”侍卫见殷郊双手鲜血淋漓也不当回事的样子，吓得先把剑收回鞘中，好声好气地劝，“况且姜王后已死，这是昭告了天下人的，没有什么好问的了。”

“你放我出去——”殷郊根本不听，一个劲往外闯，手上的血洒了一地，“别拦着我！”

争执之间，忽然一道威严男声响起——“殷郊，听说你想见我？”

一时间大家都停下动作，殷郊抬眼望去，果然是满身华服的殷寿，搂着妲己，带着一大群人，悠然自得地来了他这里。

看到妲己，殷郊噩梦中的画面越发清晰：妲己举着簪子的手，母后鲜血淋漓、毫无生机的脸——就是这个人杀了母后！殷郊激动起来，怒吼一声就要同妲己搏命，却被身旁的侍卫牢牢拦住。

“还是这么不知礼数，”殷寿厉声道，“想找你母亲？我带她来见你了。”

什么叫带母后来——殷郊尚且来不及反应，就看到殷寿身后的人群分开一条道路，两个侍卫抬着一尾血迹斑斑的草席，沉默着站了出来。

殷寿招招手，示意门口的侍卫放开殷郊，然后看着自己失魂落魄、目瞪口呆的儿子跌跌撞撞地走到草席前，这才纡尊降贵地弯下腰，掀起那席子的一角给人看——破旧的草席里卷着的，正是姜王后脸色灰败、僵硬已久的尸体，殷寿甚至没有派人给她换上一身衣服，就让她这么血淋淋地被人抬过来。

“戴罪自裁，就是这样，”殷寿毫无感情地宣布道，“看清楚了吗？”

殷郊如遭雷击，站在原地，张张嘴想说话，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抬去姜王后宫里，”殷寿抬抬下巴，命令那两个侍卫，“多停尸一日，再下葬。”

亲眼见到母亲的尸体，还是一副如此狼狈的姿态，刺激过大，殷郊的脑袋不受控制地昏沉起来，四肢僵硬，全身上下好像只剩一双眼睛能动，只能死死地看着姜王后的脸再度被草席盖上，连伸手帮母亲理一理鬓发也做不到。侍卫们沉默地执行着命令，抬着姜王后的尸体进了宫室里，就停在往日她最爱闲坐的花树下。

“哦，对了，有件事情，”殷寿看着儿子因为这句话又木偶似的转过脸来，脸上表情一片空白，如同神魂俱灭一般，方才满意笑道，“我猜这件事，姬发不忍心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所以我来说——姬发的兄长伯邑考，说自愿代父受过，也已经被我处死了。”

“还做成了肉饼，”妲己在一旁不带什么人类感情地补充道，“可惜了，你们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傻。”

什么？什么肉饼？殷郊皱着眉，几乎要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他张张嘴想问这是什么意思，结果话还没问出口，胃里一阵翻涌，先不受控制地弯下腰干呕起来，呕了两声又开始呛咳，难受得眼睛都红成了兔子。

殷寿搂着妲己后退一步，表情满是嫌弃，众人看这情况，皆不敢出声，气氛一时沉闷得吓人。正在这时，忽然听得由远及近的急促脚步声，除了殷郊，几乎所有人都转头看向来人——毫不意外的，是姬发。

姬发也不向殷寿行礼，更不理睬别人，三步并作两步地径直走到殷郊身边，把摇摇欲坠、两只手还在滴滴答答流血的人搂在怀里，着急道：“殷郊，你怎么样？”

“姬发？”听到熟悉的声音，殷郊好像才找回了走失已久的神智，他懵懵懂懂地看向搂着自己的人，像找到了主心骨一样，理智回笼，眼泪喷涌而出：“姬发……”殷郊哑着嗓子，哽咽道，“我该怎么办？”

“先进去，”姬发皱皱眉，扶着殷郊往屋里走，“你需要休息。”

大王的禁令没撤，说过不准人探视，看姬发这样子，是要当面逾矩——有人冲了上去想拦，姬发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看他们一眼，眼神冷得像冰一样：“我看今天谁敢拦我！”

这些人被姬发眼神吓得不敢动，但也没后退，为首的辩驳道：“大王有令，不许——”

话没说完，却被姬发厉声打断：“太子殿下身体不适，如此不闻不问，出了事情谁来担责？”

姬发平素很少露出这样护食猛兽一般严肃可怕的神色，围上去的人看了心里直打鼓，为首的那个忍不住默默后退了一步，下意识看向殷寿，企图寻求帮助。

殷寿不动声色地看着暴怒的、连基本礼节也不要了的姬发，和那横在殷郊腰间，搂得死紧的手，饶有兴趣地思索了一会儿，方才缓缓道：“嗯，姬发说的也有道理，就让他送太子回去。”

围起来的人听了这话，也只好面面相觑地退下去，姬发懒得再多看他们一眼，打横抱起快要站不住的殷郊，径自离开了。

看来用殷郊牵制姬发，真是对的，殷寿站在原地，想想自己方才同姬发对视的一眼，对方眼里写满了他很熟悉的野心与挑衅——好，很好，这才是他殷寿想要的儿子。

-tbc-



## Chapter 15

姬发这通脾气发得很有效，最起码，门口站着的侍卫不用人指挥，自觉就去请了巫医来——他们同姬发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但确实是第一次看到姬发这么怒火冲天的样子，大家都是质子营的兄弟，平常他们好歹也是喝了酒能打打闹闹的关系，今天却一句话也不敢同姬发多说了。

殷郊睁着一双眼泪淌个不停的眼睛，呆呆地看着姬发焦急地扯了布条紧紧包住他血流如注的一双手，却是半点反应也没有，甚至巫医来了，问他哪里不适，他也是一句话都不说。姬发满手滑腻腻的都是殷郊的鲜血，心急如焚，但也知道这不是致命伤，真正难好的伤在心里——殷寿简直快要失去人性，杀了姜王后，还要把尸体带过来在殷郊屋外停一天。巫医又是占卜又是探脉地检查了半天，摇摇头说太子殿下只是失血过多需要休息，之前头上的伤已经好了，肚子里的孩子也奇迹般地没多大问题，就是受的刺激太大，只怕一时难好。

姬发点点头，打发人带巫医出去。距离方才那场闹剧已经过去了好一会儿，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殷郊的脸一半浸在落日余晖里，一半藏在阴影中，头发略微凌乱着，看上去有种诡异脆弱的美感，这让姬发感到心慌，忍不住轻声唤道：“殷郊，殷郊？”

沉默半晌后，殷郊略略动了动，看向姬发，眨眨眼睛，泪光盈盈，哑声道：“姬发，你的哥哥……”说到这里，他又想起姐己的话，顿觉喉头一哽，说不下去。

“兄长他，”提起此事，姬发痛苦地闭了闭眼，“他来时便存了死意，况且他是死于你父亲之手，与你无关。”

殷郊费力地抬起缠满纱布的手，摸摸姬发的脸——他知道姬发从小最亲的就是哥哥，甚至比对父亲还亲，所以他也知道姬发此时正忍受着多大的痛苦，还要抛下一切跑来救他——殷郊吸吸鼻子，哭了这么久，第一次感觉到眼泪划过脸颊灼人的温度：“我没办法陪着你，对不起。”

“你好好的就行，”姬发长叹一口气，收起那些沉痛的、悲伤的情绪，轻轻握住殷郊的手掖回被子里，皱眉道，“说好的惜命，结果每次不是病了就是伤了，惜的哪门子命？肚子里还带着个小的，我看你是忘了。”

永远是一时情切就什么也顾不得了的太子殿下自觉理亏，想起孩子，下意识摸摸肚子，回忆道：“当日巫医来时，占卜说这孩子出生前波折颇多——现在看来倒是很准，那时母后……”他像平常一样自然地提起母后，却在话音落地后惊觉母后已经不在的事实，心里一酸，忍不住往窗外那棵花树看去——此时此刻，他的母后的尸体，应该就停在那棵树下。

而倒转几个月的那时，母后对他身怀有孕这件事只有关心爱护，再无其他，“母后在一日，便护你一日”，言犹在耳，而花树下那温柔教他抚琴的人，却已经永远不能再说一句话了。现在想想，他好像有些明白了，为什么当日母后千叮咛万嘱咐，要他藏着怀孕的事情，不能给父王知道。

“母后的……”殷郊沉默了半晌，挣扎着开口，“可有……”

姬发心领神会，心疼地点点头：“已经派人给王后整理了，也停去了侧殿，明日一过，便可入土为安。”

“多谢。”殷郊满是感激地应了一声——若是没有姬发，他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姜王后是你的母后，便也是我的家人，”姬发摇头道，“有什么谢的。”

殷郊不说话，心里又是酸楚又是感动，忍不住在被子里悄悄去握姬发的手，结果不小心牵扯到伤处，又觉得疼，下意识皱起眉头。姬发看着殷郊变化的表情，吓了一跳，连忙牵起这人的手仔细看看，确认没有再出血，才松了口气，轻轻托住殷郊没受伤的手指，叮嘱道：“别再乱动了。”

“好，”殷郊听话地点了点头，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那棵永远如常的树，思虑半晌，轻声问道，“我那日做噩梦，梦见是姐己杀了母后，却不知是真是假？”

这些天的经历，让他胆战心惊，快要分不清梦与现实的区别了。

“鹿台来告密的小宫女说，确实看到姐己满脸是血，失魂落魄从地牢回到鹿台，并且，”姬发不忍地看向殷郊哭得有些红肿的眼睛，“还说了‘王后已死’这类字样。”

“果然是她……”殷郊听得清清楚楚，暗暗咬牙，“不除去她，我心头之恨难消。”谁料姬发听了这话，却立刻压低了声音很急切地劝阻他：“这话不能说，这事情也不能做。”

“为何？”殷郊收回目光，大为不解道，“她杀了我的母后，迷惑我的父王，此仇不共戴天，怎么可以不报？”

“我不知道殷寿要做什么，但很显然，如果你现在对姐已起杀心，那就是把自己往剑锋上送，所以无论如何，最近都千万不要妄动干戈，”姬发严肃地、平铺直叙地同殷郊讲道理，“况且……你真的觉得，事到如今发生的一切，仍然是狐妖迷惑大王导致的吗？”

“我……”殷郊张了张嘴，很想像过去一样，坚决地说父王只是被迷惑了，可他悲哀地发现，他已经说不出口了——冀州城雪地里的噩梦、母后的提醒，还有伯邑考“被做成肉饼”的死法——这一切，难道真的用“狐妖”两个字就可以解释吗？

活了这么多年，这是殷郊第一次确切地对父亲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

“我不知道，”半晌，殷郊摇头道，“我劝自己相信他仍然是那个大英雄，可是我发现，好像实在是无法……无法自圆其说了？”

话说出来，意义就不一样了，这话一出口，殷郊就已不再是昔日一心为父亲分忧的天真王储了——姬发默默地想着这一点，心里一瞬间几乎转过千万个念头，面上倒是不显，只是给殷郊拨了拨散乱在身前的头发，答非所问道：“总之你记住我的话……之前我父亲的预言，也许殷寿真的放在心上了，你要保重自己，今晚我有要事，不能一直陪着你。”

“好。”殷郊缩进被子里点点头，猜测姬发最近应该确实是忙得很，故此也没问是什么事，只在姬发准备推门离去的时候小声问道：“姬发，你说，父王真的觉得我会杀了他吗？”

“或许吧，”姬发推门的动作停了停，头也不回地答道，“也许你没那个心思，但殷寿当真在提防你。”

第二日姬发没来，殷郊倒是乖乖吃饭睡觉喝药，比之昨日失魂落魄的样子好了不少。到了晚间，该有人来抬姜王后的尸身去下葬，殷郊就如同自虐一般坐在廊下等着人来，结果没等到人，反而等来只白色的、面露凶相的狐狸。

狐狸在围墙之上立着，冲殷郊龇着牙，殷郊手边没有武器，很想折断身旁的树枝当剑刺过去，但想起姬发的嘱咐，愣是咬着牙忍住，只谨慎地站起身来，以防狐妖突然发难。

狐妖见挑衅不成，一不做二不休，一跃而下，直奔侧殿而去，身影飘忽如同鬼魅，殷郊大惊失色，连忙跟过去，就见狐妖低下头从姜王后颈间叼走了什么东西——殷郊知道那是什么，那是母后最喜爱的一件嫁妆，是母后出嫁前，舅舅亲手给她打的项饰——可恶的狐妖，竟然还要来抢母后的东西，殷郊气得眼睛通红，赤手空拳地冲上去，劈手要夺，却被狐妖一扭身躲开了。这妖物动作快得很，躲开了也不恋战，反手在殷郊颈间挠出几道血痕，就往屋外跑去。

殷郊怀着身孕本就行动不便，加之新伤叠着旧伤，更是没什么力气，却还是努力撑着身子追出去，边追边喊侍卫，就见狐妖已经逃至门口，大门突然打开，殷郊满怀希望地看过去，然后惊愕地发现，门口站着的人竟然是自己的父王，而侍卫早已不见了身影。

“殷郊，”殷寿踱着步子走进来，“想必你已经认识了姐已的兽身了。”他说着在殷郊身前站定，那狐妖一扭身钻到商王身后，嘴里还得意地叼着那条项饰。

“什么？”殷郊被这短短的一句话震惊得无以复加，忍不住反问道，“父王，您早就知道姐已是——”

“当然，”殷寿残忍地微笑起来，“你未免太小看你父王。”

之前的怀疑落到实处，殷郊只觉得天旋地转，几乎要站不稳——原来父王一直知道，那也就是说——

“是的，”仿佛看穿了儿子的心思，殷寿坦荡道，“是我要姐已去见你母亲，也是我教她劝你母亲伏罪——你也知道，依照你母亲的性格，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蹲下身来摸摸狐狸光滑的皮毛，“狐妖不过是工具罢了，殷郊，你果然是没有帝王心术，连这也不想不明白。”

怎么会是想不明白呢？殷郊自嘲又绝望地笑起来，他一直不愿意猜忌自己最敬爱的父亲，结果一叶障目，落得如今的下场。

殷寿漠然地看着殷郊边哭边笑，刻意侧了身子，把自己的佩剑展示在殷郊面前，然后满意地看殷郊伸手拔出这就在眼前的剑——只需要这一剑——然而下一秒，他就看到殷郊落着

泪，把剑横上了脖子，竟是意欲自刎。

“殷郊！”殷寿一把夺过儿子手中的剑，阻止他自裁的行为，然后调转剑锋，反手在自己肩上划出一道不深不浅的伤口。

那划开的伤口先是发白，然后开始淅淅沥沥地流出血来，殷郊惊愕地看着这一切，下意识觉得不妙，果然就听见殷寿高声道：“太子意图篡位，竟敢对君父刀剑相向！来人！抓他下狱！”

随着他这声喊，门外传来甲冑碰撞之声，一队人马冲进来，原来外面并不是没有人，只是原来值夜的人被换走，跟着殷寿一起来的是崇应彪同他的手下们，袖口全是深灰色，无一例外。

崇应彪走上前来，一脚踢在殷郊膝弯处，逼着他跪下，再亲自将人牢牢捆起来。殷郊动弹不得，也无意再挣扎，只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捂着滴血的伤口俯下身来，在他耳边轻声道：“殷郊，你太没用了，我逼死你母亲，就是为了逼你造反来杀我，好让你下狱，谁知道你这么懦弱，到头了连刺我一剑都做不到，还要我亲自动手。”

这夜朝歌忽然下了大雨，质子营内某处不起眼的小屋子里，姬发正同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焦急地讨论着什么——这老人不是别人，正是失踪已久的姜子牙，他昨日主动找到姬发，说朝歌城危险，殷郊应该立刻离开。

虽然以前多有分歧，但在关于殷郊的这点上，姬发倒是同姜子牙意见相同，他斟酌了一会儿，到底还是邀姜子牙先住下，共商此事。

此刻姬发正在问姜子牙封神榜的下落，试图用这姜子牙视若至宝的东西做担保和威胁，确保他们这临时联盟的可靠性，姜子牙拍拍腰间那个不离身的筒，说东西就在这儿，只是不能离身。

姬发还想再问，突然听得门外一声响——他手下的百夫长敲门进来，急切又小声地禀报道：“世子殿下，刚刚的消息，商王说殷郊殿下意图篡位，把人下狱了。”

-tbc-

## Chapter 16

### Chapter Summary

#### 郊郊受难记

昔日姜王后出嫁之前，东伯侯疼爱妹妹，寻了最好的工匠，为她打造了嫁妆。姜王后带着些即将远行的忧愁，抚摸过那些尊贵的金银玉石、珠贝珍宝，难得主动地向哥哥提要求，希望兄长亲手为自己做点什么。

东伯侯于是寻来最好的玉料，亲手为她打造了一枚项饰，工艺虽然不如工匠亲手所出，却仍然得到了妹妹毫不吝啬的夸奖，她说以后如果思念兄长，见到这个，就像见到了兄长本人一般。

而现在，这枚由东伯侯亲手打造、姜王后最为珍爱的礼物，正静静地躺在殷寿手里，他把它举起来给东伯侯看，说，你妹妹已经下葬，尸体你也带不走，这个给你留作念想。

什么？自从下狱以来一直还算冷静的东伯侯像发怒的野兽一样扑上来，目眦欲裂地问，谁的尸体？你在说什么？

自然是你的妹妹，已经被废的王后的尸体，殷寿把那枚项饰扔到东伯侯眼皮子底下，她在狱中戴罪自裁，说得够清楚了吗？

殷寿！东伯侯挣扎着怒吼道，一定是你！逼死了她！

我？殷寿冷笑一声，明明是你，你们害死了她，不是你们意图不轨，她怎么会下狱？后来迷途知返，自觉无颜面对天下，也是她罪有应得。

东伯侯从嗓子里发出一声痛苦的低吼，弯腰捡起妹妹最珍爱的项饰，悲从中来，急怒交加，嗓子一甜，竟是吐出一口鲜血来。

你的妹妹认罪伏法，你们一家，可都是罪人了，殷寿俯视着狼狈的东伯侯，善意提醒道，别忘了，你还有个儿子还在我手里，该怎么做，你自己心里有数。

东伯侯一向不愿因为自己连累他人，所以这天的晚些时候，就传来了东伯侯在狱中暴病身亡的消息，民间议论纷纷，说也许是逆贼反臣遭了天谴，将来一个也逃不掉，连太子殿下也是一样。

消息传到姜文焕耳朵里，殷寿召他面见，扔给他一件袖口血迹斑斑的外袍，说你父亲为了让你活命，自己选择了死，我不是无情无义之人，你作为他的儿子的罪责，在我这里可以一笔勾销。几日之后，我会宣布你是新的东伯侯，从此以后，你就只是我的儿子。

是，姜文焕跪在地上，深深俯下去，重重地磕头谢恩，多谢王上。

殷郊被下狱后，过得并不好，殷寿仿佛要放弃这个儿子一般，秘密下的命令是，管你怎么折腾，留大的一口气就行，至于太子肚子里的孽种，要也罢不要也罢，无所谓。

可是——巫医看着殷寿毫不在意的表情，把剩下的话咽回去——可是太子肚子里的孩子月份太大，若真保不住，只怕太子也要跟着一尸两命。

地牢本来就是整个朝歌城最可怕的地方，好好的人扔进去，什么也不做，也会被饿极了的老虎在耳边时不时的低吼吓得脆弱无比，再加上牢里这些狱卒头子都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得了殷寿的命令，折磨起人来就毫不留情。

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法子，把殷郊单独带走，然后寻了细细的、未经打磨的麻绳，质感极其粗糙的那一种，紧紧缠在殷郊脖子上，两手勒着渐渐收力。

这种刑罚很是残酷，一开始殷郊只感觉脖子被麻绳上的毛刺磨得疼，随着力道逐渐加大，窒息感就涌上来，气管被外力挤得狭窄，呼吸都成了奢求，脖子也仿佛要被从中横断一般疼得撕心裂肺，偏偏他的一双手还被牢牢捆住，只能狼狈地跪着任人施为，连挣扎都挣扎不了。

若是就这么被勒死了，那也不叫刑罚——一般等到殷郊被勒得眼泪横流，眼前发白，手也

渐渐无力握拳的时候，行刑的人就会松开绳子，看着殷郊因为从濒死感中突然解脱而狼狈喘息、又咳又呕的样子，欣赏一会儿，待殷郊恢复了一些了，就继续把绳子缠上那已经被勒得发红的脖颈。如此几次下来，殷郊原本干净的脖子上，也就被留下一道极其可怖的，红得发紫，隐约渗血的勒痕。

好在这些人也知道不能要了殷郊的命，故此将人折磨一阵以后，便会把殷郊扔回监牢。狱中无人服侍，更没有巫医跟着，殷郊恐慌无比，倒不是为着疼，而是不知道自己腹中孩儿情况如何，此时也没人可以依靠，每次受完折磨，只能可怜兮兮地缩在角落，抱着肚子蜷在干草堆里，等到入夜了，像等着什么审判一样，提心吊胆地数自己的胎动，确认无事才敢稍稍松口气，疲惫地合起沉重的眼皮，短暂地休息一阵，惶惶不安地等着第二日的折磨。

第二日狱卒来了，这次倒是没带麻绳，带了把小刀，刀尖有小钩子，剔肉很方便。这刀殷郊也熟，往日行军打仗，炙烤野兽，就用这刀切肉吃，只是他没想到这刀有天会用到自己身上——狱卒揪起他散乱的头发，在他右臂上活生生剝下一块肉来。殷郊的胳膊顿时血流如注，狱卒扔块破布给他，要他没死就自己包扎，牢里可不比外面，什么太子，只怕如今连城门口的一条狗都不如了。

殷郊忍着疼，流着冷汗给自己包好伤口，结果用力太大牵动了手掌心没愈合的伤，伤口崩裂，两只手伤缠的纱布不一会儿就被血浸得通红。

他现在的力气已经不足以支撑他撕下衣袍一角来包扎自己的手，只能滴滴答答地流着血，抓起一把干草握在手里，忍着疼死死抓着，血很快就把脏兮兮的干草浸成温热的猩红色，殷郊咬着牙，觉得现在的自己，或许同苏全孝也无甚区别。

鹿台之上，殷寿召集了四方伯侯的儿子前来见他，四个质子一齐跪下去向他行礼，脸上的表情都藏起来，讳莫如深。但是殷寿不在意这些，他在四个质子面前踱步，向他们宣布：给你们一天时间，杀了你们的父亲，你们就是新的伯侯，而你们的父亲留在身边的、最宠爱的儿子，可以任由你们处置——反正权利在你们手上，一切都是你们的。

只有一天时间，殷寿循循善诱道，地牢里死了的人，完全可以说是病死的，我不会再治他们的罪，自然也就连累不到你们。

慷慨的商王宣布完这个消息，挨个审视质子们的表情，最后把目光停在面上依然毫无波澜的姬发脸上：“除了姬发，都下去吧，好好想想。”

质子团们应言退下，姬发立在那里没动，声音平平，问大王有什么吩咐？

殷寿招招手，示意下人送上来一个小物件——是一块帕子，不知道包着什么东西，血迹斑斑的。姬发下意识觉得不妙，就看到殷寿命人把那帕子打开，双手呈着，递给姬发看——方方正正的帕子中间，躺着一块新鲜的血肉，从殷郊手臂上剝下来的那块肉。

“殷郊如今在狱中，过得可不好，”殷寿看着姬发终于有点起伏的表情，开怀地笑起来，“再待下去，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活。你与他情深意笃，而我也不忍对我的儿子赶尽杀绝，所以只要你杀了你父亲，我可以立你为我大商的太子，把活着的殷郊送给你，怎么样？”

姬发没想到殷寿竟然能狠心到这个程度，连亲生儿子也可以随意抛弃——仇恨和愤怒燃到顶点，几乎要吞噬他剩余的理智。冷静，冷静，姬发咬着后槽牙劝自己，一定要冷静，此时爆发，筹划的一切就都完了。

“一天时间，”殷寿说，“看看你的选择，一天后我会送殷郊上断头台，他的命，可就掌握在你手里了。”他抬起下巴，让下人把那块新鲜的血肉送给姬发，眼看着姬发不动声色地把这血腥的礼物拿手帕包好收进怀中，殷寿才点点头，示意姬发退下：“去吧，记得收好了，做个提醒。”

大王下了命令，要质子弑父，当天晚上，当时在大殿上第一个拔刀的崇应彪就去了地牢，过了很久才一脸严肃地回来。其他三个人都没睡，都看着崇应彪脸上沾着血往屋里走，谁也没说话，大家都心知肚明，一天之后，崇应彪就会是新的北伯侯。

“都看着我干什么？”崇应彪推开门之前背对着他们说，“把我们扔在朝歌，还要意图谋反，不管我们死活的父亲，我们为什么要对他们尽孝道？”

鄂顺也去见了父亲，他和父亲隔着牢笼的栏杆对望，南伯侯说，傻孩子，长这么大了，该回南都看看了，你母亲很想念你。

父亲，鄂顺压低声音说，大王要杀你们，我已经决定反抗他的命令，带你一起回去。

带我一起？南伯侯皱起眉头，我在狱中因为出言不逊，被打伤了腿，跑也跑不了，马也骑不动，你要做什么，父亲都支持你，哪怕是反了，南都的军力也都听你的，大不了学冀州苏氏举城反抗，但是父亲是走不了了，只会拖累了你。

父亲！鄂顺难得激动道，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您不走，我怎么能一个人回去？

傻儿子，无论怎么样，你得活着回南都，南伯侯说着，从腰间取下一块玉牌，递到鄂顺手里，这代表着南伯侯的身份……回去后，所有人都会听你的。

说完这句话，趁着鄂顺还在发愣，南伯侯拔出近在咫尺的、鄂顺挂在腰上的小匕首——那是鄂顺离开南都时，南伯侯送给他的，说让他保护好自己。然后这把父亲送给孩子用于防身的匕首，终究还是回到了父亲手里，并且刺入了父亲的胸口。

一定要……回到南都，南伯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死不瞑目地对鄂顺嘱托道。

东、南、北伯侯均已死，而姬发看上去毫无动静，一整天都沉寂着。到了晚上，殷寿声势浩大地宣布自己要去地牢看看自己的儿子，消息传得整个宫里都知道，自然也传到了质子营。殷郊在地牢里过得已经分不清日夜，今天倒是没人来折磨他，但也不好受，身上的伤都在剧烈地疼着，疼得他根本睡不着觉，就好像有人一直拿钝刀子在他的伤口上反复刮一样，依照他的经验，这应该是伤口没好好处理导致发炎了，所以全身上下的酸软无力与阵阵发寒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用试也知道自己肯定在发热，嘴唇干裂，嗓子也疼得像吞了刀片一样。

殷寿来的时候，殷郊躺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了，还是被人架起来的，整个人已经瘦了一大圈，只剩肚子还圆滚滚地挺着。殷寿低头看一眼自己的儿子，嫌恶道：“殷郊，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愚蠢的儿子？”

殷郊低垂着头，声音嘶哑地回答他：“我敬爱我的父亲，这也算是愚蠢吗？”

“生在王室，你与我并非父子，而是君臣，若按照姬昌的预言，迟早有一天，我们要成为敌人，连这都不知道，那就是愚蠢，”殷寿蹲下身，像一个真正慈爱的父亲一般，很耐心地给殷郊解释起来，“若是你肚子里的孽种能顺利出生，迟早有一天，你也会明白这个道理。”

“我，”殷郊艰难地清清嗓子，鼻腔里翻上来一点轻微的血腥气，“我和你……不一样，天底下没有几个人会像你这样残忍。”

“真的吗？”殷寿拍拍殷郊惨白的脸，“可是我跟姬发说，只要他今天之内杀了西伯侯，我可以留你一命，但是今天已经要结束了，姬发好像依然没有动作啊。”

“他当然！”殷郊被父亲的无耻所震惊，猛地抬起头，怒斥道，“弑父是大逆不道，只有你这种人面兽心的禽兽才做得出来。”

“可是据我所知，崇应彪和鄂顺都已经杀死了他们的父亲，”殷寿站起身来，得意地看着儿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霎时绝望的脸，“看来你对姬发来说，也并没有那么重要…机会我已经给过了，明日午时，你便要上行刑台了。”

“鄂顺被你逼得杀了亲生父亲？”殷郊好像听不到殷寿充满恶意的挑拨，不可思议地看着他，眼底通红一片，仿佛要落下血泪，“你疯了，殷寿，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可以，”殷寿丝毫不在意殷郊的诅咒，一甩袖子转身离去，“让我看看，就算你变成了厉鬼，又能怎么报复我？”

—tbc—

## Chapter 17

眉间心上 17

Summary：彪子吃瘪！

行刑的这一天，天色差得很，乌云堆积着，暗沉沉地压在人头顶，所以一大早，鹿台的小侍女几乎是摸着黑，挎着个小篮子来到了地牢门口。

“什么人？”地牢门口的守卫力量很足，很快就有人迎上来，尽职尽责地盘问来者。

“我是鹿台服侍的宫女，”小宫女解下腰间的令牌给人看，“大王派我来给太子送餐食，说是……”

“断头饭？”守卫拿过令牌仔细勘验一番，确认过没什么问题，但还是半信半疑地挑起一边眉毛问，“没听说大王的命令啊？”

“是真的，”小宫女急切地掀开小篮子上盖着的布，给人看里面的东西——一盘肉，还有一樽酒，“太子殿下罪名是企图篡位谋反，论理是十恶不赦的，所以大王才偷偷派我来，不给他知道，这也是大王的爱子之心。人之常情，守卫大哥也不好看大王失望吧？”

这话听着倒是在理，守卫态度稍稍软下来点，再仔细盘问道：“真是大王派你来的？”

“千真万确，”小宫女睁圆了一双没什么攻击性的眼睛，伸手往篮子深处掏掏，悄悄摸出来一袋珠贝，“大王说了，要悄悄的，还请守卫大哥帮忙保密。”

守卫接过小宫女手里的小布包，略略思索了一下，终于侧了侧身，摆手道：“进去吧，一刻钟之后就得出。”

小宫女满身冷汗地进了监牢，一路努力保持镇定地来到殷郊的牢房前，她挺直了背，看向本打算在旁监督的引路狱卒，故技重施，依然不动声色地掏出了一袋买路钱。

狱卒看了一眼缩在干草垛上，只有缓慢的呼吸能证明人还活着的殷郊，掂掂手里的袋子，料想他们俩也搞不出什么花样，上下打量小宫女一眼，嘱咐她动作利索点，给人打开牢房的门，捧着好处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太子殿下，”见人终于走了，小宫女走到殷郊身边，蹲下身，很急切地喊，“太子殿下！快醒醒！”

殷郊稍稍动了动，疲倦地睁开了眼睛，但并没有要理她的意思。

“是西岐的世子殿下让我来的！”小宫女压低了声音，“他说有话要带给你！”

姬发？殷郊的脑袋昏昏沉沉——疼痛已经剥夺了他太多思考能力，他把这句话品了两道，才勉力爬起来，很小声地问，“他还没走？”

“没有，”小宫女见殷郊终于肯理她了，欣喜道，“正筹划着救您呢！他说地牢离城门太远，且地势处于包围圈中，贸然来救容易被‘包饺子’，所以待会儿在法场——”

“等等，”殷郊嘶哑着嗓子费力道，“救我做什么？都这样了，他怎么还不带着西伯侯快跑？你回去告诉他，要他快走，别管我了。”

“诶呀，怎么可能呢？”时间紧迫，小宫女语速飞快，一边给殷郊倒水，一边坦诚道，“我看世子殿下连你的马都牵走了，你不同他走，他怎么可能自己逃出去？”

殷郊接过水，直着脖子咽了两口——跟吞刀片一样，但好歹是缓解了一点喉咙里火烧一样的干涸，就听得小宫女继续劝道：“更何况，不止西岐的世子殿下，还有东……现在应该是新任的东伯侯，和南伯侯，他们都打算劫法场。”

“谁？”殷郊被绕晕了，半天才想明白，“姜文焕和鄂顺？”

“正是，”小宫女点点头，“老东伯侯和南伯侯已经死了，他们二人就是新的东伯侯和南伯侯，只差昭告天下了。我记得东伯侯是您的表弟，他也有东西要我给你。”她从怀里摸出个小物件来，昏暗的光线里，殷郊皱着眉头仔细一看——原来是母后的项饰。

“东伯侯说，姜王后是他的亲姑姑，现在姜王后已死，他没有道理放着姑姑唯一的儿子不管，”小宫女把项饰塞到殷郊眼皮子底下，生怕人看得不够清楚，“还有一件事，西岐世子殿下托我一定要告诉您，他说‘鄂顺没有弑父，老南伯侯是自尽’。”

这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果然是姬发——殷郊眨眨眼睛，想起昨天听说南伯侯死讯时的惊慌失措，得了这句解释，忍不住轻轻笑起来，他接过母亲的遗物，温和道：“多谢你，只是他们三个联手，逃出去的几率极大，若是带上我，就不好说了。”



“诶呀，”小宫女看殷郊一脸淡然的样子，觉得极其不妙，愈发焦急起来，“太子殿下，大家都想着救您，您不能这么放弃自己！我也不瞒着您，先王后宫中的老宫女，其实是我的养母，所以我小时候，也曾经在先王后宫里待过一阵子。那时候，我最羡慕您，先王后那么爱您，那么细心地教养您长大，最怕的就是您受伤。若是她还活着，一定也希望您能逃出去，您难道忍心就这么死了，让先王后难过吗？”

“更何况，”见殷郊听了这话表情略有松动，小宫女趁热打铁，赶紧急匆匆地说下去，“您如今也是有身孕的人，想来先王后的拳拳爱子之心，您也可以切身体会了，难道您忍心看着腹中的孩子尚未临世就失去性命吗？”

“我……”提到母亲，像是有一把小锤子轻轻在殷郊心尖上敲了一下，他心里一酸，想起自己入狱以来每晚提心吊胆数着胎动时的不安，与确认无事后的庆幸，忍不住像抓着救命稻草一般，握紧了手里的东西——母亲的遗物光滑温润，此刻却略显坚硬地硌着他手心的伤口，仿佛在清晰地提醒着他，别泄气，还有另一个生命在依附你而活，更何况地牢之外，还有那么多人等着你。

特别是姬发，如果他真的死了，姬发会怎么样，他想都不敢想。

“那我应该怎么做？”沉吟一会儿，殷郊抬眼看向小侍女，眼神终于不复之前的绝望无助，“有没有需要我配合的？”

“有有有，”小宫女松了口气，连忙摸出小篮子下面的一个暗格，取出一颗药丸，“这是昆仑的仙丹，含在舌头下面，可以让您舒服一点，以免等下跑不动。”

时辰已到，殷郊被押去行刑台，仙丹含在舌下，他身上的疼痛比之前缓解了不少，力气也有了些，起码不再是动弹不得、任人宰割的一块肉，但他依然装作浑身无力的样子，任由人架着他来去，膝盖与小腿在地上拖行，被粗粝的砂石磨出大片血痕。

行刑台下围满了人，殷郊大致看了看，有贩夫走卒、平民百姓，也有宫里服侍的下人，还有巡逻的守卫。守卫？殷郊眯起眼睛仔细分辨，发现巡逻的人除了崇应彪的人，就是鄂顺的人——这两拨人他都不那么熟悉，但是大家的袖口不是深灰色便是红色，很好认，只是他再仔细看看脸，总觉得有些人看着眼熟，好像……以前见过，且不止一次？

殷寿远远地立在高台上，身边威风凛凛地摆着鬼侯剑。太子被废黜，作为身份象征的鬼侯剑自然也要另寻主人，待会儿行刑之前，殷寿会把鬼侯剑公开赏赐给某位质子，作为最慷慨的嘉奖——弑父的嘉奖，听从王命的嘉奖，渴求权利的嘉奖。

崇应彪扬起下巴立在那儿，巡视四周，俨然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鄂顺跟他站在相对的位置，一脸淡然，看上去无欲无求，也没什么波澜；姜文焕倒是不见人影——殷郊猜测他应该是在城门口带人值守，毕竟今日城中人口大量汇集，很难保证没有人混进来。

时辰将至，照例先行了祭祀，烧了龟甲，占卜结果依然是甲壳全部碎裂，同祭天大典时一模一样。殷郊注意到，这次负责祭祀的人果然不再是比干叔祖父了——早上小宫女同他说，国师比干直言劝谏顶撞大王，气得在众人面前当众呕血，这把年纪遭受这样的折磨，当场就晕过去，被抬回去养病了，都不知道现在如何？

新上任的国师倒是很圆滑，说占卜结果表明太子意图弑父篡位，大逆不道，上天也看不下去，只需要杀了太子，便可一笔勾销。殷寿得了这句话，很是威严地点点头，抬了抬手，底下便传来一阵整齐肃穆的金戈之声——是守卫们站定了，齐齐拔出了佩剑，一时寒光闪闪，平民百姓与贩夫走卒霎时都变得鸦雀无声，一言不发、战战兢兢地看着高台之上华服加身、不怒自威的商王。

“太子失德，被谗言所惑，罔顾纲常，意图弑父，动摇国本，罪不可恕！”在绝对臣服于自己的、如同羔羊一般的民众面前，殷寿高声宣布道，“其罪当斩，午时即刻行刑，同时剥去其太子服制，废黜其太子身份，贬为庶人！”

好狠啊——围观的人群听了这话，忍不住胆战心惊地瞟一眼那大着肚子被捆在行刑台上，连件完整衣袍也没有的狼狈太子，默默地想——这是要太子殿下死了也不安生，毕竟有罪的庶民，那就是要被当众分尸、曝尸荒野的，至于是被野狗啃食，还是被秃鹫分餐，就不得而知了。

“行刑之前，”殷寿不管人群中细微的骚动，继续高声道，“我要将属于太子的鬼侯剑，赐予我最勇敢的儿子，他能明辨是非，处决我殷商叛徒，维护朝纲稳定，实堪大用，”殷寿说着，将目光转向跃跃欲试的崇应彪，“这个称号，你当之无愧。”

“且慢！”就在崇应彪收起了剑，露出志得意满的笑容，准备走向殷寿之时，忽然城门那边



传来一声怒喝，声如洪钟，震得所有人，包括殷郊都转头朝城门那边望去——来的人是姬发，他穿着属于王家侍卫的铠甲，骑在马上，脸上沾着血，手中提着一个圆滚滚的、尚在滴血的包袱，在沉沉天色下，遥遥向殷寿喊道，“西伯侯之子姬发，携叛臣姬昌首级，参见商王。”

-tbc-

## Chapter 18

免责声明：作者是白吃，打架可能写得不好，大家看个乐就行。

起风了，大风卷着落叶咆哮而过，带起一阵潮湿的水汽，想来是酝酿了半日的雨即将落下。天色黑得诡异，乌云沉沉地压下来，几乎快要落在每个人的头顶，在这种威压下，没有人敢发出一丝声响，所有人都肃静地看向城门口，看向终于前来觐见的西岐世子。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动，最后还是殷寿打破了这片诡异的沉默，他的声音穿过呼啸的风，嘹亮地宣召着：“好！上前来！”

“是！”姬发翻身下马，双手捧着父亲的头颅，不紧不慢、一步一步地走向殷寿所在的高台。残存的天光照在他的盔甲与四方守卫的剑上，反射出茫茫的寒光，映着姬发一张面无表情、溅满了生父鲜血的脸，显得格外骇人。

殷郊在行刑台上远远地跪着，从他的角度，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姬发毫不犹豫地登上高台，目不斜视地走到殷寿身边；而被拦在下面的崇应彪，脸上的愤恨之色再也掩盖不住。

“西伯侯姬昌捏造卦象，煽动谋反，罪不可恕，”姬发单膝跪下，捧起姬昌的头颅，献给殷寿，“臣谨遵王命，已取来罪人项上人头。”

高台之下，鄂顺脸上很明显地出现了不忍的表情，而崇应彪则是不服气地转过头去，选择不再多看一眼——殷郊默默观察着这一切，知道鄂顺的不忍是按计划装出来的，现在该轮到他自己做出点什么反应，好让殷寿更快地放下戒心——

“殷寿！”殷郊抬起头，甚至不需要排练，就能真情实感，撕心裂肺地朝着父亲喊道，“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殷寿接过姬发呈上来的那颗头颅，眼睛微眯，刚要仔细打量，就被殷郊这一声怒喝吸引了注意，他远远看看殷郊如同困兽一般无力的挣扎，再看看姬发坦荡同他对视的一双眼睛，沉默两秒，终于放声大笑起来：“好，很好！西伯侯，你曾预言我将死于血亲之手，现在看看，我们俩是谁先死在自己的亲生儿子手里？”

“姬发，”殷寿笑够了也得得意够了，掂一掂手中的战利品，点点头夸赞道，“你做得不错，论理，我该履行承诺，放了殷郊……不过还得等我验过，看这头颅，是不是当真属于西伯侯。”他看一眼等候已久的刽子手，远远地抬了抬手，底下立刻有人心领神会地喊：“准备行刑！”

时辰将至，刽子手将斧钺浸没在酒水里，寒气森森的，只等下一道命令，就要用这沾满了酒液的利刃砍下殷郊的头颅。殷寿面无表情地看着，假模假样地拍了拍姬发的肩：“你放心，只要你履行诺言，我也一定履行诺言。”说着，就要伸手去解那血淋淋的布包。

“大王想要的封神榜，”姬发不忍回头看引颈待戮的殷郊，不动声色地压下爬上心头的那点恐惧，依照计划，高声道，“我也为大王找到了，请大王过目。”

“封神榜？”殷寿果然起了兴趣，手上动作顿了顿，怀疑道，“先拿出来。”

虽然有狐妖作保，保他长生不老，但是封神榜的力量只要见识过就再难忘记，尤其是对于殷寿这种极度追求权利和力量的野心怪物而言，即使能够永生不死，封神榜的诱惑依然是巨大的。

只要有了封神榜，天谴之中死去的人都可以为他所用，这样强大的力量，一直令他魂牵梦绕。在封神榜的诱惑下，验证西伯侯是不是真的死了这件事，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换言之，若是姬发真的能为他找来封神榜，那哪怕姬发偷偷放走西伯侯，他也觉得没什么好介意的——很明显，这昆仑法器，才是更好的投名状。

姬发稳着手，取下腰间悬着的小竹筒，恭敬地呈上去：“大王请看。”

殷寿示意下人接过手中提着的头颅，空出两只手来，迫不及待地拿起姬发呈上来的竹筒，旋开了盖子，往里一看——

想象中封神榜光芒大放的场景并未出现，殷寿下意识觉得不妙，只听得“咔哒”一声清脆的细响，黑漆漆、空洞洞的竹筒里迅速地散出一阵白绒绒的雾，说是雾也不准确，因为这东西很明显是有实质的、细小的粉尘——多年的作战经验帮助殷寿迅速地转开了脸，但即使这样，他也还是被这呛人的粉末扑了一脸。

也就在殷寿转脸闭眼的这一瞬间，姬发快速起身，拔出佩剑，直往殷寿脖颈间袭去。殷寿

捂着被刺激到的眼睛，敏锐地往后一躲，躲开这致命一击，但还是被剑尖划破了咽喉处的皮肤，留下一道危险的血痕。一击不成，姬发急中生智，趁着殷寿暂时失去视力，挥剑斩断对方腰间悬挂佩剑的绳结，将殷寿的剑扔得远远的。

变故来得太快，高台上的侍卫喊着“保护大王”就要围过去，而台下，鄂顺带领的人动作更快，三两下拔剑冲上去，与殷寿的近卫缠斗起来，同时牢牢堵住唯一能上高台的楼梯口，以防崇应彪的人跟上来。

殷寿怒吼一声，抹了把脸，睁着刺痛的眼睛，反手拔出陈列在身侧的鬼侯剑，举在身前。立在旁边的下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大叫一声，跌坐在地，那所谓包着西伯侯头颅的包袱也就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哪有什么西伯侯的项上人头，不过是一堆沾了血的土，和一把干草罢了。

“姬发，你竟敢骗我！”殷寿怒不可遏，看向提着剑还要袭来的姬发，一面举剑格挡，一面大喊道：“行刑！”

刽子手本来因为台上突然的变故呆立在原地，听到这句话，猛然回神，惊慌失措地就要举起手中沉重的斧钺——

“咻”的一声利箭破空的声响，刽子手一声吃力的怒吼还卡在喉咙里，就觉得胸口一痛，一股大力推着他往后一退——斧钺垂在地上，刽子手悚然地低头一看，却见自己胸口上，正正插着一支羽箭。

随着这一箭，高台之下，因为未能上去而拔剑对峙的侍卫们，终于彻底地分成了两拨阵营。袖口为红色的那拨人摘下头盔，露出黄色的发带，有人振臂一呼，高喊道：“兄弟们，救殷郊！”

场面迅速地混乱起来。

而在一片混战之中，北伯侯崇应彪看一眼台上缠斗的姬发和殷寿，以及混战成一团的王家侍卫们，略一沉吟，点了人同自己一起拔剑朝行刑台走去。

杀了殷郊，到时候大王若是真的出了什么意外，他便是朝歌城新的话事人，若大王侥幸不死，他依然是大功臣。

西岐的兄弟们敏锐地注意到了崇应彪的动向——也许是过往这几年里一直不对付，他们已经成了最了解对方的对手，百夫长本来已经带人冲向行刑台，听到身后的动静立刻回头，当机立断带着人迎上去，试图拦住崇应彪。

对手终究是对手，虽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不影响他们承认，姬发不在的时候，要对付崇应彪和他的手下们，确实有些难，特别是现在已经不是往日的小打小闹，而是真正的生死相搏，彼此之间都没了那点兄弟情谊，大家都毫不留情地举起手中的武器，刀刀见血地砍向对方。崇应彪解决围上来的两个人，不管不顾，孤身提剑，直奔殷郊而去。

“崇应彪！”行刑台的楼梯前，鄂顺紧握着剑，挡住了崇应彪的去路，“你当真要对殷郊赶尽杀绝？我们可是兄弟！”

“兄弟？”崇应彪冷笑起来，“我们是被抛弃的儿子，殷郊却是大王唯一的儿子，权利、王位，他什么都唾手可得，却还不珍惜，把自己送上绝路，我可没有这么没用的兄弟。”

“你——”鄂顺难以置信地看向这八年来朝夕相处的兄弟，忍痛拔出剑来，“既如此，那便没什么好说的了。”

“行啊鄂顺，”崇应彪擦一擦嘴角的血，“往日你便是质子营里最弱的，难得同你打一场，可别学你那个爹，雷声大雨点小，一事无成。”

姜文焕今日负责在外围值守，听到城内的动静，他迅速按照之前的策略，将人马分作三队，一队分散出去守着援兵可能来的方向，一队疏散围观的人群并牢牢把住城门，剩下一队紧跟着他，等到地牢那边起了动静，似是连看守牢狱的守卫也被调了泰半来护驾，这才派出这队观望已久的人马直奔兵力空虚的地牢而去。

西岐的百夫长解决了崇应彪的近侍，痛快地送了人一程，看向行刑台下——姜文焕也已经打马加入了战局，正配合鄂顺同崇应彪打了起来，他抓住这个绝妙的空隙，飞快地跑上行刑台，三两下砍断了绑缚着殷郊手腕的粗绳，解下披风给人裹上：“太子殿下，跟我走！”

殷郊被他搀着站起来，担忧地遥望一眼不远处还在搏命的姬发，只恨自己虚弱着身子，什么也做不了。百夫长见状，心领神会，在殷郊耳边焦急地喊：“太子殿下，您脱险了，世子殿下才能安心战斗！”

“……那我们走，”听闻此言，殷郊也不再犹豫——都是上过战场的人，这点果决性还是要

有的，他拢紧了身上的披风，跟着百夫长一同往安全地带转移，“把我送到城门口，你快回去帮姬发。”

高台之上，姬发分神瞥一眼殷郊的去向，看到人被自己的手下救走，终于松了口气。而殷寿似乎也摆脱了眼睛刺痒的困扰——那竹筒里装的就是普通花粉草屑，初时使人泪流不止，慢慢地也就好了，他们小时候在质子营经常把这些东西拢在手心里，趁人不备往对方脸上撒，被殷寿呵斥了才禁止，没想到如今倒是用到殷寿自己头上了——还多亏了姜子牙来找他来得早，让他有空在竹筒里装个简单的机关。

“姬发！”殷寿彻底被惹怒了，眼睛不再流泪后，战力也恢复到应有的水平，提剑朝姬发劈来，“你的功夫都是我教的，你想杀我？”

姬发仗着身手敏捷，在高台上用来传令与示警的大鼓间躲来躲去，尽量避免与殷寿正面缠斗——论战斗经验，他确实不如殷寿，更何况正如殷寿所说，年轻的徒弟要打败师傅，光靠正面对决，是很难赢的。

但他不着急，只要不被伤到，就殷寿目前这个暴怒的状态，一剑不中，便会愈发暴躁，迟早失去章法——果不其然，几剑不中，殷寿怒气冲天，下一剑刺来，姬发闪身一躲，让那收不住力的剑锋正好卡进鼓里。

等的就是这一刻，姬发迅速换了位置，拔剑斩断大鼓下用于支撑的木架的一条腿，然后使力一撞——整只鼓失去平衡，摇摇欲坠，就往旁边倒去。

殷寿见状，赶紧松手，以免手腕被这力量活生生扭断，姬发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冲上前去，眼疾手快把剑横在殷寿脖子上，逼着人往后退，一路退到高台的边缘。

“姬发，”被人拿剑抵着脖子，殷寿怒极反笑，拿出老一套，“我教导你这么多年，你居然要杀我？你可是我教出来的儿子！”

姬发把剑往前送一送，比着殷寿脖子上的血痕，深深地抵进去，使那道伤口流出更多的鲜血：“你为什么觉得我不会杀你？不杀你，我们出得了这朝歌城？”

“好，”殷寿颈间的鲜血越流越多，听了这番话，脸上的笑容却是愈发开怀，“不愧是我看重的儿子，只可惜，太子之位你不要，我许诺送你的礼物，你竟然也不要，既然我活不了——”说着，他脸上的笑容扭曲成一个阴狠的表情，“那就一起死！”

姬发听了这话，下意识觉得不妙，连忙收剑往后一躲，却还是叫殷寿揪住了身后的披风——这人竟然要拽着他一起坠楼，好在姬发迅速反应过来，反手把剑一横，将披风割断，殷寿瞬时失了力，重心不稳地往后倒去，正要坠楼时，却突然被姬发牢牢拉住一只手。后背悬空，失去倚靠的殷寿，眼睁睁看着这个他最为看重的儿子眼疾手快地伸手抓住他的手臂，让他不至于立刻摔下去，然后使力一拽再一拽，将他掣在高台边缘，使他被迫打横过来，卡在一个重心不稳的姿势。殷寿头磕在石墙上，被撞得头晕眼花，混乱之中，就看到姬发高举起剑，漠然地俯视着他，并且毫不犹豫地将尖锐的剑锋，狠狠刺入了他的腹腔。

“天不杀你，我杀！”姬发听着利刃破开皮肉的声音，眼里的恨意与野心终于不再掩饰地全写在了脸上，他发狠将剑在殷寿腹腔里转了转，搅烂那处血肉，挑衅意味十足地宣布道，“还有，殷郊本来就是我的人，什么时候轮到你把他当成礼物来送给我？”

一番话掷地有声，听得殷寿目眦欲裂。姬发最后看一眼殷寿不敢相信的目光，毫不犹豫地拔剑一挑，然后松开手顺势一推，冷眼旁观殷寿从高台上跌落——曾经将别人生命视作无物的商王，终于如同一片落叶一般，坠向自己生命的尾声。

天边酝酿已久的雨似乎是要落了，一道闪电撕破天幕，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雷声，姬发看了一眼天色，随即望向台下——鄂顺与姜文焕已经制服了崇应彪，砍伤了他的手脚，让他动弹不得地倒在地上，终究是没有夺人性命。其余人各有伤亡，但到底是崇应彪的人手难敌西岐南都联手之力，多数已经负了伤，失去了战斗能力。

没有一点犹豫，姬发拔下殷寿脱手留在鼓中的鬼侯剑，立在墙头吹响了哨子——伯邑考送的雪龙驹飞奔而来，他借力翻下围墙，纵身一跃，稳稳当当落在马背上。其他兄弟听到了这声呼哨，也不再恋战，纷纷跟着姬发朝城门口撤退而去。

城门大开，姬发带着人一路顺畅地飞驰出城。城门外早就备好的车驾上，殷郊探着身子，急切地望向他：“姬发！”

“坐好！”来不及多说几个字，姬发驾着马，匆匆向殷郊叮嘱道，“咱们先逃出去！”

我真的不会写人打架不好看请不要骂我TAT

这下好了，本来年轻有为的四个伯侯，变成三个反贼和一个重伤号（不是）。

殷郊:终于轮到我演我爹了。

## Chapter 19

一行人快马加鞭，一路跑过朝歌城外的旷野，来到树林边缘，大家暂时勒住马，打算在这里先告别。

天上终于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殷郊从马车里探出头来看一眼，被豆大的雨滴敲得一缩：“那会儿就打雷了，现在才下雨？”

“那会儿不是寻常打雷，是雷震子，”姬发抬手护在殷郊头顶，给人遮雨，“坐好，别淋雨了。”

“哦，”殷郊乖乖坐回去，忍不住咳了两声，接过水喝了一口，好奇道，“雷震子是谁？”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在女娲庙？”姬发说，“那天打了个很大的雷，让你做噩梦的那个——雷劈开了一棵大树，树中间莫名其妙躺着个红发青面的孩子，就是他，我父亲路过救了他，起名雷震子，送去昆仑养大，有使唤雷电的本事。”

“这么厉害！”殷郊眼睛亮亮的，很感兴趣的样子“我就说，那天的雷那么大，一定有异常。那雷震子现在人在哪里？有机会见到吗？还有，姜子牙也在，那跟他一起的哪吒和杨戬呢？”姬发看殷郊这副灰头土脸、自身难保，还要对雷震子长什么样保持好奇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天谴来临，异象频生，还有妖物出没，哪吒杨戬四处救人去了，并不在此。至于雷震子，你顺利回西岐就能见了，我怕他在城中释放雷电会殃及无辜、损害住宅，所以让他在城外等着。姜文焕的那队人马去地牢里救了我父亲，已经提前出城同雷震子汇合，雷声为信，现在雷震子应该带着他们，还有姜子牙，一同先往西岐去了。”

“回西岐，”殷郊眨眨眼睛，有点不自信起来，“我还没见过你父亲，他会接受我吗？”

——毕竟殷寿杀了伯邑考，姬昌作为一个痛失长子的老父亲，若是不能接受他，也不奇怪。

“我父亲不会对你有偏见的，”姬发摇摇头，“‘父是父，子是子’，这句话便是他教我的。再说有我在，你担心什么？”他摸摸殷郊因为饱受折磨而消瘦下来的脸颊，心疼道，“休息一会儿吧，我去看看姜文焕他们好了没有。”

“也是，”殷郊把自己缩回披风里，思忖了一下，小声嘟囔道，“再怎么样也不会比劫法场更难了。”

姜文焕和鄂顺正在组织人清点手下人的伤亡数，按照原本的计划，他们要在这里分道扬镳，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

“殷寿死了，崇应彪又受了重伤，此时回去应该阻碍不大，”姬发同他们商量，“姜文焕，劫狱的那队人马，到时在我西岐养好了伤，我再放他们回去。”

“不急，”姜文焕忧愁道，“殷寿虽然死了，但是我听说闻仲闻太师不日便要回朝歌，再说王室还有许多贵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来清算我们几个，届时我们依然只能结盟。”

“这是自然。”姬发点点头，旁边鄂顺也开口道：“准备起事那天起，我们不就已经结盟了？父亲将南都交给了我，我也不能带着百姓们坐以待毙。”

“你任务最重，”姜文焕看向鄂顺，“南都婴儿出生便不能存活，百姓想来已是怨声载道，你兄长又已经去世，回去后只怕是困难重重。”

“那也得想办法解决，”鄂顺笑咪咪的，“况且，往好了想，说不定殷寿一死，慢慢的天谴就消失了，再不行，好歹咱们救出了殷郊。”

姜子牙说，殷寿心性残忍自私，不是天下共主，应当杀了殷寿，帮助太子殷郊上位。

所以他们一开始计划的，便是先带殷郊去西岐，各自回乡整顿兵力，结成联盟，之后无论是朝歌派兵来袭还是如何，哪怕是殷寿奇迹般地死而复生，反正打就是了，打入朝歌城，再扶殷郊登位，开榜封神，结束这场天下浩劫。

虽然殷郊本人对此事几乎是毫不知情，但也不影响他们已经单方面帮他做好了决定。

身后马车里殷郊又在咳，雨也越下越大，恰巧此时三个人的手下纷纷来报，说人马已经清点好，马上可以出发。姜文焕从怀里掏出姜王后的那枚项饰给姬发——这东西太过明显，之前在地牢里只是给殷郊看了一眼，怕暴露目标，又拿走了，如今终于可以放心地交出去：“反正殷郊跟你走，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咱们就此别过。”

“好，”姬发点点头，同他们告别，“咱们来日再见。”

要回西岐，必须先穿过这片幽深的密林，雨滴打在树叶上哗哗作响，衬着林子深处传来的时有时无的鸟叫声，不知怎的，总让人觉得危机四伏。

姬发脑子里死死绷着一根弦，半点不敢放松——这不是他第一次踏足这片密林，但却是他第一次觉得此处如此危险。

殷郊显然也有同样的感觉，坐在车里不安稳，总掀开帘子往外看，姬发想安抚他一句，话还没出口，就耳尖地听得头顶某处传来异于寻常的、树叶纷乱的响动。

是什么？姬发抬头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看，果然看到一只诡异的黑鸟在树枝间飞过，没有一秒犹豫，他弯弓搭箭，瞄准目标，准确地射中了那只不安分的鸟儿。

有人翻身下马捡了那只死鸟，拔了箭呈给姬发看，姬发拎起鸟翅膀仔细打量，却发现这鸟不仅是通体漆黑，身上更是不祥地散发着黑气。

“这鸟是不是申公豹的？”本来默不作声旁观着的殷郊突然坐直了身子，警觉起来，“你看这黑气，和那天大殿上的好像。”

“那他必定是为了封神榜而来，”姬发略一思索，皱眉道，“这鸟死了，申公豹待会儿说不定要亲自追来，不能让他跟着我们回西岐，”毫不犹豫地，姬发火速作出决定，召来百夫长，果断下令，“你先带他们走，我留下来对付申公豹。”

“等等！”百夫长尚未领命，殷郊先着急了，“申公豹会仙术，你一个人怎么对付他？”

“这林中地形复杂，树木丛生，申公豹对这里没有我熟悉，再加上雨势这么大，视线不清，我只要甩开他就行，带多了人反而麻烦，”姬发看向殷郊，一边分析一边安抚道，“你先同他们回去，我很快就追上你们。”

“那也不行！”不知何时，林中的风渐渐大了，殷郊急着反驳，情绪激动被风一呛，咳得越发厉害了，“咳咳咳——我陪你一起！”

“殷郊，你去西岐等我，”姬发看一眼风吹来的方向，耳边听着殷郊的咳嗽声，越发着急，知道申公豹估计是正赶来找他们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果断拿剑往拉马车的马背上狠狠一敲，“快走！”

马儿受了惊，撒腿就跑，车轮跟着转起来，殷郊在车里惊呼一声，姬发索性不去听，拽过身边百夫长的袖子，急匆匆叮嘱道：“保护好他！”

“姬发你——”殷郊被突然跑起来的马车吓了一跳，措手不及，反应过来了下意识就撑起身子要跳车，被身后的小宫女一把拽住：“太子殿下！我都能制住您了，您就别逞强了。”

“嘶——”就这么动一下，殷郊都感觉双膝发软，站也站不稳，确实是只能认命，干着急地扒拉着窗盯着姬发的背影看。风雨交加的，小宫女酝酿了半天，待车走得够远了，才轻声劝道：“殿下，您如今保护好自己，好好去西岐才是最要紧的，世子殿下连大王都能杀，一个大殿上表演身首分离就找不着头了的申公豹而已，您不必太过担心他了。”剩下半句话她想了想，还是忍住了没说：您看看您这满身是伤的样子，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吧。

殷郊一行人到西岐的时候，应当是傍晚了，这边不曾下雨，太阳的余晖暖洋洋地洒在房檐上，空气中弥漫着烹煮食物的香气，与朝歌凄风苦雨的景色截然不同。

仙丹快要失效了，那些被强压下去的疼又翻上来，殷郊几乎是被人架着下的马车。下了车，早有服侍的人在等着他，为首的侍女较为年长，上来帮忙搀着人，冷静道：“屋子已经准备好了，殿下先去休息，巫医也在候着了。”

“西伯侯和姜子牙他们都回来了吗？”殷郊疼得冷汗涔涔，讲话都打颤，却还是操心道，“没遇到什么危险吧。”

“他们都很好，”侍女轻声回答他，“您不必担心，去休息吧。”

“那我稍微休整一下，就去见西伯侯，”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殷郊，第一次来别人家，最好还是跟主人打个招呼，“不然我这灰头土脸的，也不像样子。”

侍女闻言，轻轻地笑起来，神色柔和了许多：“正是西伯侯让我们在这等着您的，他说了，您身体不适，等彻底好了去见他也不迟，还说让您把这里当自己家就可以。”

殷郊伤得比较重，主要是手上腿上的伤口没有好好处理，发炎了引起高烧，加上脖子被人用蛮力勒过，留下一道红得发紫的伤，都还不知道能不能完全消去。巫医给他重新清理包扎了伤口，草药敷的、吃的弄了一大堆，一时间屋里屋外忙上忙下，血水药水都倒了两盆。

现下殷郊比之前瘦了一圈都不止，脸色也惨白，只有肚子依旧圆滚滚地挺着，形成一种奇

妙的反差感，使他整个人看上去脆弱得一碰就会碎——好在肚子里的孩子依然没事，也许是上天眷顾，也许是殷寿终究留了一手，没对这个便宜孙子又打又踹，总之孩子是暂时保住了，只是接下来一个月殷郊也失去了活动的自由，被巫医命令要躺在床上好好养着，最好是少出去受风。

说好的躺在床上呢？待巫医走了，天也黑了，疲惫不堪的小宫女不敢放心地默默看向站在窗边远眺、怎么也不肯休息的殷郊，无奈地想，古人说涂山氏望穿秋水变成望夫石，诚不我欺。

好在姬发是舍不得让殷郊变石头，也舍不得让殷郊撑着病体等他太久的。月亮高悬、西岐城中只余虫儿鸣叫的时候，殷郊还在苦等，半点困意也没有，正想让看上去已经熬不住了的下人都先去休息，就忽然听得外面热闹起来。

小宫女看看殷郊骤然严肃起来的表情，机灵地上前去，给人系上披风，扶着人出了门。推开门，外面果然是人声大噪，殷郊抓住一个匆匆走过的侍卫，问是不是姬发回来了，怎么这么热闹？

“是，”那侍卫看上去很高兴，向殷郊行了个礼，语速飞快地回答道，“少主回来了，现下正在西伯侯处面见。”

“可有受伤？你可知道？”殷郊急得恨不得自己跑过去，“我去看看！”

“殿下别急，”侍卫赶紧拦住他，“我听说少主一切都好，没受什么伤，想来见过西伯侯就会往这边来了，巫医说您不宜到处走动，还是进去等吧。”

“是啊，”那位年长些的侍女也跟出来，“您在这儿站着，让世子殿下看到了，要责骂我们服侍不力的。”

殷郊向来是不太愿意看到别人因自己受罚的，闻言也只能遗憾地打消出去的念头，点头道：“那好吧。”

“您先睡下也可以，”侍女跟病恹恹的殷郊打商量，“世子殿下见到西伯侯，只怕有不少话要说，明早再见也是一样。”

“那不行，”殷郊反驳得很果断，“我也睡不着呀。”

就这么挑着烛火又等了一会儿，待到月亮被乌云遮住，门外终于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侍卫们齐刷刷地跪下去：“世子殿下。”

“起来吧，”姬发的声音听上去有点疲惫，“都先下去。”

门外的甲冑声逐渐远去，门被推开，晚风带着凉意吹进来，烛火闪烁间，殷郊终于切切实实地亲眼看到姬发好好地站在他面前——就像以往每个训练结束的夜晚，或者姬发巡逻结束偷偷来看他的深夜一样——可能是被西伯侯要求着去换过衣服了，姬发看上去一切都好，除了有点疲惫以外，并没什么伤。

殷郊看得入了神，连身边的侍女们什么时候退下去的也不知道，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姬发已经合上门走到他身边，像是怕碰碎什么似的，缓缓抬起手，握住殷郊的肩，把人看了又看，方才缓缓开口道：“我没事，还射瞎了申公豹一只左眼，够他受的了。”

“没受伤就好，”殷郊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如释重负地笑一笑，抬手摸摸姬发的脸，轻声道，“不愧是神射手，箭无虚发。”

“嗯。”昏黄烛光下，姬发目光灼灼地盯着笑意鲜活的殷郊，庆幸与激动涌上心头，几乎快要不知道自己在应什么。他小心翼翼地握住殷郊的手——虽然裹着纱布，但是确实是温热柔软的，鼻子一酸，忍着眼泪冲殷郊笑：“还好把你救回来了——吓死我了。”

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波折，终于回到家乡，目光所及是熟悉的风景、久违的亲人，以及自己放手一搏、竭尽全力救回来的心上人。远离了那些腥风血雨，姬发终于能够暂时卸下肩上的包袱，坦然地承认自己的后怕。

“没事没事，今天巫医来看了，说只要养伤就好，”殷郊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眼前的人，索性像小动物那样主动贴上去，空着的那只手虚虚环着姬发的背，“你好厉害，换成是我，只怕一见到父——殷寿，就要露馅。”

靠得够近了，殷郊说话的时候，温热的鼻息就扑在姬发耳朵上，清楚地昭示着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不是什么太完美的梦境——姬发终于忍不住，避开殷郊的伤处，小心翼翼地将人搂进怀里，深吸一口气，滚烫的一滴眼泪就落到怀中人的脖颈上，“对不起……以后一定保护好你。”



诶哟，好久没发糖了！

殷郊:hello?有人听我说话吗，听我说，天下共主不是我，你们找错人了——

## Chapter 20

### Chapter Summary

没有兄弟，也没有慈爱老父亲的殷郊，在西岐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本章有正太时期姬旦叔叔登场，除了名字以外，全——都是我的私设，请勿上升正主！请勿上升正主！

“殷郊已经睡了？”更深露重，姬发忙完手边事务回到自己府上，小心翼翼推开房门，解下披风，压低了声音问侍女，“今日吃得可好？”

侍女也是这里的老人了，看着世子殿下回自己屋子如同做贼一般小心翼翼，忍不住抿着嘴笑：“太子殿下今日用膳尚可，晚上说是要等殿下回来的，结果坐着坐着，又睡着了。”

“好，我知道了，”姬发点点头，把披风递给她，“先下去吧，晚间若有事再召你。”

侍女应了“是”，恭恭敬敬退下去，轻手轻脚地掩上了门。室内只留着一豆烛火，随着门合上带来的风轻轻摇了摇，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姬发在床边坐下，借着这点昏黄的光凝视殷郊熟睡中的脸。

距离他们逃出朝歌已经快半月了，殷郊总算是被养回来点肉，身上的皮肉伤也已经好得差不多，就是再怎么细心养护，脖子上也还是留了疤——这处皮肉细腻脆弱，被粗糙的麻绳反复勒过，倒刺扎进肉里，岂止是留印子，到现在殷郊还时不时咳两声，都是被这水牢一般的酷刑害的。

不过殷郊的脸色倒是明显地红润起来，有了点过去金尊玉贵的影子，睡觉也很老实，被子规规矩矩压在胸口，乖乖侧躺着，两只手还拢着肚子——这应该就是在地牢里养出来的习惯了。但噩梦是没再做了，心情也好了许多。

说起噩梦，殷郊刚来西岐的时候，晚上总睡不好，半夜时不时喘着粗气惊醒，几番下来，姬发已经十分熟练，闭着眼睛都能将人揽在怀里拍一拍，或者给人轻轻揉揉肚子捏捏腿，总之要让殷郊知道这不是在朝歌的地牢里，而是在安全的西岐。

偶尔，殷郊也不是做噩梦，是梦见姜王后，梦见小时候在母亲身边撒娇耍赖的日子，醒来后觉得空落落的，时不时还要哭一回。好在是姜文焕把姜王后唯一的遗物交给了殷郊，让殷郊还能睹物思人一番，再加上有老宫女时不时前来走动伺候——姬发心思缜密，当时逃离朝歌城，派人把小宫女带走的时候，叫人一同带上了老宫女，就是怕殷郊死里逃生以后太过思念姜王后，能见到姜王后身边的老人，起码还有个寄托。

除了做噩梦，殷郊白天也吃不好，本来就带着伤，如此一折腾，更是半点不见好转，偏偏这人还不安分，刚退了烧，就说要去见西伯侯。

守在殷郊身边给人任劳任怨换帕子，终于熬到人退烧的姬发试图阻止他这种风险极高的行为，结果被殷郊略带愠意地盯一眼：“那怎么行，一来，我是头回来西岐，不见西伯侯怎么说不过去；二来，我和你……”殷郊说着，指指自己的肚子，“总也得见你父亲一面吧。”将来孩子出生，还得请西伯侯起名呢，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了，不去拜访，总是不像话的。

姬发叹口气，知道自己的父亲只怕根本不在意这些，但更知道人最忌讳的就是和一个孕妇对着干，故此妥协道：“巫医说你要少出门，恰好明日父亲要来这里，到时候再见也是一样——让他知道我放你出去，只怕挨骂的又是我。”

这话倒是不假，但若是殷郊这么白着脸、行动不便地还要跑去见老人家，西伯侯只怕要以为自己儿子虐待了殷郊。

“嗯……”殷郊略微思索了一下，觉得姬发说得也确实有理，“那就明日再见，也不算太失礼。”

说到底，他是舍不得看姬发挨骂的。

“对了，”说到明日再见，姬发突然想起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明日我弟弟也要来。”

“弟弟？什么弟——”殷郊大惊失色，“不会是你说的，你离家的时候，还是个三岁小孩的那个弟弟吧？”

“正是，”姬发点点头，“那天一见，长大许多，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说起这个弟弟姬旦，倒也是巧了，姬发离家时他还是个小朋友，朝歌来要质子的时候，根本没把他算在名单里，只算了伯邑考和姬发两个人。这些年，姬旦也都是留在西岐，跟随父亲学习占卜之术，不像伯邑考协助父亲理政经常要露面，故此在遥远的朝歌就更没什么存在感了，也就只有和姬发关系最近的殷郊知道有这么一号人存在。

“第一次见，要不要准备什么见面礼？”殷郊想着，姬发的弟弟到底算是小辈，而且还是个少年人，“你弟弟可有什么喜欢的？”

他虽然是独生子，但也大概知道，十一二岁的小朋友，应当天性还是爱新奇事物的时候。

“这倒不必了，”谁料姬发摇了摇头，思索半天，委婉道，“我这个弟弟，同旁人不太一样，你见了就知道。”

不太一样？还能多不一样？殷郊想想自己见过的三只眼的、天上飞的、身高异于常人的——这弟弟总不至于比这还不一样吧。

第二天西伯侯果然来了，看着倒是精神头很好，就是殷郊一见他面上刺的字，就觉得愧疚得不得了，恨不得跪下去，被姬发一把拦住：“走路都不方便了，好端端的跪什么。”

“正是，”西伯侯含笑点点头，“不必多礼，发儿想尽办法将你救出来，从今以后便是一家人了，随意些便是了。”

“不是为这个，”殷郊吸吸鼻子，摇头道，“父——殷寿他实在是，残暴不仁，让您受苦了，还有您的长子，他……”

“殷寿确实残忍，”提起伯邑考，西伯侯面上的笑容隐下去，但语气依然温和，“只是我观你这一身伤，也是拜殷寿所赐，这么一看，咱们都是一样被殷寿所害，既如此，你又有什么好愧疚的呢？”他说着，走过来轻轻拍拍殷郊的肩，如同每一个寻常人家的慈父教导儿子一般地安抚道，“好好休息，莫要思虑太重。”

说来也奇怪，殷郊在父亲身边跟随这么多年，确是第一次在西伯侯这儿，感受到了没有任何目的性的、纯粹的、来自父辈的关爱。

“是，”不知是否因为孕期情绪太敏感，殷郊几乎有点哽咽，“多谢西伯侯关心。”

姬发捧着殷郊的脸给人擦眼泪，知道这人的心结，也只能小声哄他别哭。姬昌看他俩这副如胶似漆的模样，深感孩子大了，一边在心里将姬发殷郊的婚事提上日程，一边笑咪咪开口道：“不是我老人家非要打扰……只是还有一事，关于殷郊肚子里的孩子，你们可有提前起好名字？”

“还没有，”姬发坦诚道，“正打算请父亲帮忙拟定。”

“好，好好，”姬昌高兴得很，“既如此，我回去就拟定。今日来也没别的事，看看你们回来住得可还习惯，看过了，我也该回去了。姬发，记得明日跟我一同出去巡视。”

伯邑考去世，姬发就成了西伯侯年龄最大的儿子，加上他主导的逃离朝歌一役，谋划精密，英勇善战，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姬发以后就是西伯侯的接班人了。故此姬发回来后事务也逐渐繁重，他离家太久，落下的那些要一一补回来。

“是，”姬发点头，“有劳父亲跑一趟了。”

“看我的儿子，什么劳烦不劳烦的，”西伯侯摆摆手，只让姬发和殷郊送他到门口，“你弟弟来了，在外面等了半天，你们聊吧。”

于是殷郊就这么猝不及防地见到了传说中“与旁人不同”的弟弟姬旦——西伯侯离开后没多久，外面进来个文质彬彬的少年人，规规矩矩、一丝不苟地同他们见了礼：“兄长、太子殿下。”

声音听上去还是个少年、看着也还是个没长开的孩子，但这规矩的程度，和这文绉绉的气质——一度需要在殷寿登基大典前恶补礼仪的殷郊暗自在心里愧疚，觉得自己还不如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懂这些。

那边姬发已经在叫姬旦起来，不必这么客气。姬旦却声音清脆地回答他哥：“兄长，这是太子殿下第一回来西岐，也是我第一次见他，礼数自然要有的。”

殷郊这才反应过来，赶紧笑着同人打招呼：“久闻大名，听姬发提起过你，今日一见，果然是一表人才。”

“一表人才？”姬发扶着殷郊靠在榻上，“我是这么说的吗？”

这边殷郊还在暗中挣扎，觉得在弟弟面前这么歪在榻上多少不好，但被姬发一双铁铸似的手按着，根本反抗不了，就听得姬旦在一旁反驳道：“兄长你走的前一天早上闯了祸，还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顶罪，怎么会说我的好话呢？”

“有这种事？”姬发感受到殷郊停下挣扎，带点震惊与好笑移过来的目光，赶紧否认，“我不记得了。”

姬旦瞥到嫂子的脸色，也连忙心领神会道：“当时我年纪小，也可能是我记错了……可能是城东那家的哥哥干的，”他说着，看看殷郊要坐不坐的尴尬姿势，连忙行礼道，“太子殿下不必拘谨，我听说你身体不适，今日本也是我叨扰。”

行，殷郊本来也因为站久了腿酸，看这小客人不介意，也就不挣扎了，安分靠在榻上，又听得姬发说：“昨日让你去找雷震子，去了没有？”

“去了，同他说了，让他明日来，兄长交待的卜卦之事，也已经做好了。”

雷震子这个事情，是逃亡路上殷郊说想见他一眼，但是雷震子体型庞大，面貌又有些骇人，平日不大在城中出现，都在山中蹲着，昨日姬旦找了姜子牙，特意去寻了一趟雷震子，让他明日来一趟，刚好还有别的事情需要他帮忙。

但这卜卦之事又是什么？殷郊迷惑地看向姬发，一言不发，但问题已经写在脸上。

“是这样的，我先前不是说，姬旦同父亲学习占卜之术，”姬发同殷郊解释道，“如今他已经学有所成，父亲前些日子在修养身体，卜卦之事一概交给了姬旦。你腹中的孩子只怕不久就要临世，按照常理，也是要卜上一卦的。”

姬旦在一旁点头道：“便是兄长不说，也早卜好了。结果很好，兄长和太子殿下不要担心。”

”说到这里，他脸上终于出现点和年纪相符的好奇，“就是不知道，这是个侄子，还是侄女？”第一次当人家叔叔，他倒是有点紧张。

“到时候不就知道了，”姬发笑他，“小叔叔，到时还要劳驾你带小朋友出去玩，怎么样？”

“这是自然，”姬旦认真点点头，“我是叔叔嘛。”

殷郊靠在榻上看着他们兄弟俩，忍不住笑起来。西岐天气很好，阳光暖洋洋地透过窗户照在他们身上，让殷郊觉得十分安心。他来西岐这些日子，虽然有姬发相伴，但到底也只同姬发最亲密，至于其他的一切，风土人情，于他而言都是陌生的，偶尔也难免觉得失落。直到今日见了西伯侯和姬旦，被这两位姬发最亲密的家人善意接纳，才终于开始有了西岐从此就是家的归属感。

当然，第二天，殷郊也是如愿见到了雷震子——对方不好进屋，索性倒挂在房檐上，隔着窗子同殷郊对视。殷郊小时候就见过魔家四兄弟，因此完全不觉得害怕，反而凑上去认真同人打了个招呼：“原来你就是雷震子，久仰大名，那日城外的雷，真是响亮极了。”

雷震子愣了愣，也没想到这人居然不怕自己，半天才不好意思地挠挠后脑勺，对着殷郊露出个怪腼腆的笑。

—tbc—

还没排上号的姬诵获得重要buff:叔叔的爱。

姬发:给你三百块，改口管殷郊叫嫂子。

姬旦:哥，你们还没结婚，这不合周礼。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封神设定西伯侯只有两个儿子，但是西周不能咩有鸡蛋叔叔，不管了，作为私设！

## Chapter 21

### Chapter Summary

好久没开车了！来个孕期车！

殷郊又在做梦了，不过这次倒不是噩梦，细说起来还有点难以启齿。这次他梦到殷寿登基大典那一日，姜王后的寝宫里，自己伸腿踢踢姬发，说咱们好久没亲热了，不如……，结果被姬发义正辞严地拒绝，说大白天的，想什么呢。

梦境就到这里结束，殷郊带着点失落感睁开眼，适应了昏暗的光线，这才发现梦里的另一个主角，此刻就站在床边解衣服。

“姬发，”殷郊迷迷糊糊地喊，“你回来了，什么时候了？我怎么又睡着了……”

姬发解了衣服爬上床，把殷郊搂在怀里，愧疚道：“吵醒你了？以后晚上不必等我了，这些天事情多，忙起来也没个准数。”

“我下次会努力坚持不睡着的，”殷郊压根不理睬姬发的劝告，很熟练地、暖烘烘地往人怀里贴，“姬发，我方才做梦了。”

“梦到什么了？”姬发帮殷郊撩开挡住脸的几缕头发，随口问道，“腿还酸不酸，用不用我帮你按一按？”

“白天在屋里多走动了一会儿，反而不酸了，”殷郊回想起自己的梦，突然困意全无，眨眨眼，坦诚道，“不过你说得对，就是梦到这个。”

“什么？”姬发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说得对？”

“就是……你还记不记得殷寿登基那天，在母后宫里，”殷郊的声音诡异地小下去，可能是有点不好意思，“我就是梦到那一天了。”

“……原来是那天，”姬发顺着他的话回忆起当日的场景，心领神会地想起当时殷郊坦坦荡荡求欢的样子，搂着人的手紧了紧，故意问道，“梦到了，然后呢？”

“然后就……”殷郊脸上飞红，索性用大腿蹭一蹭姬发，犹犹豫豫地小声说，“现在也不是大白天，也不是刚怀上，巫医说可以行房，我……”他说不出口，动作倒是大胆得很，拉过姬发的手往自己两腿之间探，“距离咱们上次亲热，已经又过去许久了。”

姬发的手被殷郊温热的大腿根紧紧夹着，说不心猿意马当然是假的，他伸手探了探，隔着褰裤触到殷郊花穴，曲起指节挠了挠，果然听到殷郊敏感得不行的一声喘，然后就是放浪的请求——这人握着他的手腕，红着脸，用一双波光盈盈的眼睛望过来，央求道：“好不好嘛？”

姬发抽出手，捧着殷郊的脸，在人泪痣上落下一个吻，轻声道：“好好好，当然好。”

殷郊挺着肚子，没法躺着来，跪趴着也不行，只能光溜溜地坐在姬发大腿上。姬发搂着他，抬手顺着殷郊的背，数着人的脊骨一节节往下捏，捏得殷郊怕痒地边笑边躲，不一会儿就软了身子，两手环住姬发的肩颈，软绵绵地往人怀里靠。

姬发接住他，手也不闲着，继续往下探，落到殷郊屁股上，握住人挺翘的臀瓣大力揉了两把，动作之间牵扯得殷郊的花穴跟着开合，叫风一吹，已经敏感地湿了起来。殷郊就坐在姬发身上蹭，一边小声地喘，一边哼哼唧唧地催：“快点……好痒。”

姬发被蹭得火大，但也知道不能急，无可奈何地在殷郊屁股上轻轻拍一巴掌，拍得人又是一缩，这才移开手，用粗糙滚烫的掌心覆上殷郊隐约有了湿意的娇嫩花瓣，揉弄两下，手上的老茧就抵着殷郊敏感的阴蒂和花唇，刺激得殷郊一边哀哀叫唤，一边自己扭着腰迎合着姬发的动作，不一会儿就湿了个彻底，温暖丰沛的淫水滴滴答答地流下来，把姬发的手掌都打湿了大半。

“湿得这么快？”姬发一边问，一边用指尖去抠挖殷郊挺起来的阴蒂，感受着这人的花穴随着自己挑逗的动作一股股地喷水，忍不住笑着亲亲殷郊的侧脸，“是我平时疏忽了。”

“嗯……”殷郊感觉自己此时就像是撬开了壳的一枚蚌，腿心的软肉被人一手把玩着，跑

也跑不掉，只能任人施为，何况他也不想跑，“那你……啊——可得好好补偿我一下。”“太子殿下有令，怎敢不尊？”姬发觉得差不多了，抽出湿淋淋的手，指尖夹着暧昧的银丝，在殷郊唇瓣上抹了一把，留下暧昧的水痕。殷郊不明就里，懵懵懂懂地伸出红艳艳的舌尖，舔了舔嘴角的淫液，姬发看得呼吸一滞，示意殷郊微微抬起身子，扶着自己蓄势待发的粗大，对准殷郊已经贪吃得一张一合的花穴，径直顶了进去。

“啊——”终于如愿以偿地吃到日思夜想的东西，被填满的快感让殷郊忍不住发出了一声绵长的呻吟，花穴里也敏感至极地又流出一波丰沛的淫水，正得趣呢，姬发却埋在里面不动了，他捏捏殷郊的腰眼，坏心眼地逗弄道：“太子殿下，自己动一动怎么样？”

“我……”殷郊养尊处优惯了，经验也不足，哪里会这个，但穴里被填满的感觉实在太好，让他忍不住想要索取更多，看一眼姬发玩味的神色，殷郊也只能屈服于情欲，不甚熟练地扭着腰动起来，“唔……好胀……”动了没几下，这金尊玉贵的太子殿下就不乐意了，觉得腰也酸，腿也酸，只能委屈巴巴向姬发求助：“我不会，你帮帮我。”

姬发本就已经被殷郊笨手笨脚、不得章法的扭腰勾得快要忍不住——这人大着肚子，胸也鼓胀着，浑身湿淋淋的，花穴流着水，贪婪地吃着他的鸡巴，看上去放浪得不得了，此刻更是睁着一双写满了渴求的眼睛，泪汪汪地看着他，寻求他的帮助——这时候再忍就不是人，姬发奖励性地在殷郊嘴角亲一亲，一边夸人做得好，一边握住殷郊的腰，不打招呼地挺着胯大力抽送起来。

花穴被粗大硬物深入浅出地顶弄，殷郊觉得自己快要化成一滩春水，穴里流出来的淫水也许已经快要浸湿床单，弄得他身下和姬发腿上都是暖洋洋的一片湿意。伴随着快感而来的，是胸前越发明显的饱胀感，都不需要逗弄，殷郊胸口的两粒红豆就已经挺立起来，鲜红饱满地等着人玩弄。

姬发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着姿势的缘故，殷郊一对饱满的奶子就在他眼前晃，荡出春水一样的波，姬发张嘴含住殷郊的乳头，像小儿觅乳一样，拿舌尖舔一舔逗一逗，然后用力地吸吮起来。

殷郊被吸得尖叫一声，浪得自己都觉得有点羞愧，但被快感主宰的脑子想不了那么多，只觉得紧张又刺激——爽只是一方面，他隐约感觉，随着姬发的动作以及快感的累积，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胀痛的胸乳中流出来了似的。隐约的不安感使得他下意识搂紧了姬发的肩颈，这样就越发像一个哺乳的姿势，兼之他肚子还挺着，简直是骚得不像话——殷郊自己也觉得怪异又羞耻，花穴一阵紧缩，随着姬发碰到他敏感点上的一下，竟是尖叫着到达了高潮。

而随着高潮一起来临的，是胸前一紧再一松的畅快感——殷郊从剧烈的痉挛中回过神来，低头看一眼胸口，看到姬发吮吸的动作，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是流奶了，一瞬间羞得无地自容，搂着姬发的肩，眼圈一红，忍不住啜泣起来。

姬发安抚性地拍拍殷郊的背，含了一口奶，抬头吻上殷郊的唇，殷郊顺从地张开唇瓣，姬发就顺势把那口腥甜的奶渡过去，舌尖也跟着探过去，逼着殷郊吞下那口奶，才松开他，轻声安慰道：“哭什么，要做母亲了，怎么还哭起来了？”他伸手抹掉殷郊颊边的眼泪，一边哄着人不哭了，一边缓缓地顶胯，依旧硬挺着的下半身就继续温柔地在殷郊高热的花穴里抽送起来。

殷郊刚刚高潮过，阴茎还软着，花穴也比之前更加敏感，哪里经得起这样被玩弄？所以不一会儿就忘了害羞，依然低声啜泣着，只是哭声很快就被淫靡的啪啪声盖过去，隐隐约约，听不清楚了。

月上中天，殷郊已经是侧躺在床上，一条腿被姬发抬起来，门户大开地叫人操着，爽得魂都要飞了，到后来已经神智不清，连淫词浪语也逐渐不成调，上下失守，不仅下面发大水，脸上也是眼泪口水交杂着，一副被玩坏的样子。再到后来，快感太强，强得殷郊都觉得有些害怕了，只能下意识伸手护着自己的肚子，母性极强的样子，偏偏整个人又浪得不行，两相对比，简直色情得要命。

云收雨散，姬发抽出阴茎。殷郊的花穴被操得合不拢，淫水混着精液一股脑往外流，他却浑不在意，闭上眼就要睡觉，迷迷糊糊间听到姬发喊人去烧热水，过了一会儿又感觉有人在用温热的布巾擦拭自己的腿心。

困倦使殷郊大脑一片混沌，完全是下意识的，他握住给自己清理的那只手，哑着嗓子含糊道：“别擦了……”

姬发声音温柔，试图同他讲道理：“湿成这样，不擦干净多难受。”

“不擦，”殷郊迷糊着，好像完全忘了自己还有孕在身这个事实，“留着怀一个，不行吗？”  
“行，当然行，”姬发无奈地笑起来，摸摸殷郊的肚子，“那也不急这一会儿啊。”  
—tbc—

## Chapter 22

### Chapter Summary

前几天作者家里有事，加上二，几天没更，不好意思。

第二天早上殷郊醒得晚，睁开眼睛看看窗外，日头已经挂得老高，惠风和畅，又是个好天气。

姬发应当是早就起了，床榻的另一边空落落的，殷郊抱着被子毫无形象地滚了半圈，受限于孕肚，又乖乖平躺回去，发了会儿呆，还是老老实实爬起来，稍微拢了拢衣服，才喊人进来服侍。

侍女对这早睡晚起的准世子妃殿下已经是见怪不怪，殷郊却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主要是他一低头，看见自己脖子上到胸口遮不住的一片连绵的吻痕，一下子脸都红透了，接过侍女手里的衣服：“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侍女垂着眼，平静道：“殿下如今身怀有孕，行动不便，若是磕碰着了，世子殿下又该着急了。”

“……那行吧，”害羞的殷郊本来想争辩一句自己没那么脆弱，但是一想起姬发那紧张兮兮的样子，觉得还是算了，“早膳用什么？”

“世子殿下出门前已经嘱咐过了，”侍女恭敬答道，“说是您昨晚要求的，都备在那里。”好像确实有这么个事儿，殷郊仔细一回忆，想起自己昨天半梦半醒的时候确实有点饿了，在不讲道理地报菜名，姬发问他现在要不要吃，他又拒绝，说大晚上的吃了长胖，拽着姬发的手不让人走。

本来也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姬发真的都记住了——看着一桌子好吃的，殷郊有点感动地想，今晚一定要努力坚持不睡着了，等姬发回来再睡。

结果早饭用到一半，姜子牙来了，说是有事要和殷郊面谈。

非得都选在吃早饭的时候吗——又一次把脸颊塞得像小仓鼠，被迫停下吃饭的殷郊哀怨地召人来收拾，一边漱口一边偷偷抱怨，完全没有要反悔自己起晚了的意思。

“太子殿下看来恢复得不错，”姜子牙依然是笑眯眯的样子，“要我说，还是西岐阳光好，心情都好上许多。”

殷郊客气地点点头，一如既往的直来直去，不打哑谜：“多谢关心，当日在朝歌，还多亏了老先生相助。却不知您今日前来，有何贵干？”

本来他是与姜子牙极其不对付的，但时过境迁，西岐一家子都对姜子牙礼遇有加，他自然也学着客气起来。

“太子殿下既然问，那我就直说了，”姜子牙捋捋胡须，也不打算再拐弯抹角——虽然人间自有人间的客套法，但殷郊显然不吃那一套，“其实也没什么，想问问太子殿下，可有意愿回朝歌？”

殷郊闻言，颇为不解地皱起眉头，像是听到什么恐怖故事，直言道：“什么？回朝歌？回去做什么？”

莫要说什么故乡不故乡的话，母亲走了，自己也差点殒命在那里，三岁小孩都知道，如果一个家只剩下看不惯自己的父亲和继母，那也算不得什么家。更何况连父亲也死了，就更没什么好说的，难不成回去面对着一群根本不熟的堂叔伯，互相客套吗。

“唉，今日传来的消息，许是狐妖相助，那本该入土的殷寿竟然又活了，”姜子牙摇头叹息，表情沉重，“如今局势紧张，殷寿定不会放过西岐，为今之计，只有应战。”

“殷寿活了？”殷郊捕捉到话里的关键词，惊讶得差点跳起来，“怎么会……”他细细想着这件事，不由得百感交集——该说不说，那毕竟是自己的父亲，虽然殷寿死的时候他并没多悲伤，但听说人活了，还真是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不过一想起母亲，心里又只剩下咬牙切齿的恨——但眼下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按照殷寿睚眦必报的性格，以及几近疯狂的行事作



风，只怕——“那姜文焕，还有鄂顺，恐怕都要被牵扯进来了。”

“正是，”姜子牙严肃道，“不过这些都在计划之中，便是殷寿没有死而复生，闻仲闻太师回朝，也定要来算这笔账，再说殷商还有许多王室贵族，当时或许没反应过来，但面对王位空悬的情况，一定也会推人上位，然后集结兵力，讨伐诸侯。”

自从决定逃离朝歌开始，其实便是走上了一条崎岖至极的不归路，这点殷郊也心知肚明，所以他点点头，肯定道：“说得也是——但是这同我回不回朝歌，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便是关键所在，”姜子牙取下腰间不离身的小竹筒，“你是殷寿唯一的儿子，若是有人要代替殷寿坐这个王位，你便是第一选择。如今西岐有伯邑考被杀、西伯侯被囚之仇，举兵同殷商相抗已是板上钉钉之事，但若是要攻入朝歌城，将殷寿拉下王位，拥立新王，开榜封神解除天下浩劫……却需要太子殿下你。”

只有这样，才能最好地堵住殷商贵族之口，以免再生事端。

“太子殿下，我观你心性纯良，若是当上天下共主，一定可以解救苍生于苦难之中，”见殷郊若有所思，姜子牙趁热打铁，“再也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

“不，”谁料殷郊听了这番话，竟下意识摇摇头，直言反驳道，“我不是最合适的……成为天下共主，不是心性纯良就行。我的父亲一生做了许多错事，但他说的有一句话我觉得没错，他说我没有帝王心术，这却是真的。其实我出生在王室，从小接触的这些东西也不算少，但总也不愿意去琢磨，总觉得有话就说才是最好的，故此永远学不会隐忍，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甚至在质子营待了这么久，手握鬼侯剑，但心里总把大伙都当好兄弟，从没想着认真去命令谁，结果最后迫不及待要杀我的，反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崇应彪，”说到这里，殷郊苦笑一声，“从小我就只想为父亲排忧解难，做他的一把刀，却从没想过去争什么位置，要我做天下共主，确实是不适合。”

姜子牙闻言，低下头一思忖，觉得倒也有道理——手握鬼侯剑，殷寿的意思，或许是想要殷郊成为质子营的小领袖，但实际来看，质子营的势力依照四大伯侯而划分，真正属于殷郊本人的势力几乎没有，西岐的人愿意帮衬着，也是看在姬发的面子上。以至于殷寿当上商王，立时囚禁了王后与东伯侯姜桓楚以后，殷郊作为太子，竟然真的毫无个人势力。

当然这也说明，殷郊确实心性单纯，对权利压根没兴趣。

“这，也是可以慢慢来的，”犹豫了一下，姜子牙还是努力道，“也不急这一时。”

“这只是其一，”殷郊轻轻地笑起来，无奈道，“其二，以我的私心，我并不愿意去做什么商王……当然，殷寿是必须讨伐的，但是新王并不非得是我……”看着姜子牙欲言又止的表情，殷郊抬手将姜子牙呈着的竹筒推回去，“不是为别的，只是那王座对我来说，已经太过沉重了，我本来就对它毫无兴趣，而如今坐在上面的人，逼死我的母亲，给我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枉顾亲情要杀我——这让我半夜想起来，都觉得寒毛直竖。”

原本在他心里和谐美满、父母恩爱的家庭，因为一场王位的交替，突然变得鲜血淋漓、七零八落，潜藏在平静湖面下的野心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张牙舞爪，差点吞噬了他的一切。朝歌城——每每回想起此处，殷郊脑海里首先出现的，永远是母亲院子里的花树，花朵云雾一般地簇着，长久地盛开在他回不去的记忆里。

杀死殷寿和妲己替母亲报仇，是他最想做的事，但做完这一切，他只想长久地远离权力纷争。

姜子牙叹口气，将竹筒系回腰间，暗自思索——作为曾经在凡世游走，后来又在昆仑做仙人的老人家，他自认见过人世不少悲欢离合，因此也分外理解殷郊的恨意和悲伤：“太子殿下下的想法，我可以理解。只是若真的成功讨伐殷寿，那到时王位必不可能空悬。你方才说，新王不必是你，想来太子殿下心中已有更合适的人选了？”

“自然，”殷郊毫不犹豫地点点，头，“其实这个更合适的人选，你我都心知肚明，”他说着，认真地看向姜子牙，眼底是一片澄澈的坦然，“是姬发，他才是最合适的天下共主。他身上有西伯侯与伯邑考教出来的仁义，也有要成大事所必备的隐忍、计谋与果决。你看逃离朝歌这么大的事情，他都能策划得很好，更别提姜文焕和鄂顺，其实已经是同姬发结盟。而且西岐一向名望颇高，放眼天下，若真要起事，再没有人比姬发更适合做未来的天下共主，由他来带兵讨伐殷寿，将旧王取而代之，是最好的。”

姬发——确实，正如殷郊所说，这个人选，其实姜子牙也心知肚明，只是一直不好明说，如今由殷郊先说出来，他反倒可以大胆问了：“如此……只是，太子殿下不会介意吗？”

“介意？”殷郊皱皱鼻子，忍不住笑起来，“有什么好介意的？于私不必多说，于公，天下百姓受苦已久，需要姬发这样的人来带他们结束苦难。”

正如当时姬发扔了封神榜以后他们的争吵一般，那时殷郊说，天下百姓怎么办，父王怎么办？其实殷郊一直没变，他从来不太在意权利在不在自己手中，但确实在意别人的生死。

“太子殿下高义，”姜子牙拱手一拜，诚恳道，“只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西岐若要推翻商王统治并取而代之……却是需要个更充分的理由，不然殷商的那些贵族……怕是……”

“有什么怕是的，这还不简单？”不等姜子牙说完，殷郊笑咪咪将人扶起，轻松道，“我嫁给姬发，他不就名正言顺了？”

“……这，”姜子牙闻言，怔愣一瞬，喃喃道，“也确实有道理……”

反正，这也确实是板上钉钉的事，毕竟估计再过不久，殷郊肚子里的孩子就要临世了，还分什么你我？就是没想到殷郊居然这么坦然，看来这有话直说的习惯，果然是没变。

“那我再与西伯侯和世子殿下商量一下，”该说的话说过了，姜子牙自觉叨扰许久，也准备离开，“太子殿下好好休息。”

“我自己同姬发商量吧，”殷郊客气地将姜子牙送到门口，诚恳地提要求，“我夸他这么多句呢，总不能让你全转述了去，我亲自夸，不行么？”

—tbc—

姜子牙，你是来催婚的吧？

## Chapter 23

午膳还没用，姬发急匆匆地赶回来了，还不等殷郊开口，就紧张兮兮地先问起来：“殷寿的事情，姜子牙同你说了？我叫他先不急的——”

“这有什么呀，”殷郊不紧不慢地看着人布菜，“总要知道的，难不成还瞒着我一个？”

“我不是那个意思，”姬发焦急辩解道，“本打算晚上回来同你说，谁知道姜子牙自己先来了，你……”他仔细打量殷郊的表情，“你还好吧？”

殷郊拉拉他的袖子示意人坐，神色如常道：“别那么紧张，我没事的，”说完看一眼姬发严肃的脸色，忍不住笑起来，“真的没事，你也别怪姜子牙，他来找我也不是特意为了说这个。”

“我怕你紧张，”姬发皱着眉头，“之前你做了那么多噩梦……”

他们二人从小就认识，姬发是最知道殷郊有多崇拜殷寿的，所以也最清楚殷寿的翻脸不认人给殷郊造成了多大的打击。

他们从朝歌逃出来，殷郊又是养伤又是做噩梦地折腾了许久，好不容易才住惯了，万一突然听到这个消息，一个心情波动又不吃饭不睡觉了怎么办？所以他中午才急匆匆地赶回来，看到人正常传膳，才稍稍放下点心，但又怕这是殷郊装出来骗他的假象，横竖没法安心。再加上，出于纯粹的私心，他还担心，若是殷郊心中仍对殷寿抱有父子之情的期许，将来叫殷寿几句话又骗走了怎么办？虽然他对殷寿说过“殷郊本来就是我的人”，但殷郊毕竟是能主动提出替父祭天的人，万一呢？

“不是有人说，以后一定保护好我？那我还紧张什么？”殷郊不知道姬发在想什么，不甚在意地用起膳来——早饭吃到一半被打断，现在他快饿死了，“这个鲜鱼羹好吃，你也尝尝，我之前在朝歌吃过一次母后做的，突然馋了吩咐下去，没想到这边做出来的味道也差不多。”

姬发看着怼到脸上的勺子，在殷郊期待的目光下尝了一口，因为心事太多，其实没品出什么味道，但照样点头附和道：“确实不错。”他看看殷郊因为这吃食而明显高兴起来的神色，心下一紧，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最担心的问题：“殷郊，你……想不想回朝歌？”

“哈？”殷郊吓得勺子都差点掉了，他放下手里的东西，稳了稳心神，开始疑惑今天的人一个个都是怎么了，为什么老问这么恐怖的问题？但他也没想那么多，粗略一思索，以为姬发要说那个计划的事情，摆摆手坦然道，“我知道了，你是说当时逃离朝歌前你们制定的计划是不是？今天姜子牙找我，也是来说这个，我已经想好了，就算真的再次杀了殷寿，我也不会去接替他的王位。”

“可你是太子，”姬发一把握紧殷郊的手，“论理……”

“姬发，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你也知道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殷郊摇摇头，“殷寿该杀，天下也确实需要一个新的王，只是这个新王不会是我……要做王，要果决有魄力，同时有一颗仁爱之心，所以，哪怕不掺杂任何私心——”他抬眼看向姬发，真挚地、期待地笑起来，漂亮的眼睛亮闪闪地倒映着太阳的光，“我也觉得，你才是最合适的天下共主。”

“我？”姬发瞪大了眼睛，“可是——”

“殷商贵族的事情，姜子牙也同我说了，这个不必担心，”殷郊不等他说完，笑眯眯地晃晃两个人交握的手，暂时地抽身离去，不一会儿就取了鬼侯剑回来，重新跪坐在已经有些怔愣的姬发面前，“本来我们早就算是一家人了，也不知道算不算多余，但是——”他把鬼侯剑往姬发面前一递，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地歪歪头，笑得酒窝都露出来，眨巴着眼睛，诚恳问道，“以鬼侯剑为证，世子殿下，什么时候把我娶回家？”

——哪怕是再完美的梦境，也比不上现在这一刻。姬发被殷郊的笑容晃晕了眼睛，深呼吸了几回，几乎是没反应过来，心里全是幻想成真的紧张与害怕，把本该存在的喜悦都挤到了一边去——殷郊也许不知道，但姬发喜欢上殷郊的时间点，远早于殷郊开窍之前，所以那些藏在“朋友”伪装下的真心，与借着“保护太子殿下”之名，默默把殷郊同他人隔开的举动，最终汇成了他心里那点黑暗面中名为“占有欲”的东西，而如今殷郊亲口说的每一个字，简直都是超越梦境一般的美好，但同时也让他心里那点黑暗面，又不可避免地倾泻出来——姬发没笑也没庆祝，反而是死死握住殷郊的手腕，眼睛黑沉沉的：“殷郊，你真的想好了？”

“当然，”殷郊坦然地点点头，“很早之前就想好了……不然我怎么会跟你来西岐呢？”他看看

姬发像要吃人的表情，倒是没有半点不适应，反而调笑道，“怎么了，想反悔呀？”  
“当然不会！”姬发心里那点阴云被殷郊举重若轻地拨开，眉头终于展开来，他垂下眼睑，藏起眼角那点过于激动的湿意，抬手搭上鬼侯剑的剑鞘，“你真的愿意……那等孩子出生，咱们就成亲。”

“唉，”殷郊毫不意外地得了承诺，不在意地把剑往姬发手里一放，眼睛弯弯，故意叹气，“我都没有娘家人了，什么都交给你了——你要是对我不好，我可就只能去跳河了。”

“那我叫姜文焕在下游捞你。”姬发把剑又放回殷郊身侧，笑意盈盈地给人切烤肉——其实有关婚事，姬昌同他已经商量了许久了，本来殷郊不提，也打算等老大出生就成亲的，但如今殷郊主动提了，他真是比什么时候都开心，“就能吃这一点点，吃多了不好。”

“怎么要姜文焕捞？”殷郊反问，“你自己呢？”

“可能跟着你跳下去了，”姬发一脸无辜，“姜文焕一捞捞两个，很辛苦，我还是尽量让你不受委屈，这样对大家都好，怎么样？”

“行吧，”殷郊略作思索，“那我明天要去山上摘野果。”

刚刚还在许诺的姬发立刻摇头：“这个不行，想吃我去给你摘。”

“唉……”殷郊缓缓叹口气，轻轻拍拍自己圆滚滚的肚子，“快，快出来，我要去爬树，还要去下河捉鱼，还要去野外烤兔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殷郊这一催起作用了，总之又过了几日，这天下午，殷郊午睡一起来就觉得哪儿都不对，小腹隐隐的坠着疼。他隐约察觉到这预示着什么，但考虑到姬发政务繁忙，也什么都没说，在屋子里窝了一下午，晚上还十分自然地传了膳，甚至比往常多吃了点保存体力。

到了晚上姬发回来，殷郊主动提出来，说要去外面走走透透气——这一天不仅难受，还莫名其妙的烦，再闷在屋子里，他感觉自己先要焦躁了。

姬发本来认真遵守着巫医的叮嘱，但看殷郊身体恢复得不错，再想想人一天闷在屋里也确实无趣，这才给人系上披风，领口掩得严严实实，小心翼翼地打算带人出门。结果说巧也巧，刚推开门，就看到外面小宫女带了一群人忙忙碌碌地经过——小宫女现在已经是女官，手下带着一大群人，早就不是当年抱着酒瑟瑟发抖的小姑娘了。

“这是做什么去？”出来放风，殷郊心情好了些，颇有闲心地问，“大晚上的这么多人。”

“这是例行公务——殿下您的产房之前就布置好了，如今每日都要检查三次，这都是世子殿下吩咐的，”小宫女讲话依旧机灵又利索，“养母给您缝了两个枕头，说是当年姜王后产房里也放了个，要我赶紧放过去，刚好一起带上。”

“有心了，”提起姜王后，殷郊有点感慨——若是母亲还在，也许这枕头就是母亲亲手给他缝的，只可惜……逝者已矣，殷郊自知不能太过悲伤，所以最终也只是眨眨眼睛，轻声道，“辛苦你们了。”

亲人的离去总是让人最难释怀，姬发知道殷郊必定要难过，搂着人的手紧了紧，不动声色地岔开话题：“天色已晚，快去吧，再晚了不好走，这些日子辛苦你们，之后通通有赏。”

“是。”小宫女四平八稳地应了，带着人打算离开，恰巧这时一阵风吹过，跟在她身后的一个年岁不算大的小姑娘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什么，手一抖，手中捧着的一大把用来焚烧驱邪的草药随之晃了晃，大有倾倒的架势。殷郊站得近，好心帮忙扶一把，结果这一伸手，简直像是牵动了什么关窍，小腹的隐痛突然明显了一瞬，腿间跟着一热，殷郊呻吟一声，下意识捂住肚子。姬发眼疾手快将殷郊揽在怀里，借着披风的遮掩往人两腿间一摸，摸到一点湿滑，心里立刻有了谱，赶紧把人打横抱起来，向身边人急切地吩咐道：“快去请巫医和产婆。”

—tbc—

长公主:我终于要出生啦！

## Chapter 24

### Chapter Summary

警告:本章主题就是殷郊生崽，疼疼的，但是作者不是写实派，会有不合常理的地方，请谅解！

殷郊小的时候，曾经被殷寿赶鸭子上架地逼上马背，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闪电，殷寿说，驯服了它，从此闪电就是你的马。

但一个半大孩子能有多大力气？闪电初时可不像现在温和，马蹄子一蹶，直接把紧张兮兮的殷郊摔地上，还不忘补一脚，正中准心踢中殷郊的小腹，疼得殷郊脸色都白了。

——但那次也没有现在疼，殷郊不合时宜地想，太疼了，而且这种疼还不是持续性的，是一阵一阵的，短暂喘息之后又是钝感的胀痛，几番下来，很快就折磨得殷郊额头开始冒冷汗了，散乱的头发湿哒哒地黏在脸侧——他也是上过战场受过伤的人，忍痛能力比一般人要强些，如今也照样觉得难捱。

更难捱的是，那位看上去就经验十足的产婆不慌不忙地告诉他，这才刚刚开始，还得疼上一阵子，一个时辰都算快的，要他心平气和，不要浪费力气。

心平气和？殷郊脑子里浮现出殷寿拿来训人的“未战先怯”四个大字，这下就算殷寿拿鞭子等着，他也要怯一怯了，太疼了，疼得他想蜷成一个团躲起来，但又要被迫躺好，这胀痛感还没法缓解，除非把孩子生下来——一两个时辰在平日里看来寻常，如今却是一刻也难熬，不过一会儿功夫，殷郊手底下的床单都叫他抓得皱巴巴的了。

对于殷郊现在这个难受的情况，其实大家早有准备：一是殷郊的产道本就要比女性的狭窄一些，又是生头胎，二就是殷郊怀孕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头，身体到底略有亏损。殷郊自己也提前想过这事儿，但真到了这一刻，也没预料到会难受成这样。产婆要他保存体力，他就努力忍着不叫唤，实在难受得紧了，就从咬紧的牙关里逸出两声呻吟——主要是屏风外面，姬发带着巫医在等，他不想喊得太凄惨，以免让姬发担心。

说起姬发——把殷郊抱进产房后，他就赖着不肯走了，非要守在床边。产婆和巫医都说这不合规矩，劝他离开，他握着殷郊的手就是不走，下人们也就不敢再劝了。

殷郊本来也舍不得他离开的，拽着人的手握紧了又松开，疼得只顾得上一阵阵喘气。姬发看了心疼得要命，却也帮不上太多忙，只能频繁地帮殷郊拭去额头上的汗——其实他也紧张，但不能在殷郊面前表现出来，只能一言不发地陪着。

最后还是殷郊要他出去的——主要是殷郊疼得迷迷糊糊的脑子一想，觉得这样子未免有点狼狈，加上外面虽然没人大声说话，但脚步声络绎不绝，除了安排下去烧水的备吃食的，还有小宫女几次三番地进来悄悄汇报。殷郊也不是疼得失去了思考能力，略一思索就知道，自己这消息怕是已经传遍了半个西岐，如今姬发是铁打的世子，那这就是头等大事，外间恐怕还有事等着姬发去应付，且不说别的，天一亮，只怕陆陆续续就有贺礼送来。

正想着这些，恰好外间就传来个略显苍老的温柔女声：“发儿？如今怎么样了？”

“诶诶诶，”殷郊在阵痛的间隙晃晃不愿离开的姬发的手，“好像是你母亲，快出去迎接。”这位西伯侯的夫人，因为痛失长子，得了一场大病，故此殷郊来西岐后，也只见过她一次，此后便不好再去打扰。好在这位母亲也如同西岐的其他人一般和蔼可亲，言谈之间并未对殷郊有任何偏见或敌视，如今殷郊要生产了，她在病中竟也赶了过来。

“世子殿下，太子殿下听得没错，”小宫女机敏地躬身回禀，“确实是夫人来了。”

母亲生着病来探望，确实不好不迎接，但是——姬发看一眼躺在那儿面色苍白的殷郊，连起身的意思也没有。

“快去，”殷郊皱起眉头小声地催，“你留在这儿，我还更怕疼。”

这句也是实话，其实殷郊也是质子营里摸爬滚打长大的，从小到大被殷寿打的次数也不少，本来受些伤也不当回事的，偏偏每次见到姬发就要变得娇气些，譬如前些日子养伤，

本来好好的，看见姬发就难免苦着脸，说这里那里不舒服。

“正是呢，”一旁候着的产婆也帮腔，“世子殿下，产房里有我们看着，您只管安心，再者人多了也不好，万一这里头临时需要些什么，还得您去张罗呢。”

“快去吧，”殷郊看着姬发依然犹豫的脸色和不愿松开的手，主动试图把手抽回来，“放心吧，我没事——”正说着，小腹处又是一阵重锤敲打一般的胀痛，殷郊深吸一口气忍下去，努力挤出个笑，“之前都被关进地牢了也没出意外，怎么这会子反倒这么不信我？”

产婆也跟着帮腔：“世子殿下，您放心好了，现如今一切正常，若有事……”话还没说完，正迎上姬发扫过来的不悦目光，连忙改口，“太子殿下是有福之人，必定顺顺利利，您在外头等我们的好消息就行。”

好说歹说，做足了保证，才终于把姬发劝了出去。

然后殷郊就不太知道外面在说什么了，声音在他耳朵里模糊起来，只有痛感依然是清楚的，他下意识揪着身边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床单、帐子、被单，企图缓解一下疼痛，甚至开始掐自己的大腿，想要以毒攻毒，却也是徒劳。产婆把老宫女准备的枕头递给他搂着，他空荡荡的胳膊才终于找到了点依靠，疼得迷迷糊糊的，就开始想念母后，吸吸鼻子把脸埋到枕头里，很小声地唤母亲。

也不知道母后若是听到了会作何感想？殷郊喘着粗气呼吸着枕头上太阳晒过的暖洋洋的气味，眼角有点湿润地想象着，说不定母后会笑着说一句郊儿受苦了，但是要做母亲了，真了不起。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他还能躺在这早就布置好的产房里，他也觉得自己真了不起。

好吧，姬发也很了不起。

接下来，殷郊连想这些事情的力气都快没了——汗水湿透了衣服，又打湿了床单，耳边的声音越发遥远，像被大雾隔开了似的，殷郊全神贯注于自己疼成一片的下半身，连姬发什么时候又进来了都不知道。

“殷郊？殷郊？”耳边的雾气被熟悉的声音破开，殷郊的神智一瞬间被拉回吵吵闹闹的现实世界，他眨眨眼睛，有点迷茫地看向身边的人：“姬发？你怎么来了？”

“我不放心，在外间等不下去，所以还是进来了，”姬发拨开快被殷郊咬进嘴里的一缕头发，宽慰道，“别担心，外面的事情有人处理，我只需要陪着你就行。”

“行，”殷郊有点依恋地把脸往姬发手心里靠一靠，也不再扭捏，“那你陪着我吧。”

产婆在旁边算着时间，然后很有经验地往殷郊腰腿处隔着的被单下一看，略一揣摩，转身低声吩咐人再去多烧热水。姬发余光瞟了一眼产婆的动作，温柔地摸一摸殷郊的脸，再替人把脸颊两侧纷乱的头发拨开些：“折腾了这么久，饿了没有？给你准备了参汤，要不要用一点？”

“不用，”殷郊忍着疼摇摇头，“我不饿，但是好疼啊。”

“对不起，”姬发哪里听得了这个，深埋在心里的愧疚感一下子涌出来，“都是我……”

“说什么呢，又说这个，”殷郊费力地抬手在姬发胳膊上轻轻一拍，皱眉道，“都说了，是我自己愿意的，”他顺势掐掐姬发的手臂，“不如这样，要赔罪，把你的手拿来给我咬一下，咱们一起疼，怎么样？”

这有什么不行的？姬发闻言，立刻把空着的那只手递到殷郊嘴边，一言不发，意思却很明显：随便咬，有多疼就咬多大力气。

“噗，逗你的，”殷郊终于没忍住，轻轻笑起来，“你当是打完冀州之战那次呀？”

那天晚上，殷郊怕自己喊得太大声被人发现的时候，姬发也是说，你咬我，我不怕。

“快了，”姬发替殷郊擦掉额角的汗，再看一眼产婆们越发忙碌的动作，用母亲刚刚教授的知识判断道，“应该不用多久了。”

西伯侯夫人的经验果然很实用，随着疼痛愈发剧烈，产婆的话也多了起来，两手牢牢掰着殷郊的腿，一叠声地催促他现在可以用力了。

殷郊握着姬发的手，果然懒得再忍着声音，一边疼痛不已地哀哀叫着，一边调整呼吸随着产婆的指示用力，委屈得眼泪滴滴答答掉，但到底还是很配合，哪怕此时的疼痛比之前剧烈许多，也还是把产婆的每一句话都听了进去，甚至还能控制住自己没咬姬发的手——就这样不知又过了多久，终于，在一声短促急切的呻吟过后，产房里被婴儿嘹亮的啼哭声填满，随之而来的是产婆喜气洋洋的祝贺声：“恭喜二位殿下，是个女孩儿！”

“是女孩儿，”殷郊没什么力气地躺着，虚弱地笑起来，看看姬发听到消息后也不曾移开眼神的紧张样子，忍不住张嘴在姬发手上轻轻咬了一下，算走个过场，企图把这梦游一样的

人叫醒，“听到没？”

“听到了，”姬发认真点点头，眉目间却还带着点担忧，看一眼在给殷郊检查身体的产婆，忧心忡忡道，“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难受？”

殷郊累得说话都有点费力，轻轻摇头，转眼看向一旁抱着孩子拍拍哄哄的侍女，侍女心领神会，立刻小步走上前来。姬发接过孩子，小心翼翼搂在怀里，微微俯身，方便殷郊看：“现在好像看不出来像谁……希望像你。”

殷郊仔细打量一眼刚出生的女儿，忍不住笑着抬手戳戳小婴儿的脸蛋，轻声道：“就是你折腾我这么久呀……皱巴巴的，怎么一点儿也不好看？”

小婴儿闭着眼，听不懂亲爹亲妈的话，只知道饿，小嘴一张，寻到嘴边殷郊的手指头，含住就开始吮吸起来，倒是神奇地止住了哭。

“……这是饿了？”殷郊愣了一瞬，眨眨眼睛才反应过来，有点懵懂地发问。

“正是呢，”一旁的产婆检查过殷郊的情况，确认过一切平安，“太子殿下一切都好。”

“没事就好，”姬发心里的大石头总算完全落地，轻轻帮殷郊把手指头抽出来，把孩子递给一旁等着的侍女，果断吩咐道，“抱下去喂奶，让殷郊好好休息。”

侍女上来接走孩子，殷郊这边还在挣扎：“诶，我也可以喂。”

“但你得先休息，”姬发给殷郊擦干净脸上的汗，又帮人剥掉身上被汗浸湿的衣服，给换上干净的衣裳，“睡吧，其他事情有我看着呢。”

“姬曦，”殷郊默默念叨着早就起好的女儿的名字——曦这个字寓意很好，是明亮的意思，欣慰道，“终于等到你了。”

就好像经历了那么多乌云密布、大雨滂沱的日子，终于迎来了明亮的天光。

“辛苦你了，”一切尘埃落定，姬发俯身在殷郊额头上亲一亲，起身时对上人戏谑的目光，心领神会地笑起来，“放心，已经着人传信给姜文焕和鄂顺了——尤其是姜文焕这个表舅，我让杨戬想办法用术法传的。”

—tbc—

表舅，红包拿来

写到这里再去回顾眉间心上的第一章第二章，突然很感慨，怎么就写了这么多了！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小伙伴喜欢！还会继续写下去的，容作者构思一下！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祝全天下的妈咪身体健康，事事顺心！

## Chapter 25

### Chapter Summary

哺乳期饭这不就来了

几天下来，姬曦已经摆脱了最初皱巴巴的样子，变得白嫩嫩胖乎乎的，不哭不闹的时候就躺在摇篮里，睁着一双遗传自殷郊的漂亮大眼睛，眼珠子滴溜溜地转，四下打量身边的环境，有人来逗她，她就咧着嘴笑，白萝卜一样的小腿踢踢踹踹，可爱得不行。也难怪西岐上上下下都喜欢她，特别是姬发，小心翼翼地捏一下女儿的鼻子，喜滋滋地宣布自家女儿的大眼睛高鼻梁简直和殷郊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特别好看。

也不知道重点是不是为了夸殷郊长得漂亮，反正姬曦目前是听不懂她爹在说什么的，但不管怎么样，西岐世子殿下希望女儿长得像殷郊的愿望实现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但如此这般的可爱乖巧，都只发生在姬曦吃饱喝足、安安静静的时候，其他时候则不然了。

如同每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一样，姬曦奉行用哭声表达诉求的基本原则，尤其是饿了的时候，简直是嚎得撕心裂肺，明明一个时辰前方才结束了一顿饱餐，但哭起来简直听得人心碎，就像是再晚一秒就会饿出个好歹来一般。

本来殷郊是不需要自己亲自去喂奶的，奶娘是早就请好了，甚至是请了好几位轮换，衣食住行根本不需要殷郊操半点心，他只需要顾好自己，好好恢复就行。但他想了想又觉得有点好奇，毕竟是第一次给人当妈，奶孩子到底是什么感觉，他也很想知道——冒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正把姬曦抱在怀里逗，这会子姬曦刚刚吃饱喝足，胖嘟嘟的小脸上展出个天真无害的笑来，看得殷郊十分心软，也就直接导致过阵子奶妈来抱孩子的时候，殷郊被这份可爱迷惑得撂下豪言壮语：“不用了，我来吧。”

“太子殿下，这...”奶娘面露迟疑，“世子殿下吩咐过，说这些事情您无需挂心，好好休养即可。”

“我已经休息得很好啦，”殷郊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女儿，小家伙手指头很有力气，正紧紧揪着殷郊的衣襟，皱着眉头，一副不愿意被抱走的样子，看得殷郊忍不住笑起来，“总得让我试试吧？”

“可是...”奶娘有点犹豫，拿不定主意。一边站着伺候的小宫女笑着替她解围：“太子殿下想试试也无妨，小殿下横竖也听话。”

能有什么关系，就算是世子殿下下过命令了，太子殿下突发奇想违背一下，也没什么大问题。

“是。”奶娘见有管事的人发了话，也不再迟疑了，应了一声打算退下，却被殷郊叫住，这位新晋的年轻母亲、金尊玉贵的太子殿下坐在床边，用那双确实和小殿下如出一辙的漂亮眼睛看向她，天真又坦率地发问：“我不会，能不能教教我？”

年纪稍长的奶娘想起来之前听说的这位殷商太子殿下的故事，想着对方早早的没了母亲，确实不知道该向谁去学这个，心中顿时涌起一阵怜爱之情，恰巧此时姬曦开始呜呜咽咽地吵起来，殷郊手忙脚乱，抱着女儿轻轻拍着哄，面上写满了求助，奶妈赶紧点点头，忙不迭迎上去帮忙：“诶，殿下别慌，慢慢来。”

姬曦有吃的时候就乖，第一次被殷郊抱着喂奶也没半点不适应，可能还觉得跟这位更熟悉，高高兴兴地狼吞虎咽了一阵子，头一撇手一推，咂吧咂吧嘴就要睡觉。殷郊想起奶娘说的，要给小孩子拍奶隔，连擦一擦也顾不上，手忙脚乱地抱着女儿站起来兜圈圈，手在小孩子软乎乎的窄小后背轻轻地拍——平常好歹也是用惯了长剑的，如今连拨琴弦的力气都不敢使，生怕弄伤了怀里这团柔弱的小东西。

好在姬曦很给面子，半点不嫌弃殷郊手法生疏，顺顺畅畅地打了个湿漉漉的隔，跟小动物似的，声音小小的，把殷郊逗得直笑，她倒是半点不在意，缩在殷郊胸前安稳地睡着了。



殷郊看着女儿的睡颜，轻手轻脚地把她放回摇篮里。姬璇离开温暖的怀抱，也就微微挣动了一下，但是并没醒，歪了歪头继续睡。殷郊终于敢长舒一口气，觉得比过去顺利完成了殷寿布置下来的任务还开心得多，他略微松了口气因为紧张而有些酸疼的胳膊，行动之间感觉到胸前一片黏糊糊的湿意，这才想起自己喂过奶忘了擦，此时衣服上沾满了溢出来的奶水，风一吹，都有些凉意了。

“殿下更衣吧，”奶娘小声说，“此处有人看着，不会有事的。”

“好。”经过短暂的相处，殷郊和这奶娘已经熟稔了不少，也不推脱，点点头就折去更里间换衣服。

这些天殷郊不怎么出门，衣服也穿得简单，就是一件寝衣，再没有其他，换起来倒也方便，他屏退服侍的人，轻轻扒开衣襟低头看一眼，胸口果然是沾着白白的乳汁。他取了布巾在备好的热水里泡一泡，拧干了给自己擦身子，擦着擦着却又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倒不是为别的，第一次做这个事，难免有种身份突然转变的慌张感。

脏衣服被脱下来挂好，殷郊刚换上崭新的寝衣，就听得外头传来熟悉的动静，应该是姬发忙完回来了——远亲不如近邻，西岐要造反，势必需要更多人的支持，除了东伯侯和南伯侯以外，天下还有许许多多小诸侯，除了一贯交好的，便是西岐附近，也还有持中立态度的，这些都需要一个个去交流拉拢，全是人情世故。最近西伯侯便是带着人在忙这个，事情不少，故此哪怕是女儿出生了，姬发这新手父亲也没能囫圇陪两天，只能两头跑，但凡有一点点空闲也要回来看一眼殷郊。

“姬璇睡了？殷郊呢？”姬发推开门，发现一室寂静，看了一圈，压低声音问，“怎么今天姬璇这会子在这里睡？”

“世子殿下，太子殿下今日说要自己喂养小殿下，就留在这儿了，”小宫女轻声答道，“刚刚哄着小殿下睡着，太子殿下去里头换衣服去了。”

“行，”不出所料的，姬发对殷郊这一时半刻的任性并没什么意见，“你们都先下去吧。”

小宫女行了礼，带着人默默退出去，静悄悄的，开门关门也只发出轻微的响动。殷郊不知道在忙什么，一直没出来，姬发看了两眼睡得正香的女儿，就轻手轻脚地往里间走去：“殷郊？”

殷郊早换好了衣裳，此时不出来却是在发愁——他方才擦洗过后，才发现喂过一次奶以后，乳头略微有点红肿了，可能是不适应的缘故，此时被柔软的寝衣一磨，竟然也有些疼。

“殷郊，你怎么了？”姬发有点担心，“是不是累着了？”

“我没事，”殷郊把衣襟一掩，笑着转过身，轻松道，“就是有点不习惯……时间久了估计就好了。”

姬发半信半疑地应了，看殷郊表情有些不自然，再次问道：“真的？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殷郊想了想，觉得这事儿也瞒不住姬发，索性坦白道，“是有点，胸口有点儿疼。”

“胸口疼？”姬发着急起来，上手去解殷郊刚系好的衣服，“怎么回事？我就说该交给奶娘，用不用传个巫医来看看——”话说到这里就没了声音，系带散开，衣襟大敞，殷郊那比起往日更加丰腴的胸乳就这么一览无余地露出来——饱满鼓胀的柔软胸脯上，左侧的乳头明显红通通地挺立着。

“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要不要请巫医，”殷郊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姬发若有所思的表情，犹豫道，“好像有点肿了？”

不止殷郊是新手，其实姬璇也是新手，喝奶的时候主要还是靠本能和力气，叼着就不松嘴，自然就会导致这个结果。

“啊，那什么，”姬发明白过来事情的原委，竟然也难得愣了两秒，有点手足无措地帮殷郊把衣服掩回去，想了想还是给人敞开来——这样起码不被衣服磨着，可以少疼一些，“算了，先这样吧，你先休息，这会子不传召也没人进来打搅，”他想了想，还是先牵着殷郊回床上躺下，“晚些我帮你问一问巫医，然后让人帮你现做新的寝衣，换更软一些的料子。”

“好贴心，姬发，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啊，”殷郊舒服地喟叹一声，暖乎乎地往姬发怀里蹭，“今天都忙完了吗？待会儿还去那边吗？”

“不去了，今日没有其他事情了，”姬发揽住他，和他打商量，“难受的话，还是把璇儿交给奶娘带吧。”

“不急不急，”殷郊眨眨眼睛，颇为坚定地拒绝“璇儿现在这么可爱，过不了多久就长大了，让我多带一阵子……”他刚体会到这种感受，还觉得什么都新鲜，“累了我会说的，你放

心。”

好吧，姬发摸摸殷郊的背，默默盘算着，索性手头的事也忙得差不多了，那看来接下来他得先向父亲告几天假，专门陪着殷郊了。

—tbc—

写眉间心上，除了为了写落难公主带球受苦，就是为了写一些哺乳期饭，写得超开心.....

## Chapter 26

养孩子比生孩子还难——当年殷郊刚刚怀上姬发，赖在母后身边吃小点心的时候，姜王后曾经这样告诉过他，那时候殷郊还不明白，但如今确实把这话理解了个透彻——一切都比想象中的困难多了，除了可爱，小孩子还会哭会吵，眉头一皱，肉嫩嫩的脸蛋一鼓，马上就要发脾气，东伯侯和南伯侯精心挑选送来的礼物，什么珍珠彩贝玉佩，全部被小姬发拿来抓着玩，咿咿呀呀，手舞足蹈，虽然不得章法，但起码看上去还是挺喜欢的。

养了奶娃娃，睡眠就消失了一大半，半夜要起来喂奶，喂完要抱着哄，白天还要绞尽脑汁地逗着孩子玩儿——以上繁琐的工作，除了喂奶以外，几乎全部交由姬发去办，殷郊依然做他金尊玉贵的太子殿下，除了半夜要起来奶孩子以外，也还算得上是吃好喝好。

夜幕降临，姬发尚醒着，一双眼睛寂寞地看看天花板，又看看自己的爹，可能是觉得饿了，脸上逐渐露出点不悦来，而殷郊这会子正在隔壁屋子用餐——西伯侯夫人太姒说了，殷郊本来就是受了伤来的西岐，如今要养孩子，更加应该好好补补，嘱咐了自己的小厨房每日给做了加餐送过去，不是鸡就是鹿，还特意叮嘱了，做的时候灶上不许温着药，以免过了病气。故此殷郊每日光是用膳都要比别人多一回两回的，一段时间下来，脸却奇迹般的没吃圆，看得宫女们啧啧称奇，怀疑这位殿下是学了什么驻颜仙术。

且不提别的，这边姬发看着女儿眉头越皱越深，直呼不妙，赶紧想办法，把女儿放在枕头前面靠坐着，一只手扶住这力气尚且不足的小糯米团子，另一只手盖住糯米团子的眼睛，开始玩起了一叶障目式的捉迷藏游戏，姬发被逗得咯咯直笑，兴奋地舞着手，好巧不巧给了她爹一拳，姬发心甘情愿挨打，毫无怨言，还拿出姬发最喜欢的玩具来哄她——说是玩具，其实是姬发亲自花时间做的一把小巧玲珑的弓，木质的弓身被磨得圆润，并且因为怕伤着孩子，弦都没上——反正姬发现在也是瞎玩儿。不过东西虽小，工艺上却是花了不少心思，选材开始便是上好的，弓的尾部还仔细刻了玄鸟的纹样。当时姬发抽空把这东西做好，殷郊全程围观，并没提出什么异议，觉得依照姬发对骑射的热爱程度，这孩子会喜欢这个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事实证明他想得没错，一大堆礼物里，姬发最喜欢的就是这把小弓。

小孩子尚且保持着对事物的好奇心与朴素单纯的行为模式，见了喜欢的玩具，拿来就往嘴里送，被姬发制止了，依然不依不饶，继续努力，结果刚要尝到味道，又被半路拦截——眼前的吃不到，肚子又饿，姬发越想越气，干脆苦着脸放声大哭起来。

“哦哦哦，不哭不哭，”姬发抱起女儿，边拍边哄，“没事没事，发儿最听话——”

那边殷郊火速吃完了加餐，听着房里的动静，赶紧来救场：“来，我来吧，”走近了，殷郊还有闲心拿手指逗逗姬发哭得皱起来的小脸，笑眯眯道，“饿坏了是不是？小可怜。”

姬发一边无奈地笑，说不是一个时辰前才喝过？饿得这么快，害得你娘用膳都跟赶什么似的，一边熟练地把女儿交到殷郊手里。姬发闻见熟悉的气味，知道马上就能喝上奶，一下子不哭也不闹了，小手往殷郊胸口一拍，凭着直觉往奶香味最浓的地方摸索。

“唉，小祖宗，”殷郊被拍得有点疼，但也怕姬发真饿着，飞快地在姬发锲而不舍的干扰下扯开前襟，露出因为哺乳而比之前更加柔软丰满的胸乳，一手熟练地一捞，捧着一边奶送到姬发嘴边，“喝吧喝吧。”

姬发这会子已经很熟练了，小嘴一张，把殷郊整个涨大的乳头连同乳晕一起含进去，使劲儿嘬起来，不一会儿就安静地“咕嘟咕嘟”，看上去像那种肚皮圆圆的小狗一样，手还坚持着放在殷郊另一边胸口上暖乎乎地贴着，是婴儿能想到的最安全的姿势。

好容易哄着姬发安静下来，殷郊索性抱着她坐在床边喂，姬发转身去收拾一地的狼藉，什么到处扔的玩具，不喜欢就扯下来的口水巾，七七八八地扔了一房间。

殷郊看姬发这么辛苦，也有点不好意思，主要是想到自己每晚都睡得飞快，烂摊子全扔给姬发处理，属实有点不厚道，但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也有难言之隐——首先是姬发把他看得比奶娃娃还脆弱，虽然顺着他的意思让他自己奶孩子，但根本不舍得他干别的事；其次就是他这些天吃得好，休息得也好，再加上天赋异禀，奶水就很充沛，充沛到姬发一个奶娃娃根本喝不完，沉甸甸的，总涨得他胸口疼，纯粹靠喂奶的时候缓解一点，却也作用甚微，因为喂过奶后没多久，涨奶的情况只会比之前更严重，特别是晚上，难受得殷郊总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坐着等姬发哄好孩子都觉得累，只能靠睡觉来缓解——至于为什么不

把这件事告诉姬发，纯粹是因为殷郊没这个概念，只能指望忙得晕头转向的姬发自己发现。

但可能是因为忍得太久又没解决，身体开始报复性地施压——这天晚上，玩得很尽兴的姬发破天荒地睡得很香，半点要起的意思也没有，反倒是殷郊，没人吵也醒了，纯粹是疼醒的——他本来就因为身体不适而睡得迷迷糊糊的，翻个身，手臂不小心压到胸口，疼得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直接醒了过来。

姬发觉轻，平常夜里总是第一个听到姬发的动静，这会子殷郊难受得含含糊糊地呜咽一声，落到姬发耳朵里简直跟炸雷一样清楚，吓得他赶紧睁开眼：“殷郊？怎么了？”

殷郊本来不想吵醒姬发的，他看对方最近太辛苦，难得睡半夜安稳觉，故此疼极了也只是咬着牙发出一声闷哼，谁知道还是让姬发听到了，所以此时殷郊虽然已经疼得冷汗涔涔的，但仗着光线昏暗，还是扯谎道：“没事，做噩梦而已。”

“噩梦？”姬发摸一把殷郊微微发汗的额头，翻身坐起来，把唯一燃着的烛台挪近了，借着光仔细打量床上的人，“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到底怎么了？”

“我……”殷郊看姬发严肃的表情，自知瞒不过——他知道，这会子不说清楚，只怕姬发一整晚都难以入眠了，但他又不知道这事儿是不是能直说的，想来想去，还是扯过被子盖住半张脸，犹犹豫豫，蛮不好意思地坦白道：“我胸口疼，应该是……涨奶。”

“胸口疼？”姬发听得有点懵，思索了片刻，才想起傍晚殷郊被姬发的小手拍得下意识呼痛的样子，心领神会，顾不上别的，一时间只是自责得不得了，“原来是……抱歉，我竟然没发现，是不是很久了？”

“也就这几天，别自责，我也没说嘛，”殷郊小幅度地摇摇头，但依然躲在被子后面不好意思出来，声音闷闷的，“那现在怎么办？”

姬发看一眼摇篮里睡得正香的女儿——这会子小家伙半点要醒的意思也没有，而且若是这样有用，那殷郊也不会难受成这样——姬发想了想，觉得只有一个办法，他俯下身，轻轻地把殷郊的被子扯下来，看着人的眼睛，压低声音认真问道：“我帮你吧？”

“……也行。”殷郊想了想这话的意思，脸红了个透，但是再想想，他们俩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过了，也没什么好害羞的，再说，现在这情况，好像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要他自己去挤，只怕手还没用力，就已经疼得打退堂鼓了。“那你轻点，”殷郊下意识撒娇告饶，“真的很疼。”

“行，”姬发点点头，动作很轻地去解殷郊寝衣的系带，“疼得厉害就说。”

新制的寝衣又轻又薄，照理来说是很好脱的，带子一解，就轻飘飘地滑落下去，但偏偏今天不一样——殷郊胸口涨得难受的时候，应该是有点溢乳，胸前湿了一块，正黏糊糊地贴在那里，因为衣服料子薄，打湿的这一块简直像是没穿，半遮半掩地笼着布料下面肿胀着的殷红乳头。姬发这会子半点旖旎的心思都没有，只是心疼殷郊忍了这么久都不说，然后责备自己怎么这时候才发现。他小心翼翼地剥去殷郊胸前的衣服，边动作边看殷郊神色：“疼不疼？”

“不疼。”殷郊反倒被这动作逗得有点痒，咬着下唇摇摇头，看姬发谨慎小心的样子，一时间又莫名其妙地愧疚起来，觉得姬发已经够辛苦了，半夜被吵醒，还要这么紧张兮兮的，今晚怕是又不用睡了——想到这里，殷郊索性干净利落地自己揭开衣服，露出胸膛——喂奶喂多了，他做起这个动作来格外顺畅。

姬发认真看着殷郊的动作，看得殷郊后知后觉地脸红起来，但事已至此，他也不忸怩了，抬手握住姬发的手，放在自己鼓胀柔软的胸口，眨眨眼睛真诚道：“没事，我没那么脆弱，你按你的想法来就是了。”

—tbc—

本来打算一章写完，让武王哥喝老婆的奶，但是想起这部分结束之后，老登又要搞事了，平静的生活又要结束了，突然舍不得TAT

之前阳了好得慢吞吞的，加上假期出去转悠了两天，更新就很慢，之后会努力恢复日更，大家不要急~

顺便，眉间心上开了点梗，有想参与的朋友评论区留言，10.11晚上八点截止，抽一位可爱的小朋友！

## Chapter 27

### Chapter Summary

武王哥终于喝上了

殷郊自从怀孕以来，胸已经涨大了一圈，此时姬发一只手笼上去，轻轻握了一把，只感觉到手底下的一团绵软滚烫着发颤，仔细摸摸，倒是没有什么小硬块，至于发抖，可能还是因为怕疼所以紧张。姬发想了想，别无他法，只好无奈地哄道：“虽然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再说一次也不嫌多——疼的话就咬我，别怕。”

殷郊听了这熟悉的宽慰，终于忍不住笑起来，紧张感略微消失了一点：“不行，这次我一定能坚持住不给你留牙印子。”总不至于比生姬曦的时候还疼吧，殷郊边说这话边想，也不能每次喊疼就把姬发给咬一口，那不是成小狗了？

姬发看殷郊的情绪稍稍缓和了些，稍微松了口气，直接开始动作。他想着按摩一会儿也许会好些，就张开手掌，整个覆在殷郊的胸口，顺着那处浑圆的弧度轻轻使力按两下，但是效果不佳，起码乳头处并没有见到溢奶，反倒是殷郊在他手底下蜷缩起来，像小动物一样，遇到危险下意识想躲，但想想又觉得不应该，情急之下只好一把抱住姬发的小臂，僵持着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要不明日给你寻个巫医看看，或者找奶娘问一问吧？”姬发见他这个样子，也心疼得不敢动了，全然失去了往日的果决，“这么疼下去也不是办法。”

“不行！”谁料殷郊拒绝得很坚定，还一把攥紧了姬发的手，像是生怕人跑了，“你让别人来做这个？那怎么行！哪怕是奶娘也不行！”

“……也是，”姬发略一考虑，觉得殷郊确实说得对，自己情急之下倒是真的没考虑清楚，略带歉意地笑一笑，俯身在殷郊眼角落下一个轻柔的吻，“那你忍着点儿。”

“嗯，”殷郊点点头，乖乖松开了一直抓紧姬发手臂的两只手，放松了身体往被子里沉下去，沉进柔软的被褥里，脸颊滚烫地贴着姬发撑在他脸侧的手臂上，“你来吧，我不躲了，早点弄完早点休息。”

除了答应了却总是做不到的“要惜命”这条以外，殷郊一向言出必行，这会子答应了不躲，就真的没再躲过，哪怕是姬发让他侧躺着，然后加大了力度，抓住他鼓胀的胸乳用力揉捏，他也只是咬着下唇忍着疼，没发出半点声音。姬发一直在亲昵缠绵地亲他脸上的汗和眼泪，殷郊就垂着眼睛，看着姬发的手在自己胸前动作，这下除了疼，一起来的还有奇异的羞耻感，羞得殷郊忍不住脸红起来，小声地发出一声呜咽式的催促：“怎么还没……”

可能是因为殷郊奶水太充沛，堵得又有点久，姬发只是用手替他按摩，显然收效甚微——几分钟过去了，殷郊的胸乳依然柔软地鼓胀着，半点要出奶的意思也没有，姬发只好用两根手指夹住殷郊挺立起来的乳头逗弄，用指腹去磨殷郊柔嫩的乳孔，磨得殷郊低喘一声，胸前没湿，花穴倒是隐隐湿润起来。殷郊觉得有点尴尬，一边暗骂自己的身体怎么这么敏感，一边试图不着痕迹地夹紧腿，小声道：“你别这样，好痒啊。”

“痒？哪里痒？”姬发把殷郊自以为隐蔽的小动作尽收眼底，笑着问一句，一只手往下移，轻而易举地分开殷郊的双腿，往人腿心之间摸，隔着亵裤也摸到一手滚烫的湿润，“现在还不能行房，我用手帮你。”

“啊……”殷郊敏感的花穴被姬发用掌心抵住，一时间舒服得压不住呻吟声，手也攀上姬发的肩背，像落水的人攀住岸边的石头一样，明明已经很馋了，还不忘很有责任心地问一嘴，“不会吵醒曦儿吧？”

“不会，”姬发小声哄他，“放心好了，曦儿睡着了是雷打不动的。”

上次半夜里突然打起雷来，他担心曦儿被吓哭，马上翻身坐起来，结果曦儿在摇篮里稍微动了动，半点要醒的意思也没有，依然睡得很香，姬发放心地躺回去，就感觉到身边的殷郊暖呼呼地贴过来，语调含糊地问：“怎么了？”

“没事，”姬发忍不住笑起来——怎么母女俩都一个样，睡得这么香，不过这是好事，比之前殷郊刚来西岐天天做噩梦的那阵子好多了，更比殷郊一听到雷声就想起投石车的那时候好，“打雷了，我看看曦儿被吓醒没，竟然没有。”

“那就好，”殷郊嘟囔着，手往姬发胸口一搭，“睡觉睡觉。”

现在想来殷郊那会子估计一半意识还在睡梦里，所以醒来后把这事忘了个光。不过现在他知道了女儿遗传了自己的睡眠质量，倒是放下心来，原本还害羞地夹紧着的腿也张开来，甚至自己主动去蹭姬发的手掌心，就是不太熟练，动作略显生疏，只好拿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求助式地看着姬发——果然是金尊玉贵的太子殿下，上次是这么告饶，这次还是一样，偏偏姬发就吃这一套，顺着殷郊的意思，隔着柔软的布料，掌根在人敏感的阴蒂上狠狠一压，抵住了用力揉起来，揉得殷郊咬不住嘴唇，唇齿间逸出一声又一声短促的呻吟，身下更是如同洪水泛滥一般，湿了个彻底，温暖的淫水丰沛地淌，很快就把裤子浸湿了。

姬发担心殷郊穿得湿漉漉的要受凉，抬手剥掉殷郊的裤子，给人垫在身下，殷郊这下又变得光溜溜的了，因为孕育生命而变得柔软的肌肤温暖地散发着奶香气，被拢在被子里，乖顺地躺在姬发手心里。姬发心下一动，倾身去吻殷郊被牙齿折磨得鲜红的嘴唇，在殷郊腿间游移的那只手温柔地抚上殷郊的穴口，轻轻摩挲两下，将两根手指送进去，在那温热湿润的甬道里熟稔地摸索，手指分开又并拢，然后按在殷郊的敏感点上用力一压，拿指关节抵着玩弄，玩得殷郊下意识想夹紧腿，偏偏姬发拿膝盖抵在他两腿之间，叫他没有办法，只能张着腿被两根手指玩得湿漉漉的，淫水温热地打湿了姬发的手掌心，还要顺着腿根往下淌，淌得身下垫着的亵裤都湿了——虽然殷郊平日也水多，但是从没多成这样过，让他几乎有种失禁的错觉，恨不得捂着脸躲开；偏偏身前挺立的阴茎还刚好挨着姬发的衣服，随着他们俩的动作有一下没一下地在布料上蹭着，这种若隐若现的快感也让人受不了；况且胸口还涨着，依然被姬发按压挑弄着，依然是疼的——又疼又羞又爽，殷郊忍不住呜咽着掉眼泪，姬发跟他脸贴脸，蹭掉他的眼泪，想着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殷郊涨奶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哭得他心都揪着疼，思前想后，觉得也许是单用手的问题，温柔地同殷郊商量道：“我试试帮你吸出来？用手好像太慢了。”

殷郊脸上挂着泪痕，可怜兮兮地点点头，姬发就低下头去寻他的胸乳，一只手仍然插在殷郊穴里没拿出来，另一只手握着殷郊的胸乳，微微拢起来，然后张嘴把殷郊绵软肿大的乳头连同乳晕一起含进去，尽量用唇舌去裹，以免殷郊被咬疼。

殷郊被玩弄了好一会儿的敏感乳头被含入滚烫的口腔里，忍不住舒服地喟叹一声，双手在姬发肩背处攀得更紧，只觉得这种感觉和哺乳大不相同，但又有些相似，还没来得及理清这略有些羞耻的体验，就感觉到花穴里停留着的两根手指也不依不饶地又动起来，姬发一边用两根手指奸他，一边拿大拇指去揉他敏感的阴蒂，爽得殷郊连呻吟都不成调，小腿绷得紧紧的，显然是受不住了，到最后姬发甚至抽出手，刻意拿手掌上的老茧去磨殷郊的花唇，这一下又痛又痒，刺激得已经足够兴奋的殷郊黏糊着嗓子喘一声，大腿一夹，花穴里猛地喷出一股丰沛的淫水来，湿漉漉地溅了一腿，身前的阴茎也在这快感中不经抚慰就达到了高潮，爽得殷郊眼前发白，几乎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而随着这阵高潮的到来，殷郊疼痛了一晚上的胸口也终于轻松下来。他陷在高潮的余韵里，浑身懒洋洋的，却也能感受到有液体从乳房里涌出来，低头一看，看到姬发凑在自己右胸前大口吞咽，还一心二用地认真按摩着他的左胸——那处淌着奶没人吸，白白的乳汁喷出来，还挂了几滴在艳红的乳头上，可怜兮兮的，又有点色情。

随着姬发的吮吸，殷郊只觉得胀痛了许久的胸乳终于舒适了不少——平常曦儿喝奶的时候算得上是浅尝辄止，根本缓解不了殷郊的疼痛，这会子被姬发认真一吸，乳汁简直是源源不断地涌出来，这让殷郊有种久违的舒适感，就像在温水池子里泡澡一般，温暖又轻松，让他几乎想让时间停在这一秒。在这种舒爽下，殷郊认真看着姬发的动作，一时间也并不觉得害羞或者什么了——本来姬发也不是第一次喝他的奶，再者他们俩都是夫妻了，这种事也算天经地义——这么想着，殷郊忍不住抬手替姬发理一理额前的散发。姬发的头发不那么听话，跟他本人一样有主见，梳好了也总有几缕散在额前，此时睡了半夜就更乱了，殷郊从这里品出点可爱，忍不住笑起来，手上动作轻轻柔柔，替姬发把那些不听话的头发拨到耳后：“多少年了，还跟小时候一样，头发这么不听话。”

姬发给殷郊通了这一阵子奶，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听到这话，含了一口温热的母乳，直起身来寻殷郊的嘴唇，唇舌交缠间把那口清甜的奶渡过去：“那怎么办？你帮我梳？”

殷郊新奇地尝了尝自己的奶，淡淡的，并不算太甜，一边好奇姬发为什么爱吃这个，一边

笑眯眯地回答姬发的问题：“我可对付不了你的头发，就这样也挺好嘛，”说着就很熟练地伸手往下探，隔着裤子握住姬发挺立已久的粗大，摸了两把，调笑道，“不过这个我倒是可以对付一下。”

“还是我自己对付吧，”姬发按住殷郊的手，：“舒服了没有？好了就睡觉，当心下半夜睚儿醒了又要闹你。”

“那也不能就我一个人舒服了，”本来就因为当半个甩手掌柜而觉得很愧疚的殷郊这下更愧疚了，自觉提议道：“我可以用腿，我帮你夹出来，”说完竟然主动来扒姬发的裤子，整个人暖呼呼地贴上来，拉着姬发的手去摸自己温热的、还沾着淫水的大腿根，“来嘛。”

姬发本来就忍了许久了，殷郊又这么主动，这下是个人都忍不住，索性也不去想太多了，让殷郊转个身背过去，手卡进殷郊腿间，分开殷郊的大腿，把阴茎送进去，硬邦邦的，刚好滚烫地贴着殷郊高潮后敏感的花穴，烫得殷郊忍不住低喘一声，姬发却不再客气，抬手轻轻扇了一下殷郊饱满的臀部，低声道：“夹紧。”

殷郊就很听话地夹紧，到最后姬发射出来的时候，殷郊也已经被蹭得又高潮了一次，胸前也被姬发揉弄得又喷了一次奶，淌得蜜色的胸膛上全是雪白的奶汁。姬发起身唤人烧了热水，收拾好一片狼藉，又走到姬发摇篮前确认了一遍女儿的情况，这才搂着殷郊睡下。殷郊已经困得有点迷糊，紧紧挨着姬发，小声道：“明日起，还是让奶娘来帮忙吧。”

“怎么了？”姬发顺顺殷郊的背，“是不是累了？”

“不是，”殷郊摇摇头，“主要是你休息不好，况且今日姜子牙来找你，我都听到了，朝歌那边又有动静，又得忙起来了，你去忙你的事情，等睚儿再大些，就交给奶娘带着，我来帮你的忙。”

“好，”姬发在殷郊额头上落下一个吻，“今晚先睡吧，明日早起我会吩咐下去的。”

-tbc-

快乐亲子时光即将结束，TAT

## Chapter 28

### Chapter Summary

熬过调休了 更新！

西伯侯是四大伯侯之一，西岐也不仅是麦浪滚滚的粮仓，更是守卫殷商西边国土的重要防线。商王虽为天下共主，但王土之外，仍有异族蠢蠢欲动，比如与西岐仅一河之隔、以白狼为图腾的犬戎，他们生性好战，在天谴降临这等物资匮乏之时，更是频频骚扰西岐边境，打家劫舍，边境虽有战士守卫，但频繁交手到底折损人力物力，闹得百姓叫苦不迭。姬昌本着仁爱之心，带着人游说周边部族及小诸侯时都是用尽了礼数，客客气气，见过的人无一不是交口称赞，也都高高兴兴，自愿成为西岐的盟友，但偏偏犬戎油盐不进，根本不认礼数，也不听劝告，只一味贪图眼前利益，大言不惭称中原之事与他们无关，他们只管眼前不饿死就行。

先礼后兵，犬戎既然不愿合作，还反复给西岐找麻烦，那也没有再忍耐的必要——须知西伯侯这四大伯侯之一的名号并不是单靠仁义得来的，从姬发的曾祖父辈开始，西岐就一直没停下过东征西战，抵御外敌，也因此才获得历任商王的赏识与猜忌——故此，既然犬戎不愿合作，那西岐就只能主动出击，跟他们打。这次姬昌特意点了姬发做主帅带兵出征，除了看中姬发的本事以外，还因为马上要正式册立姬发做世子，攻打犬戎、消弭边境之乱是一条分量不轻的功绩，用来配世子的名号刚刚好。

殷郊身体还没完全恢复，所以这次没法陪着姬发一同出征——自打认识以来，这倒是头一回姬发出去打仗，而殷郊坐在家里等的，以往他俩都是并肩立在队伍最前头，当然还有其他兄弟们一起，跟在殷寿身后，做指哪儿打哪儿的一把利刃，而这次是姬发亲自带兵——虽然他对姬发的本事很有信心，但这种陌生的感觉还是让他不免有些紧张，这就导致姬发正式出征的前一日，殷郊几乎是坐立不安，傍晚时分把姬曦抱在怀里才觉得稍稍安定了些。

姬发在前朝商议了一天的事宜，赶在用晚膳之前匆匆回来，一回来就看到殷郊抱着姬曦在发呆，衣服都没掩上，胸前一片大敞着，而姬曦就含着殷郊的乳头睡着了，还睡得很香，白嫩的小脸贴在殷郊胸口，就差没开开心心地在梦里咂吧嘴了。

姬发走上前去，把女儿从殷郊怀里抱出来，轻声道：“坏习惯，不能这么睡。”

怀里的热源被抱走，殷郊这才如梦初醒一般地看向来人：“姬发，你回来了。”

“想什么呢，这么认真，”姬曦突然离了自己觉得最安全的小窝，不安分地扭着身子，似乎要醒，姬发就抱着女儿哄，一边哄一边带着点笑意问殷郊，“进来半天了，看你一直在发呆。”

“想你呗，”殷郊拢起衣服，轻巧回答，“明天你就要带兵出征，还是第一次这么目送你出门，怪不习惯的。”

姬发闻言，转身吩咐奶娘把姬曦抱下去，又让宫女去传膳，待人都走了，这才上前，握住殷郊的肩膀，有点愧疚地说：“抱歉，这次实在是没法带你一起，你若是觉得无趣，我让人领着你在西岐附近转转。”

“谁怪你了，”殷郊笑起来，“你让我出门我还不出呢，怪不方便的，何况照这情况，以后只怕有的是仗要打，还差这一次不成？我是担心你，听说犬戎生性好战，你要小心。”

往日在质子营，同样危险的情况也不是没遇到过，比如冀州那次，被沉甸甸的积雪压住，命悬一线，但当时到底是生死同命，想着死了也是死在一处，好像并没有如今这样提心吊胆的。

“放心，”姬发摸摸殷郊的脸，认真道，“犬戎与我西岐是老对手了，我虽然经验少，但父亲点的副将是同犬戎多次交过手的，他会从旁提点的。”

“嗯，”殷郊点点头，听得外头有人走动的声音，知道是该用膳了，还想再说些什么，却又



觉得没什么好嘱咐的——打仗的那些事情他们都是一起学的，还能叮嘱什么？所以只好扯出个笑来，轻声道，“先用膳吧。”

姬发取来外衫给殷郊披上，牵着人往外走，坐定了，看殷郊还是若有所思的样子，一边给人盛羹汤，一边打趣：“怎么？这么不信任我？”

“当然不是，你一向是质子营里拔尖的，”殷郊急匆匆地辩解，一脸坦率的真诚，“可能是太久没同你分开了，有些不习惯。”

姬发心知他这是因为之前在朝歌经历了那死去活来的一遭，虽然面上不说，但其实心里总还是留下了阴影，对生死之事难免看得比以前更重，再加上那次算是突逢变故，原本以为和睦的家庭一夕崩塌，殷郊难免会有后怕，总怕眼前之事不得长久。想到这里，姬发有点心疼地叹了口气，也不知如何安慰，只能努力许诺：“我保证，一定尽量速去速归。”

“那也不行，”殷郊很认真地说，“安全第一，不能掉以轻心。”

“是是是，”姬发刚刚还在愁怎么哄人的，看他这样子又忍不住笑起来，掐一把殷郊终于圆回来一点的脸，“知道了，保证全须全尾地回来，你身子不方便，在家好好待着不许多想，不然我出门在外也不安心。”

殷郊听了这熟悉的一句，想起之前劫法场的那一段，终于舒展开眉头，拿起筷子：“知道了，我会照顾好曦儿的。”

唉，姬发在心里叹气，曦儿自有人关照，他只关心殷郊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对曦儿倒是没多少担心——毕竟还有个复活的殷寿在朝歌虎视眈眈，虽然目前还没什么动作，但稍微一想都知道，殷寿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死里逃生的殷郊，再加上殷郊过去有着半夜突然追着狐妖在宫里乱跑的“壮举”，确实难以让人放心。

正式出征那一日，殷郊骑着马把姬发送到城门口，想说些什么，可身后军马齐备只待一声令下，他也不好多说了，何况该说的都说了，再多讲也是徒增烦恼，因此他只是伸手摸摸雪龙驹漂亮的鬃毛，看着雪龙驹在他手底温顺地打了个响鼻，笑得眉眼弯弯地冲姬发道：“去吧，世子殿下，西岐百姓需要你。”

“嗯，”姬发深深地看殷郊一眼，没有再多说什么，目光移开，侧一侧脸朝副将下命令：“出发。”

军令一下，原本严阵以待的大军层层叠叠地动起来，披着日光严整地出了城。闪电甩着尾巴，温顺而落寞地驮着殷郊目送他们远去。

姬发这一出征，原本归他负责的城中巡逻守备一事就交给殷郊代劳，不过这任务也不重，毕竟不像在朝歌要亲自巡逻，只需要安排好每日值守之人，晨起和晚间听一听巡逻情况便可——这些事殷郊本来在质子营也见过，做起来得心应手，故此西岐城中也算是安安稳稳，没什么异常。

一日殷郊哄睡了姬曦，嘱咐人好生守着，换好衣服来到外间议事处，如常听一听今日的情况，不过和往常不一样的是，负责今日白天巡逻的守卫队长向他汇报，说城中百姓上报，言傍晚时分见到有奇异黑鸟飞过。

“黑鸟？”殷郊警觉地想起逃离朝歌那日，密林中古怪的鸟儿，“长什么样子？”

守卫队长回忆了一下，回答道：“有百姓见到它停在屋檐，通体乌黑，仔细一看还有隐约黑气。”

“黑气！”殷郊大惊失色，这世上长这样的鸟他见过的唯有一种，就是替申公豹效力的那一群，后来姬发问过，姜子牙说应当是妖术所化，所以才有黑气——来不及多想，殷郊赶忙问道：“可有见到鸟儿往何处去了？”

“说是城外山中，应该是后山方向”守卫队长说，“并未在百姓家中停留过久。”

后山，殷郊仔细盘算了一下，猛地站起身来——姜子牙日日提溜着他的鱼篓子独自在后山垂钓，那么申公豹想来是冲着封神榜去的，如今杨戬哪吒不在城中，姜子牙只怕是有危险——他当机立断，点了守卫队长及两个小兵，要他们赶紧带上火把跟自己一同去后山，并命令其他人原地待命，半个时辰不见他们回来，就上报西伯侯。

闪电甩开蹄子飞奔，晚风呼啸而来，吹得衣袍乱飞。殷郊匆忙赶到后山，尚不知姜子牙在何处，就听得不远处传来呼救声，听上去似乎是男子声音，殷郊勒紧缰绳，策马往声音来源处去，果然见到姜子牙正跌跌撞撞地在林子里狂奔，身后还跟着一大片黑压压的云，听到叽叽喳喳的声音才知道那是一群扇动翅膀的黑鸟。

“姜子牙！”殷郊不顾危险驱马去接人，“上马！”

姜子牙死死护着腰间的封神榜，行动倒是依然敏捷，在殷郊的助力下很快翻身爬上了马，一边还摘下斗笠朝空中挥舞了几下，赶走死死缠在身旁的鸟儿：“申公豹来抢封神榜了！”殷郊接到了人，缰绳一甩，驱使闪电往回跑，但这鸟儿实在烦人，赶走几只，又很快有新的围上来阻挠视线，殷郊拔出鬼侯剑朝空中挥砍，果断将离得最近的鸟儿劈成半截，剑锋所至，还顺势砍下两只鸟儿的半边翅膀，那鸟儿却没有血，被砍了也只是漫出浓浓的黑雾来，但羽毛飞舞的样子到底是延缓了其他鸟儿的攻击，殷郊趁机带着姜子牙冲出包围圈，冲不远处等候着的侍卫喊道：“火！”

侍卫得了令，马上冲上来，挥舞着火把向鸟儿袭去，那黑鸟果然在火光的威慑下退却了不少，侍卫边驱赶着鸟群边撤退，掩护着殷郊和姜子牙一路离开密林，来到城镇的边缘，那鸟儿似乎不愿暴露在大庭广众，眼见着他们往城中去，竟然自发地不追了。

“好险，”殷郊一行人进了城，立刻命人关了城门，见那诡异的黑鸟没再追来，这才舒了一口气，“还好赌对了这鸟儿怕火。”

他想着，动物大多惧怕火焰，这鸟儿虽是法术所化，但到底是禽类，应当也不例外——好在是让他猜对了，不然已经连人带封神榜被申公豹掳走了。

“多谢殿下相救，”姜子牙缓了一缓，诚挚道谢道，“没想到就在这西岐城附近，申公豹也敢轻举妄动。”

“如此嚣张，必定有异，”殷郊看向黑沉沉的天空，今夜竟然连一丝月光也无，“之后还是不要独自出城了，杨戩和哪吒不日应该就要回来了。”

这事有惊无险，好在是没出大问题，被鸟抓伤的侍卫，殷郊还特意差人送了伤药去。不过毕竟关系重大，到底还是给西伯侯知道了，所以过两天，他特意召殷郊见了一面。

“西伯侯。”见面的地方在河边，倒是也没人跟着，殷郊作个揖，总感觉前几天的事情另有玄机。

西伯侯依然是笑咪咪的，很慈祥地同他打招呼，问过他最近住得可习惯，可有遇到困难，问过了，才不紧不慢地开始说正事：“前两天申公豹派人来抢封神榜，近日也有消息传来，说申公豹已经加入朝歌一方，正式为你父亲效力了。”

“...原来如此，”殷郊沉吟道，“怪道如此嚣张，不过他们都想要封神榜，联手也是意料之中，那姜子牙可危险了。”

“姜子牙那边，已经联系昆仑，再加上有杨戩和哪吒在，不需要太担心，”姬昌摇头叹息，“只是我怕殷寿还要在你身上大做文章。”

“啊.....这也，确实是。”殷郊应着，一时间觉得有点尴尬——毕竟自己确实是逃出来的死囚犯，又是殷寿血缘上的儿子，确实容易被拿去作筏子，若是拖累了西岐——

似乎是看出他的无所适从，姬昌温和地笑起来，宽慰道：“无须想太多，走一步看一步，总有办法。不过你若是如此见外，发儿回来听说了，只怕要伤心了，”说到这里，西伯侯收起笑容，认真看向殷郊，同他商量道，“说起来，还有事要问问你。前线的战报想必也听说了，还算顺利，所以这次姬发回来，要正式册立他为世子了，我问过他的意见，他说这件事可以同婚礼一起办了——再者还有曦儿，我们的意思都是一样，觉得应该把曦儿的身份公布于天下了。你觉得如何？”

-tbc-

老登：呵呵 为什么我一个岳父没收到婚礼邀请？

不会弃坑的 最近事情多所以没更新 抱歉抱歉！

## Chapter 29

### Chapter Summary

让武王哥在老婆面前撒个娇耍个赖！学会跟老婆撒娇是成功男人应有的品德！

姬发意气风发、得胜归来，把原本气焰嚣张的犬戎打得连夜溃逃——这一仗打得漂亮，所以大军回城之日，道路两侧立满了百姓迎接。

殷郊也来了，西伯侯特许他独自去城门口迎接姬发，所以早早的他就骑着闪电在城门口等。和煦的微风里，闪电垂着眼皮，很耐心地立在那儿，偶尔在原地踏一踏蹄子，像是在问殷郊什么时候才能等到要等的人？殷郊就耐心地摸一摸闪电的鬃毛，告诉它不用着急，很快了。

好在姬发从来不会让殷郊失望，在闪电第三次甩过它的尾巴之后，远方传来了沉甸甸的马蹄声，以及战车碾过地面的车轮声，殷郊极目远眺，果然看到旗帜迎风招展，人头攒动，而最前面骑着雪龙驹的，就是他日思夜想的姬发。

“姬发！”人到跟前，殷郊笑得眉眼弯弯，挥挥手，高兴地唤他。

“殷郊？”姬发早看到他了，拍拍雪龙驹的脖子，示意马儿走快两步，赶到殷郊身边，端详着这久别的人，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最终也只问了一句：“怎么一个人在此处吹风，冷不冷？”

“西岐天气晴好，哪里就冷了，”殷郊摇摇头，仔细打量一下久未见的姬发——嗯，不错，全须全尾，倒没见哪里受伤，所以暂时放下心来，高兴道，“你旗开得胜，我想第一个祝贺你，所以同西伯侯商量过，特意来城门口迎接——”他倾着身子凑近了，仔细打量姬发的表情，“怎么？不想我来接你么？”

“怎么会！”姬发对上殷郊的视线，忍不住也笑起来，“一回来就见到你，我自然是求之不得——你怎么样？姬曦怎么样？”

“我们都好，”殷郊柔声回答他，然后伸手拉一拉雪龙驹的缰绳，笑道，“走吧，大家都在等你。”

城门之内，百姓夹道迎接，带着敬仰与欣赏，来见他们优秀的少主，与大胜而归的军队。殷郊本来特意让闪电落后雪龙驹半步，好让姬发独自走在最前头，结果走出去没几步，就让姬发拽着闪电的缰绳拉到了身侧，两个人并辔而行，一同来到西伯侯及文武百官面前。

行军辛苦，西伯侯同儿子聊了几句，便嘱咐大家都先回去休息，明日晨起再汇报军务。

姬发同殷郊回到府上。热水已经备好，要先沐浴更衣，结果小夫妻许久未见，一个澡洗了不知道多久，若按正常来算，只怕三个澡也洗完了——下人们很有眼力见地没去打搅，只在外默默候着，等到里面响动渐歇，又过了一会儿，听到姬发传人去取殷郊的衣服，这才行动起来，把准备好的干净衣裳送进去，非礼勿视地低着头，顺便请示过是不是把姬曦带过来，得了殷郊肯定的回答，才召人进来打扫屋子——地上到处汪着水，可见两位殿下感情真是好。

小孩子长得快，姬曦比姬发离开之前又长大了不少，抱在怀里已经会咿咿呀呀，见到许久没见的父亲，笑得眼睛弯起来，那样子跟殷郊像了个十成十。姬发抱着女儿逗了一会儿，很快便到了晚膳时间。用过膳，奶娘把姬曦抱下去休息，姬发索性把人都打发走，帐子一拉，难得地表现出点惫懒来，枕在殷郊大腿上同人聊天。

“我方才摸着 you 身上添了道新伤，”殷郊替姬发整理额前的碎发，“还疼么？”

“不疼了，”姬发在殷郊手底下安心地闭上眼休息，“追击他们首领的时候，打斗中被划了一刀，伤口不深，只是刀口长，看着吓人而已。”

打斗中受伤也是难免的事，何况姬发老实交待，殷郊也就不好多说什么，只笑道：“横竖还是要更小心些，不过第一次对上犬戎，也算吃一堑长一智——说来这次你带兵出征，觉得如何？”

“别的倒好，”姬发想起这事情，闲适之意一时全无，睁开眼，皱眉认真道，“只是我仔细比

对过，觉得论起作战能力，西岐军队还是不如殷寿带出来的军队，他虽然不是个好君王，但确实是个好将领，若要与朝歌那边作战，咱们这边只怕还要加大训练力度。”

“嗯，”殷郊手上的动作顿了顿，沉吟道，“殷寿虽然残暴，但这么多年，威望确实是靠南征北战拼出来的。不过也无妨，之前咱俩去校场的那次，我仔细观察过，因为常年镇守边境，西岐士兵作战水平其实并不差，只是现在要准备与朝歌作战，收了很多新兵，难免暂时跟不上，多练练也就好了。”

姬发叹气道：“正是如此，好在殷寿那边目前还没动静，还能有些时间。”

“说起这个，”殷郊低下头同姬发对视，长长的头发披散下来，柔顺地垂在身旁，“立世子的日子也近了，紧不紧张？”

姬发握住殷郊一缕头发，在手指上绕两圈，轻松道：“无非是祭祖祭天走个过场，没什么好紧张的，你既提起这件事——婚期也要近了，你紧不紧张？”

西伯侯亲自卜过卦，选好的婚期与册立世子的日子相差不远，婚事先办。本来商议着，婚事不用特别办，在册立世子那日一并立了世子妃即可，可姬发说殷郊到底是殷商太子，就算如今被废了，也是千里迢迢来西岐，没有婚礼说不过去，因此选了两个离得近的吉日，这样来贺喜的人倒也方便。

“你别说，”殷郊细想了想，认真道，“还真有点紧张。”

婚礼毕竟是大事，况且不同于之前殷寿的即位大典，这次殷郊可得自己做主角，不过好在还有姬发陪他。至于得不到父亲的祝福，这些殷郊倒不是很在意，反正他们俩早已经得到母后首肯，至于殷寿——行刑台前两人已经断绝关系，彼此之间能送出口的，估计也就剩几句诅咒了。

“没关系，”姬发看着他笑，“我也紧张。”

不过他紧张倒不是为别的，主要是太激动——任谁经历过他们以前那些事，到如今都会激动。

“好吧，”殷郊跟着他笑，“下马的时候可千万别摔倒了，可太丢人了。”

姬发脸上还挂着笑容，认认真真向他保证道：“放心，既是来接你，必然不会摔。”

“行，那我可在家等着了，”殷郊笑够了，又想起正事来，“说来，我记得咱们是打发人往朝歌送信了的。”

虽然和殷寿不对付，但于公，如今姬昌还是西伯侯，于私，殷郊到底是殷寿的血亲，出于基本的礼数，怎么也得给那边送个话以示诚意。

“是，”姬发想起这茬，翻身坐起来，“今日也忘记问一问了，何时打发去的？”

殷郊在心里算了算日子，回答道：“这么一看，这两日也该回来了，也不知道殷寿那边什么态度？总不至于千里迢迢派人来骂两句吧？”他漫无边际地猜测着，“那可有趣了。”

姬发想了想，觉得殷寿如果要有动作，绝不只是骂两句这么简单，但殷寿会做什么呢？难以预料，多想也无益，依然是走一步看一步——所以他选择依旧躺回去，翻个身搂住殷郊的腰，叹息道：“算了，管他呢——眼下还有个要紧事。”

“什么事？”殷郊好奇地问，忍不住在心里盘算一遍，觉得应该也没落下什么大事。

姬发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哀怨，可能是装出来骗同情的，也可能是真的不情愿，总之他说：“按照习俗，婚礼之前，咱们得分开一段时间，不能住在一起啊。”

“就为这个啊，”殷郊笑他，“也就三日，又不是三年。”

“三日也很长，”姬发争辩着，手开始在殷郊腰间摸来摸去，“所以趁着还没分开，我们要珍惜时光。”

“诶诶，等一下，等一下，”殷郊被姬发摸得有点痒，只好一边笑一边躲，“还没去看璇儿……”

“不用去看了，”姬发坐起来，压着殷郊往后倒，理直气壮道，“璇儿只怕睡着了，别去打扰她了，打扰我吧。”

殷郊算得果然不错，再过两天，派去朝歌传信的人就回来了，说那边只让带了一句话，内容很简洁，讲过些日子殷寿要封姬发做苏娘娘。

算算时间，跟姬发和殷郊的婚礼隔得也很近，看来那段时日都是好日子，什么喜事都扎堆地办。

殷郊听了这消息，先是气，气过了又开始难过，想着母后之死，再想想殷寿此举隐含的有意无意的挑衅，难过之后又觉得好笑——这天底下做父子的，做到他们这个份上的只怕也

是独一份了。

至于封狐妖做苏娘娘，成汤先祖看了只怕都恨不得从宗庙里跳出来。

姬发知道殷郊心里不好受，但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先打发人去准备贺礼送往朝歌，不管怎么样，礼数依然要做足。

“殷郊，”姬发在闷闷不乐的殷郊面前蹲下，握住他的手，“别太难过，气坏了自己不值得。”

殷郊摇摇头，失落道：“我就是想起母后，觉得伤心——说来，也不知道比干叔祖父如何了，许久也没有他的消息。”

殷寿死而复生这件事其实算个秘密，对外宣称的都是说商王那日受了点伤，好在天命在身，渐渐地又好了起来。不过所谓秘密也是对大众而言，似比干这种王室亲族，又是曾经的国师，势必是知道真相的，所以大概也能猜到姬发并非凡人——按照比干的性格，不知是不是会去死谏？

“比干在朝歌算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若有什么不测，想来早就有消息，不必太过忧心。姜王后生前最担心你，殷寿另立一事也许影响不到她，但你若伤心，想来她在天之灵也难安宁，”姬发轻声说着，帮殷郊擦去面颊旁滑落的眼泪，“哭过了就好好休息，别想那些事了，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将来才有机会找殷寿报仇。”

“嗯。”殷郊点点头，又掉了一回眼泪，刚止住了哭，恰好这时下人来报，说姬发醒了一直哭闹，哄了有一会儿了没止住，怕哭坏了，来请个示下。

“抱过来吧。”殷郊擦掉了眼泪，站起身来，张开双臂拥抱自己的孩子，就像昔日姜王后张开双臂把小小的他拥进怀里一般。

—tbc—

姬发娶亲，殷寿立后，很好，老丈人和女婿中门对狙。

## Chapter 30

### Chapter Summary

四个反贼的聊天。

“大邦有子，伋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自姬发的祖父辈起，西岐就有尚殷商贵女的传统，殷郊虽是废太子，但到底血脉在身，再加上又是姬发心尖尖上的人，任谁也不敢怠慢了去，所以一场婚礼准备得热闹万分，格外隆重。

殷郊过去在朝歌，也见过别人的婚礼，如今轮到自己，虽然他是被人摆布、坐在家里等着的那一个，但看大家来来去去的架势，再看看堆在家里的丰厚聘礼，以及为祭祀、卜卦等预备的成群牛羊，还有为宴请、接待宾客所做的繁杂准备——他是见惯这些场合的，自然知道这次算得上是声势浩大、热闹非凡。这种热闹与殷寿的登基大典还有本质的区别，那次人人肃穆，这次却是个个喜气洋洋，城中百姓无论男女老少，皆来凑这个热闹。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半点乱子也不许出，所以虽然殷郊本人也觉得没什么必要，但为了走个过场，还是先从姬发府上挪出来，搬到城东头的一处屋舍去住了三日——这三日说无趣也确实无趣，基本的礼仪过了一遍，就没什么要殷郊操心的，又不好四处走动，多数时间都在院子里待着——闲得发慌时他还特意去问过：姬旦之前提起过的城东哥哥，到底有没有这号人？结果人家给的答复是：确实有，不过这位是自小老实的。他们这群人，一处玩的时候就只姬发聪明鬼点子多，常常带着大家瞎胡闹，先时伯邑考也跟着闹腾的，后来长大些了知道要做表率，才温声和气地劝起来。

不过姬发倒是讲义气的，那位许是城东哥哥本人之母的老姬补充一句，真要犯了错，都是主动领罚，也就偶尔逗弟弟玩儿跑开一次两次，过后又自己弥补去了。

从小没有亲兄弟姐妹、质子团来朝歌之前也没有什么好玩伴的殷郊听得忍不住笑，说看来姬发去了朝歌已经收敛了不少，不然这么皮猴儿似的，一天怕是要被殷寿训八回。

这几日宾客往来也不少，比如姜文焕和鄂顺就特意来了。殷郊得了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大家许久未见，上次见面又是那样危险的境地，虽然有往来通信，但再见到本人，到底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姜文焕比鄂顺先到，一来就急着要见姬发，所以打过招呼就来找殷郊——姬发还是个奶娃娃，若要离开殷郊三日，只怕会不安分，现在仍然是跟着殷郊住。傍晚，姜文焕高高兴兴地来了，先跟久别的表哥见了面，问过了各自情况，用过晚膳，就开始问姬发在哪里？刚巧姬发这会子在睡觉，殷郊就带着姜文焕移步去小房间看，两个人悄悄摸摸，如同过去背着殷寿做坏事时似的，蹑手蹑脚来到摇篮边，不敢高声，生怕把这小奶团子吵醒。

姜文焕不敢伸手地围观了一会儿奶团子睡觉，正感叹着小朋友就是可爱，一抬头，因着熟悉，一眼就看出姬发摇篮边悬着的物件正是姜王后那枚宝贝得不得了项饰，如今打了络子，又悬了些漂亮的贝壳、珍珠在下头，比之前更加好看了，挂在那里也不显得单薄。

“姬发喜欢这个？”看过了，天也已经黑下来，姜文焕和殷郊出来回厅中谈话，姜文焕想起姬发摇篮边的挂饰，好奇道，“这也是巧了，她也没见过姑母……难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是啊，”殷郊笑起来，“收得好好的，也不知道哪一日，抱着她四处晃悠的时候，翻东西倒翻出这个来，她一见着就抱着不肯撒手了，晚上睡觉也要抓着，我想着，若是母后本人知道了，肯定也开心得不得了，便加了些装饰悬挂起来，你看怎么样？”

他做这小改动的时候，本来打算用些西岐更常见的东西，可是想起母后在朝歌时偶尔怀念东鲁的样子，到底还是选择麻烦一点，好让母后在天之灵看着开心。

“好看，”姜文焕点头，也笑起来，“既如此，还有更巧的，我这回给姬发带的礼物，倒刚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他说着，取出个随身携带的小包袱来，打开一看，却也是一块玉佩，“当年父亲给姑母做了那项饰，剩下的玉料做了这个，彼时刚好有个游历的方士来东鲁落脚，见这样，给施了仙法。”

殷郊接过来看看，果然见这玉佩成色与母亲那遗物差不多，问道：“是什么仙法？”

“说是，这玉本是完整一块，如今兄妹各持一边，将来若一方有难，这玉或许会碎，也许或是别的异常，总之能提醒一二……只可惜，未曾有机会问过父亲，当时姑母她……这玉是什么情况，”姜文焕说到这里，有点落寞起来，见殷郊神色也有些低落，连忙收拾了情绪，宽慰道，“送给姬发，再大些，让她随身带着，过后天下局势不稳，若万一——也好有个提醒。”

“多谢，”殷郊收下那块玉，认真向姜文焕道谢，“只盼早日太平下来，大家都不用这么提心吊胆的了。说来，这次你们特意过来，应该也是为了同西岐商议起兵大事吧？”

“正是，不过不急这两日，横竖殷寿也在忙他的——总之一切都等这几天之后再说，”姜文焕说着，转头扫视一眼厅内放着的各色聘礼：丝绸、布匹、兽皮、金器、玉器、铜器……数不胜数，不由得笑道，“好大的排场，不枉你们认识这么多年——这些兽皮也都是姬发打猎得来的？”

殷郊坦然道：“是啊，他也准备许久了。那会子姬发还没出生呢，他早出晚归的，突然带回来一大堆猎物，还有大雁——那时候我还没想到有婚礼这事儿，几乎怀疑他突然要改行做猎户。”

“两只大雁算什么，此时要他一日射十只大雁，他也不会托辞，”姜文焕笑嘻嘻地打趣一句，看看殷郊如今气色比在朝歌好上许多的样子，想了想，忍不住问，“好的是如今姬发待你一如往常，你们的感情，我们也都清楚，只是我难免多嘴问一句，若是以后姬发待你不好，你怎么办？”

虽然论理不该他问，但殷郊是姑母唯一的孩子，加上本性赤诚，之前又在殷寿手底吃了一回亏，只怕经不起多一次打击，所以他难免多嘴一句。

“这个问题我同姬发讨论过了，”殷郊笑眯眯地、毫不在意地回答道，看姜文焕有点吃惊的表情，轻飘飘补充一句，“我说，我现在无家可归，若是不好，就只能去跳河了。”

“跳河……”姜文焕想了一想，“那可游到东鲁去了。”

“正是如此，表弟，可得收留我啊——”殷郊耷拉着眼睛故作可怜，笑完了才正色道，“先不说别的，就算抛开我和姬发认识这么多年的情谊不提，殷寿还坐在王位之上，对我们几个的项上人头虎视眈眈呢，谁还不是一条船上的？等报了仇，到时姬发要是真的烦我了，我走了也没什么挂碍了——况且我相信姬发，他不会那样的。”

——就像姬发也相信他一样。

“何况你们俩在质子营就腻歪得崇应彪天天看不下去，也确实无需担心那么多，”姜文焕见殷郊不甚在意，也放下心来，“你知不知道？崇应彪偶尔背地里说你不好，姬发马上就要去跟他打架，比自己挨了骂还着急，也因为这样，两个人越来越不对付。”

殷郊仔细回忆了一番，恍然大悟道，“崇应彪一向是个刺头儿，这我倒知道，只是没想到……难怪有时姬发与崇应彪私斗，我不在那儿，过后问怎么了，姬发总是不说，原来……”他想起那时的光景，颇有些物是人非的感觉，还是忍不住多问一嘴，“说起来，崇应彪……如何了？”

这人在朝歌那一战受了重伤，虽然没危及性命，但也够喝一壶的了。

“虽然没死，但也做不了什么了，”姜文焕摇摇头，平静道，“当时他枉顾多年的兄弟感情执意要杀你，如今这样，也怨不得别人——所以现在北地是他的孪生兄弟崇应鸾做主，想来你也听说了。”

殷郊点点头，想起那日的危险重重，不由得陷入了沉默，姜文焕也不说话了，两个人正安静地对坐着，突然听到屋外传来轻微的响动，像是小石子砸窗沿的声音，紧接着就听到熟悉的声音在喊殷郊。

“姬发这小子——”姜文焕站起身推开门，往外一看，果然看到姬发坦坦荡荡地坐在墙头，一脸的轻松，半点没有违反了规矩半夜翻墙的愧疚，不由得笑他，“你这半夜翻墙来找殷郊的习惯到底多早晚能改正？”

过去在朝歌时，殷郊不住在质子营的晚上，姬发就会翻墙去殷郊院子里找人，所以后来成了太子，殷郊索性把鱼符给了姬发，让他随意进出，图个方便。

“殷郊搬来跟我住的时候，”姬发从墙头跃下来，笑眯眯地回答姜文焕，格外的理直气壮，“礼虽不可废，传统也不能忘——聊什么呢你们？”

“了不得，还能谈什么？姜文焕这表弟，肯定是预备着要你做保证呢，”随着一声门响，鄂顺的声音也加入了这场谈话，“姬发，你可快去祖宗牌位前跪着吧。”

殷郊闻声望去，惊喜道，“鄂顺？你什么时候到的？”

“就刚才，姬发才去城门口把我领来的，不然西岐这么大，我都要迷路了，”鄂顺笑得眼睛弯成小月牙，“我说一来就该先见见姬曦——南都许久没有长到这么大的婴儿了，我看是该来沾沾喜气。”

天谴还未结束，东南西北各地仍然是各有各的难处，只等兵力齐备，时机成熟，才好揭竿而起——毕竟只有一次机会，若不成功，便是尸山血海，绝无活路。

鄂顺一向是他们中最不言不语的，笑起来总是眉眼弯弯，脾气很好的样子，如今被迫扛起这一切，殷郊想了想，也觉得很是感慨，叹了口气，却不知道该说什么。鄂顺倒是看得开——也许想着看不开也要过日子，倒不如面对现实，所以反倒开导殷郊道：“殷寿迟早要付出代价……如今我天天在南都练兵，全城百姓也颇为支持，没什么阻力，不必挂心。”

“那就好。”殷郊点点头，依然有些落寞。姬发在旁边揽着他，轻轻握一握他的肩以示安慰，岔开话题道：“姜文焕要我做什么保证？”

“什么保证，我可没说，”姜文焕看这情况，心领神会，立马接过话头，想了想，慢吞吞地打趣起来，“真要说，不如要殷郊自己保证惜命些，不要再半夜里看见个狐妖蛇妖什么的就不顾一切地追上去了。”

“那可完了，”不等姬发殷郊说话，鄂顺先笑起来，“这事儿想来这辈子也保证不了了，怎么办？”

“那只好拜托姬发多看着他了，”姜文焕看一眼被打趣得低下头笑的殷郊，选择半点不放过地、极其熟练地和鄂顺一唱一和，“咱们也打扰半天了，也该回去休息了，真把殷郊惹恼了，咱们这做客的只怕要被赶出去了——你们俩清清静静地、好好看着对方去吧。”

这样的玩笑在质子营里就常有，殷郊早已经过了害羞的时候，所以也笑着反驳道：“我们俩在这互相看着，你们俩找谁带路去？别在城里转悠一晚上。”

“正是，”姬发点点头，收起玩笑，认真道，“没人跟着，晚上也不好辨认方向，我去看一眼姬曦，就送你们回去。”

说是看一眼姬曦就走，看一眼姬曦倒是真的，看过出来，姬发又仿佛许久未见似的和殷郊说起话来，要他注意身体不要累着，把姬曦交给奶妈，又要他住不惯只管说，缺什么也一定要说。

“再过一日就不住这儿了，能缺什么？”殷郊笑起来，想着姜文焕他们还在门口等，所以催促道，“去吧，很快就见着了。”

“行，”姬发掰着殷郊的脸亲一口，看见月光洒在殷郊漂亮的眼眸里，忍不住轻声道，“等我来接你——可别像姜文焕说的，半夜里又追着什么狐妖跑了啊？”

“知道了，”殷郊哭笑不得地推他，“你去吧，便是狐妖认了罪亲自来请，我也不会擅自离开了。”

—tbc—

其实感觉经历了朝歌那些破事，殷郊是没什么安全感的，还好武王哥是纯爱战神！



## Chapter 31

### Chapter Summary

折取一枝桃夭，为此我们万里迢迢。 \*

良辰吉日，宜嫁娶——西伯侯卜卦的本事果然是天下一绝，算出来的日子半点也不会错，婚礼那日，天气晴好，微风拂面，到了黄昏时，太阳缓缓西移，拖拽着一片霞光，将半边天都染成璀璨的金色。

姬发换上玄色礼服，来到西伯侯与太妣夫人面前，端正跪下聆听过教诲，饮尽父亲亲自倒予的一爵酒，又祭了一回大哥，这才起身去接殷郊。

“发儿，你长大了，”太妣夫人面带微笑，仔细打量，这才惊觉自己的孩子经过这些日子的磨炼，已经越发地成长起来，不免有些感慨，但到底是大好的日子，所以忍着眼泪，温声道，“去吧，别让人家等太久。”

殷郊这边倒是没这么多麻烦，他横竖也没个父亲要辞别的，早起换了衣服，祭过母亲，就静静地坐在窗边等——姬发一大早就被奶妈抱走了，今日不归殷郊管，只怕到晚上也不一定见得着面；姜文焕倒是在这里，毕竟朝歌没有来人，这么多天了，也只收到叔祖父比干以个人名义送来的贺礼，没人陪着也不像，所以让姜文焕这表弟代劳。

姜文焕虽然平日里爱打趣，但这会子还是很细心地发现殷郊似乎有点紧张，一日下来好像还没吃什么东西，所以端着点心来窗边坐下——盘子“咣当”一声，不轻不重地落在桌子上，引来了殷郊疑惑的目光，姜文焕方才笑道：“莫不是见不着姬发就吃不下饭？往日在质子营，也没见这么着的。”

“什么话，”殷郊回过神，也不由得笑起来，“有些什么好吃的，给我尝尝？”

“给给给，都是你的，”姜文焕把盘子往殷郊面前一推，“快吃吧，别饿得走不动路，还要姬发背着走不成？”

殷郊早就被打趣惯了，闻言很配合地拣起一块点心，小口小口地吃起来，但依然是心不在焉的样子。姜文焕有心转移他的注意力，索性有话直说地问道：“你这么个性格的人，今日怎么紧张成这样？难不成，西岐其实待你不好，你不愿成这个亲？”

“怎么会！”殷郊放下手中的吃食，迅速地否定了这番话，“西岐待我实在是很好，哪怕是姬发的弟弟们，也都个个友善——只是正因如此，再想起当日腥风血雨的朝歌，总觉得不真实，”他想了想，觉得这样说不够妥当，又解释道，“也并非不真实，只是太过美好，再加上世道动荡，总叫我隐隐担忧。”

姜文焕听了这话，心下了然——殷郊从小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对殷寿更是一片赤诚，可惜一夜之间，家庭分崩离析，英雄般的父亲变作虚伪的小人，此情此景，确实很难不令人后怕，别说殷郊，便是他，想起昔日姑母一家其乐融融的场景，再想起后来的变数，也深觉人心难测，世事无常。

只是这大好的日子，殷郊若是为了这个而吃不下饭，那倒是舍本逐末了。姜文焕仔细想了想，笑道：“是我不好，前日不该问你那么个问题，倒把你的心病勾起来了。”

“这倒也不是，”殷郊回忆起前日的谈话，认真摇了摇头，“便是你不问，我自己之前也想过，是因为……”他说到这里，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止住了话头，眨眨眼睛不说了。姜文焕看他这样，猜这没说完的半句是不能给他听的，所以也没问，只点头道：“既如此，那这紧张也不是今日能消解的，何苦挂着这些，到时自然有姬发帮你治。”

“也是，”殷郊默默地想了一会儿，觉得姜文焕说得颇有道理——他本就不是太爱左思右想的人，一时间想通了，也就一身轻松地继续吃起手上的点心，“眼下这情况，大家都活着就很好了，走一步是一步。”

等到殷郊吃完手头的东西——这回总算不是吃到一半被人打搅，也不用狼狈地鼓着腮帮子学松鼠，果然还是姬发贴心——外面就有人进来传，紧接着就是老宫女喜气洋洋地进了屋

子通报，说姬发来了，殿下可以出门了。

被点名的殷郊同姜文焕对视一眼，突然又开始觉得紧张起来——也不知道刚刚垫肚子的那点东西够不够他坚持到仪式结束的。不过这次紧张倒不是为了其他，只是如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因为要与心上人成亲，总有些雀跃与慌乱——往日常见面倒不觉得，如今正儿八经地要做一对新人，反而还拘谨了起来。

“走，”姜文焕先站起身来，拉了他一把，“见着了就不紧张了。”

大雁秋去春来，从不逾期，最是守信，便如同人要遵守这定下的婚约，山崩地裂也永不改变，又因大雁忠贞，与大部分动物不同，一生只得一名伴侣，所以迎亲之时，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最前头，姬发仍旧带着一只雁来，其中意思，不言而喻。

说来也古怪，正如姜文焕所说，见着了确实就不紧张了。殷郊这面对生死尚能放言“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人，出门前倒是难得地忐忑了一下，调整了呼吸推开门，紧张得心头砰砰直跳，却很奇怪也很迅速地，在见到姬发后一下子就平静了下来。

姬发穿玄色也好看——风也安静，阳光也温柔，宛若万籁俱寂之中，这就是殷郊的第一想法——他平日里倒是少见姬发穿这么庄重的礼服，今日一见，觉得颇有几分威严的气势，与平时不太一样。

“殷郊。”姬发下了马，背着夕阳的光，带着笑意唤他，而在姬发身后，是并肩而立的雪龙驹与闪电——一切与那日逃离朝歌时似乎有些相似，但又大不相同——因为这次没有淋漓的鲜血，也没有生死攸关的战斗，而闪电也终于等来了自己的主人，不必再落寞地空悬着马背。

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相似和不同，所以就在这一瞬间，所有的疑虑与不安都被殷郊抛在了身后——管他的呢，殷郊想，生生死死，横竖都在一起——心念电转，殷郊收起乱飞的思绪，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几乎是跑着向姬发而去，同样是玄色的衣袍纷飞起来，远远看去，像极了颂词中记载的，代表大商的玄鸟。

但这一次，这只鸟儿不再被父亲的枷锁拴住翅膀，他披着夕阳温暖的余温，如同还巢一般，欢快地投向爱人的怀抱。

“小心，”姬发稳稳当当地接住向自己飞来的殷郊，“踢到门槛绊着了怎么办？嘱咐我别摔下马，你自己可别先摔着了。”

“那不是有你接着我嘛！”殷郊毫无挂碍地冲着姬发笑，“接住这么多次了，也不差这一回，是不是？”

“是，当然接着你，”姬发听了这话，忍不住也笑起来，看向殷郊的眼睛，认真答应道，“放心。”

其实今日不止殷郊紧张，姬发也忐忑，但是一种夙愿得偿的忐忑——不知从几时开始，在他心底，殷郊几乎已经成了他的所属物，不容别人觊觎半点，所以自从朝歌惊心动魄的那一遭之后，他心里那点独占之情几乎是成了倍地增长起来，哪怕是殷郊生下姬曦，也只是稍微帮他压制了一下这疯狂的想法，但是今日不同，今日行了礼成了亲，从此殷郊就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属于他了——想到这里，姬发紧了紧揽住殷郊的手，轻声道：“这回可真的落到我手里了。”

若是旁人，听了这话只怕要觉得可怕了，但殷郊却半点不觉得有异，只是点点头，笑咪咪地冲姬发道：“那可就交给你了！”

就如同那日交付鬼侯剑一般，仍然是如出一辙的赤诚与坦率，姬发心下一动，飞快地在殷郊唇边落下一个吻，还想说些什么，却听到身后姬旦轻轻的咳嗽声。殷郊探头往人群望，见大家都面带笑意地瞧着他们俩，一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脸上稍微红了红，向姬发提议道：“咱们先上马？”

“走，”姬发也回头看一眼，然后恋恋不舍地松开揽着殷郊的手，在姬旦无情眼神的无声催促下，将两匹马牵着走近了几步，把闪电的缰绳交到殷郊手里，“咱们回家。”

回家——喝过合卺酒、结过发，从此就是正儿八经的夫妻了。

一日下来顺顺当当，只是接亲回去的路上倒还有趣事：殷郊不同于别的新娘子，是不坐马车的，骑在马上和姬发并辔而行，因此一路上，西岐的百姓纷纷来看，都想一睹世子妃殿下的真容。殷郊虽然经历过大大场面，但在大家善意的目光下到底觉得有些不适应——毕竟过去在朝歌，百姓多是跪伏在地，只见得着一群背影，何时这么热闹过？所以他正好奇又有点

谨慎地、如同小动物一般打量着路两旁的人，看看他们长什么样子，爱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是否脸上都带着笑意，身边的姬发却突然伸手一拉闪电的缰绳，让两匹马离得更近些，然后一倾身凑过来，干脆利落地掰着殷郊的脸亲了一口。

“紧张什么，”姬发在殷郊耳边小声说，“西岐就是你的家，他们是我的子民，也是你的子民了。”

姬发这一下着实算是大胆，路旁的百姓先是愣了一愣，然后笑着欢呼起来——世子 and 世子妃感情甚笃，于百姓而言，却是福报。

啧啧，姬旦倒是在哥哥嫂子身后小大人一样地盘算着，日后若是制定礼仪规矩，第一条便是成亲时不许在路上亲昵，不，还是定了，成亲时不许新娘跑着出门比较稳妥。

—tbc—

\* 出自歌曲《比翼》，歌词很好，很符合我对发郊大结局的设想！

## Chapter 32

西岐这些天忙得很，姬发殷郊的大婚之后，过了几日，就是正式册立世子的日子。虽然西岐上上下下一向早已把姬发当世子殿下对待，但如今祭告过天地神灵以及祖宗，才算是彻底落了实，殷郊也才正式成了西岐的世子妃。册立大典那日，姬曦也被抱去了，还是让西伯侯亲自抱出来的，为的是昭告众人，这是世子 and 世子妃殿下的长女，是西岐的小殿下、女公子。

当然祭典之上，于情于理，怎么也不能忘了伯邑考。他在西岐多年，为人温和有礼，颇受爱戴，如今只是去朝歌觐见，并无过错，却丢了性命——姬发在台上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地陈词，台下文武百官无不愤然感慨：囚西伯侯、杀伯邑考，又曾有先西伯侯季历无故被囚一事，西岐与朝歌的仇怨如今已是越结越深。

说来姬曦自出生以来，倒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大场面，但小姑娘却丝毫不怯场，面对台下一排排立着的人，以及新宰的牛羊，愣是没哭没闹，反而咧着个小嘴笑起来，甚至观看祭祀这等对小孩来说太过血腥的场面时，还很感兴趣地盯着，乌黑的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看起劲了还拍拍小手表示激动，引得众人连夸这是吉兆。

“没想到姬曦倒是对鬼神之事颇有兴趣，”西伯侯捋着胡子，慈爱地观察着小孙女的一举一动，“将来若是有心，做个女祭司也未尝不可的。”

“倒也不拘做个什么，”姬发同殷郊对视一眼，认真道，“如今这世道，她平安就好。”

殷郊点点头，伸手逗逗姬曦认真的圆脸蛋，笑容里带上了一丝担忧：“也不知今日之后，朝歌又有什么说法，最近我总觉得不安，就怕他们拿姬曦作筏子……”

毕竟有“死于血亲之手”的预言在那里，依照殷寿的行事作风，只怕连姬曦这小婴儿也不会放过。

“这番担忧也不无道理，听说殷寿自复生之后，行事逐渐乖张放肆，前些日子为了立苏妲己为后的事情，在祠堂与比干起了争执，砸了不少祖宗牌位，”西伯侯摇头叹息，“可惜了比干，国师之位虽已被夺，但仍然一心为成汤江山着想，如今只怕又气得一病不起了。”

砸祖宗牌位……殷郊听完，一时不知道是先气还是先忧——殷寿身为国君，居然不敬祖宗，将来只怕是越发肆意妄为、不受拘束了。他凝视着祭台上熊熊燃烧的火焰，出了半天神，直到姬发担忧地唤他的名字，才回神道：“实在荒唐……况且叔祖父年事已高，怒气伤身，也不知道此生还有没有机会见面了。”

虽然小时候经常抱怨叔祖父那里规矩多，但抛去国师职责，身为长辈，比干对殷郊这小侄孙也算得上是十分疼爱，譬如这次婚礼，朝歌上下，也只有比干一人送来了贺礼。

姬发见殷郊如此神伤，一时却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心里也清楚，按照比干的性格，若是殷寿执意昏庸下去，只怕这昔日的国师终究要走向死谏的道路——他凝神半天，还是试着开口劝慰道：“我过去听你说闻太师在朝中威望颇高，殷寿身为王子时便要听他的教诲，如今他即将回朝，想来也许可以约束一二。”

“也是，希望如此。”殷郊点点头，对自己死而复生的父亲隐约有种眼看着野兽出笼的担忧，但眼下也没多少办法，只能暂且放下思虑，且行且看。

殷郊的担忧确实很有先见之明，过不了几日，朝歌那边传来消息，说商王殷寿想念儿子，几乎夜不能寐，每日都要去太子住处停留一会儿，以慰思念之情，所以传下口谕，说只要殷郊回到朝歌，父子之间消除误会，他可以对过去的反叛之举既往不咎。

希望太子不要再与西岐逆贼厮混，速速回朝，延续大统——这是殷寿口谕的最后一句话。

消息传来时，殷郊正与大伙聚在一起议事，难得见面，自然要把将来的事商量清楚，比如各处兵马多少，若是殷寿来袭，要如何行军支援……讨论得正激烈，突然听到这个消息，一时间所有人都沉默了，半晌，殷郊才冷笑道：“既往不咎？拿来骗骗天下人可以，骗我却不够——害死母后，意图逼我谋反的时候，可有想过既往不咎？若他当众认罪、自焚祭天，并除去妲己，我倒是可以与他既往不咎。如今叫我回去，无非又是拿我做筹码罢了。”

“愁就愁在这里，”姜文焕皱着眉头，忧心忡忡的样子，“正是为着骗天下人可以，他才故意说的，简直要把你架在火上烤，你若不回去，却又再次坐实了不忠不孝的骂名。”

鄂顺支着下巴听着他们聊，另辟蹊径道：“不过殷寿也够要面子的，说我们是逆贼，却不说他被逆贼所杀的事情，对外只宣称是混乱中受了小伤休养了一阵子。”

“若说死而复生，那大家定要惊疑是如何做到的了，”姬发沉默了这半天，突然开口，“如今因为天谴死伤无数，若有什么死而复生的法子，只怕闯进鹿台要仙法的人是一波接一波，拦也拦不住的，再说他一个靠战功立威的新王，若明说被自己教出来的质子杀了一回，脸上只怕也挂不住。”

“终于说话了，我还当你是被气疯了，”鄂顺笑道，“这才刚成亲，这不靠谱的老丈人又来抢人了，可如何是好？”

姬发闻言笑一笑，却转头看向身旁的殷郊——他看上去才像是真的被气到了，一脸的闷闷不乐，就差变幻出个小狗耳朵顶在头顶耷拉着。

“放心，”姬发认真凝视着殷郊的侧脸，伸手握住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整个包在手心里，语气里带着几分劝哄，“我不会让他把你带走的。”

“得得得，”一旁围观的姜文焕和鄂顺被腻歪倒了，故作夸张地抱怨道，“姬发这么说，那就是早有办法了，咱们可就省心了。”

什么办法？殷郊眨眨眼睛，他怎么没听说？

过两日姜文焕和鄂顺就要启程回家，所以这几日姬发和殷郊忙得很，到晚上回到自己府上，收拾完了，两个人躺在床上歇息时，殷郊才终于得空问一句：“白天姜文焕说，你早有办法，是什么办法？”

“简单的办法，”姬发翻身，把殷郊的腰一搂，轻松道，“他要拿人伦道德来堵咱们的嘴，咱们也照样堵回去就行。”

“怎么堵呀？”殷郊往姬发怀里靠了靠，好奇道，“若是把他做的那些事情全部说出来，会有人信么？”

姬发看着殷郊单纯天真的一双眼睛，忍不住笑起来，帮殷郊拨开颈间绕着的一缕发丝：“那也太不给面子——他自己都说，我们并未杀他，我们就顺着他的话，打蛇随棍上，把朝歌那些事模棱两可、挑选重点地说几句就好，”他用大拇指轻轻摩挲殷郊脖子上那道浅浅的疤——那是殷郊在地牢被人活活用麻绳勒过脖子的证明，“放心，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回朝歌受这种苦。”

“嗯，”殷郊顺着姬发的话想了想，好似明白了个大概，但具体要怎么做，还是不太清楚，索性抛到脑后，“反正靠你了——我可懒得跟父……殷寿去打那些心眼算盘。”

再给他十年，他也没法跟殷寿比心眼子，这点他早有认知，被押上行刑台的时候，也早就坦然接受了。

“这就不问啦？”姬发故作惊讶，手顺着殷郊的后脖颈往下摸，拿捏着脊椎骨一节节揉下去，“我还打算耍个无赖卖个关子呢？”

殷郊被又揉又掐地闹得有点痒，一边笑一边躲：“还用卖什么关子，要耍什么流氓直说不就行了？”

姬发的手停在殷郊腰上，还要继续往下探，看殷郊笑得脸颊飞红，头发散乱的样子，忍不住凑过去亲，结果被殷郊一手抵住胸口：“慢着慢着，有事要问你，先说清楚了。”

“什么事？”姬发配合地停下动作，“若是问姬曦，她已经睡下了，咱们不是刚刚才去看过吗？”

“不是，”殷郊摇摇头，眼神游移了一下，脸上似乎红得更厉害了，目光看向别处，很小声地说，“就是……我想给姬曦添个弟弟或是妹妹……但是我看你好像没有这个打算。”

自从姬曦出生以后，他们俩每次亲热，殷郊倒是有这个打算，姬发却好像没这个想法，总是点到为止，不给下一个孩子来报到的机会——他之前跟姜文焕说的，“自己之前也想过”，便是因为这个。

红着脸说完这番话，殷郊自己都觉得很羞耻，又半天等不来姬发的回应，越发害臊，索性把身上的人一把推开，翻身往被子里躲：“要不你还是当我没问吧！”

“慢着慢着，我道歉，”姬发伸手一捞，把殷郊从被子堆里捞出来，凑过去在人耳边亲一亲，诚恳道，“是我不对，没同你说清楚。”

“那你现在说清楚，行不行？”殷郊转过身来，认真看着姬发，眼睛里水汪汪地盛着一点眼泪，像什么不谙世事的小动物一样，“不然我就出去睡了！”

姬发见他这样，心里软得一塌糊涂，捧着殷郊的脸给人拭去眼角那点湿意，温声道：“我是怕你辛苦——从怀上姬曦到现在，你吃了多少苦头？”

细细想来，苦头确实是让殷郊尝完了——早先刚怀上的时候就食欲大减、身子困乏，后来又挺着大肚子饱受折磨，再到生姬曦的时候，疼得满脸是汗，还有哺乳期种种的不方便……姬发知道殷郊不爱听，所以后来也不怎么说了，但心里总隐隐有些愧疚，总觉得是自己害殷郊吃这么多苦。

“原是为这个，”殷郊恍然大悟，和姬发对视了几秒，忍不住皱起眉头抱怨，“我都说了不是你的错，也没什么值得愧疚的，姬曦是我自己欢天喜地选择留下的，我的想法明明才是最重要的，再说，”他说得激动，越靠越近，直接趴在姬发身上，“我自己没有亲兄弟姐妹，当时在朝歌闹得天翻地覆，若没有你帮着，我都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所以我不想姬曦也是独生，如今天下不太平，将来有人能和她互相帮衬着，岂不是更好么？”

“我知道，我知道”姬发顺势搂住身上的人，一下下给人抚着后背表示安慰，“姬曦一定也明白。”

“更何况，”像是突然泄了气，殷郊眼圈通红，委屈又无助地看着姬发，“西岐是我的第二个家……我的第一个家已经被毁了，我也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我的过错，但我希望我的第二个家永远都好。”

天知道，偶尔夜半时分，他梦见昔日在母后膝下玩闹，学着父王的样子舞刀弄剑的日子，一醒来就觉得怎么也不安稳——那样美好的、让他相信一家三口必定能团聚的家庭，要崩裂也就是几日之间的事……好在他如今拥有了新的幸福，但谁又能保证这幸福永远不会破灭？

“你这么说，是不信我了？”姬发坐起来，扶着殷郊的肩，拉开点距离和他对视，表情十分严肃，“你觉得我也会像殷寿那样？”

“怎么会？”殷郊瞪大了眼睛，急急忙忙地反驳，“我从来没有不信你！我只是——没有理由地害怕，总想抓住点什么。”

漆黑的地牢、母后冰冷的尸体、无情的父王，这些如同噩梦一般的画面其实还缠在殷郊心底——他并不是具体地害怕什么，只是心底总有着若隐若现的恐惧感。

就像手握珍宝，失而复得的人一样，哪怕把珍宝全部护在身下，偶尔也会没缘由地担忧再次失去。

“唉，”姬发掰着殷郊的脸，给人擦掉颊边的眼泪，“都是殷寿闹的，这两年的眼泪比之前那么多年加起来还多了，我已经杀过他一次，这样会不会让你的心病好一点？”他看着仍然在默默落泪的殷郊，温声但坚定道，“我知道你害怕，也知道你做噩梦，但这是你第一次与我说这些事，所以我也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不用怕，我答应过你，只会心悦你一个，也说过一定保护好你，这想法不是这些日子才有的，早在许久之前，在你还没察觉到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变过。”

“嗯，”殷郊在姬发手心里很乖顺地点点头，“我知道，我相信你的。”

“还有，关于给姬曦添弟弟妹妹的事情，”姬发倾身在殷郊唇边落下一个吻，“其实你不用紧张地想抓住什么……你才是最重要的，我说句实话，你别生气——我爱姬曦的前提是因为爱你，哪怕没有姬曦，你也一样会有一个很好的新家，因为你是我的心上人，我一定会对你好。所以别害怕，慢慢来，你喜欢小孩子，喜欢姬曦有弟弟妹妹陪着，那也不急这一时，等她再长大一点再说，好不好？”

一番话情真意切，直戳殷郊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不知怎么，倒确实缓解了他的不安，所以他吸吸鼻子，不管不顾地往姬发怀里一扑，再次被稳稳接住后，方才声音闷闷地开口道：“好……不过你说这些话，怎么越来越不害臊了。”

“为什么要害臊？”姬发在他耳边笑，“‘要耍什么流氓直接说不就行了’，这可是你刚刚亲口说的。”说完，手已经开始往这被眼泪浸得湿漉漉的人衣服里探：“话说清楚了，现在能不能耍流氓了？”

春宵苦短，他可不想殷郊再为这些事情伤心流眼泪了。

—tbc—

## Chapter 33

西岐这边对殷寿的口谕毫无反应，所以果不其然，几日之后，又传来了殷寿病倒的消息，说是大王因思念太子，茶饭不想，还望太子殿下速回朝歌尽孝。

“呃，他这个，应该是装病吧，”殷郊自被救离朝歌以来，难得地犹豫了一下，“难道是什么复生的后遗症不成？”

“探子的消息，说是好得很，整日与苏娘娘寻欢作乐，”姬发在一旁不冷不热地提醒他，“听说朝歌的宫女最近又开始神秘失踪，想来这复生一遭，损耗最大的还是狐妖，应当是在进补呢。”

好可怕——一旁侍立的小宫女闻言打了个寒战，想起自己差点沦为狐妖盘中餐的经历，忍不住把头埋得更低了——也不知道昔日一同在鹿台轮值的姐妹们如何了，想来是凶多吉少，连名姓也没有，就那么消失了。

殷郊显然也想起了一些与狐妖的不妙对峙，瞬时把那点复杂的情感收了回去，皱眉道：“只有他们的命是命不成？前两日鄂顺还说呢，天谴还没结束，南都百姓几乎是抱着身死国灭的心态在筹备战斗。”

毕竟南都婴儿出生就会夭折，若是人一批批地打完了，可能南都确实就彻底消失了。想到这里，殷郊忍不住抱紧了怀里的女儿——这两日姬曦有些咳，许是天气变化吹了风的缘故，虽不严重，但小孩子咳起来呼哧带喘的，让人心疼得不得了，所以殷郊忙里偷闲就把姬曦接过来带着，说来也怪，姬曦在奶妈那里总吵着不睡觉，到父母跟前却睡得老香。

“婴儿身体弱，吹了风有些咳也是自然的，”当时巫医是这么同殷郊说的，“殿下不必过于担忧。”

好吧——殷郊看着姬曦睡得吧唧嘴的样子，忽然间福至心灵地体会到了母后摸着 he 脸上的伤疤，同他说“你这双手本该是抚琴的，却偏偏要用来执剑”时的心情。

“说起婴孩——申公豹如今也在朝歌，也不知他那些邪术……”姬发若有所思，“只怕终有一日要祸害到老弱妇孺头上。”

朝歌城里，因为当日修祭天台，本就拖累病了许多年轻劳动力，如今要是再害到老人小孩头上去，真不知百姓还能撑多久？殷郊细细思索一番，越发觉得难过，抱着姬曦拍了拍，不说话了。姬发看他这样，有意逗他，故意问道：“半天不说话，你听说殷寿病了，想回朝歌探望父亲？”

“你都说他是装病，我怎么会——”话说到一半，殷郊抬头看看姬发的表情，眨眨眼睛，忍不住笑起来，“生气了？我就是随口一说，他毕竟是我父亲，若真病了，我也不可能完全不在乎的，只是要我回朝歌，却是万万不可能。”

姬发听了，不做表示，也不说话，表情淡淡的。殷郊一看，索性把熟睡的姬曦交到小宫女手里，让她带着大家都下去，然后凑到姬发面前，背着手打量一番，笑咪咪地问：“不会真的生气了吧？诶呀，我又不会跑——”话没说完，却叫姬发突然抬手捏住了脸颊肉，还没反应过来，就见姬发也笑起来：“终于不耷拉着嘴角了，还是笑起来最好看。”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殷郊轻轻拍掉姬发作怪的手，“殷寿都装病了，咱们装个什么？”

“什么也不必装，”姬发轻松道，“咱们坦诚相待。”

正如姬发所说，坦诚相待，所以又过了两日，殷郊的口信先着人传了回去，内容很简单，但情真意切。

这则口信的内容是这样的：首先，作为儿子，感念父王挂念，祝愿父王身体早日恢复，并对父王受到邀请却不来参加婚礼一事表示惋惜，再次诚恳邀请父王来西岐做客——“我在这儿，也时常思念着父王，也是一样的夜不能寐”，为了与殷寿的思念之情遥遥相对，殷郊特意补上了这么一句，至于夜不能寐是因为做了噩梦这种事情，就完全隐去了；其次，恳切认罪，说自己的母亲和舅舅都因为自领的谋逆之罪死于地牢之中，那么自己也一样罪孽深重，虽感念父王不计前嫌，让他可以重新唤一声“父王”，但若回朝，却也实在难以面对；最后，真切祝福父王与苏娘娘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使臣已略带薄礼，遥做祝贺。殷郊一向没这么多弯弯绕绕的心眼子，这番话一多半是姬发同他商议出来的，殷郊很是熟练地背完，叮嘱传话的人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好传到朝歌去。

“记得，在大王面前说的时候，要情真意切，最好是哭上一番，”姬发事无巨细地嘱咐道，“差事办得好，回来自有奖赏。”

“啊——”殷郊看着使臣领命下去，长舒一口气，放松了身子，颇有些感慨，“没想到有一天，我也学会装神弄鬼的了。”

姬发笑着摇摇头：“情势所迫，没办法。”

“不过你这措辞够准确的——白头偕老，殷寿一直想着长生不老，这样祝他，旁人听着是好话，他听着只怕要气歪鼻子，”殷郊回想起这段陈情之词，也觉得好笑，“说来，为着立个苏娘娘，咱们可送了两回贺礼了。”

“是啊，”姬发怕殷郊说了一大段渴着，亲自倒了水来，“这样才显得我们礼数足。”

殷郊的口信传回去没两天，殷寿尚且没反应，但因为大殿上使者情真意切的表演，已经闹得天下皆知。

朝歌城中的百姓一向感念姜王后恩德——她在世时，时常在城中行善事，所以声望颇高，之前莫名其妙、颇为蹊跷地死了，本就让人生疑，如今大王又立叛臣之女做王后，又与前国师比干公然不和，更是让人心生不满。殷郊的一番话本就情理两全，让人感慨，又提起了姜王后，更是令百姓分外动容，一时间舆论纷纷朝殷郊那边倒，除了些顽固的，也没太多人指责殷郊不回朝歌这件事了。

借此机会，西岐也终于做出了反应，倒不为别的，只为表忠心——先送礼物，说这薄礼乃是表示西岐对大王和苏娘娘的敬意，表示我西岐仍然是殷商的臣子，绝无二心。

只有两份礼，倒也不够，所以西岐搬出前阵子的事情压阵，说当时犬戎扰我殷商边境，杀我百姓，西岐特派世子亲自带兵出征，为大商平定犬戎之乱，继续执行拱卫殷商边境的职责，兢兢业业，绝无谋逆之心。

至于劫法场的事，倒也另有说法——按照西岐所言，当日伤了大王，实乃一时情切，并非故意为之——至于情切在何处呢？众人皆知，西岐为世子和世子妃举办大婚、并昭告姬曦身份，也就是前阵子的事情，这么看来，姬发劫法场，是为救妻女，乃人之常情，这是其一；其二，伯邑考的事情尚未算清楚——这又是一桩无缘无故的血案，好好的人，带足了诚意去到朝歌，并未犯错，却为着替父受那未查明的罪，就这么不幸殒命。听说前阵子的册立大典上，新世子带头公开悼念伯邑考时，西岐上下无不动容。在这种情况下，西岐若对殷商王室有怨言，也是理所应当，姬发带着父亲离开危险的朝歌，更是理所应当——真要这么算起来，西岐这么多年与边陲部落不断交手，实力也不俗，被商王如此针对，竟然还能甘心做个臣子，倒算得上是忠心耿耿、品德高尚了。

殷寿既然要演，那他们就配合他演，大王演慈父，大家自然也可以演忠臣孝子，早年殷郊是半点不演的，所作所为都是真心实意，结果被殷寿弃之如敝履，既然这样，也就不必客气了。

这一通下来，不仅大家没话说，连殷寿一时也找不到什么话说了，反而还准备了回礼让使臣带回西岐，并传话说若有闲暇，一定来西岐做客——听着倒是客气，就是这做客，只怕是带着刀兵而来了。

姬发和殷郊在殷寿手底下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哪能不懂这话的弦外之音？只不过早已做好了准备，所以没什么庆幸，也没什么焦急的，一切仍然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来。

既然说了是忠臣，那就要继续执行拱卫边境的责任，对边陲小部落敲打敲打，所以过些日子，姬发又要带兵征讨，不过这次经验更足，而且对手也不同于犬戎那样棘手，只是蛮不讲理的小部落。姬发是知道殷郊亲自策马救姜子牙的事情的，猜他在家中待得实在无趣，便问要不要一同出征。

“如今姬曦身体也好了，放在家里也带得住，我母亲想来也很乐意照顾她一阵子，”姬发试着提议道，“倒不用挂心她。”

殷郊当时怀着姬曦的时候，尚能东奔西走，半点不喊累，后来突逢变故才被禁了足，又受了伤，调养了这许久，早就觉得有些闷了——他从小学着舞刀弄剑，在质子营和大家一起长大，对于这些事情其实颇感兴趣，如今听姬发一提起，还有什么不答应？想了想，立时点点头：“去！当然去！”想了想，又把小宫女叫过来，嘱咐她到时带着奶妈一同去太妃夫人那边——夫人虽慈爱，但亲手照顾姬曦还是第一次，有熟门熟路的人帮忙总是好些。

交代完姬曦的事情，殷郊开始兴致勃勃地关心出征的事：“我前几日听说，这次昆仑那些人也要去？”



“嗯，”姬发说，“有姜子牙在，要获得昆仑的助力不难，这样咱们与闻太师交锋也能多些胜算，只是咱们都是凡人，第一次与修仙之人联手，倒是得磨合一下，刚好借着这个机会。”

这次出征果然顺利，该敲打的敲打了，该练的也练了，杨戩也不是什么难相处的人，虽然对凡尘事务懵懵懂懂，但好在性格好，这些日子下来倒是处成了兄弟。

至于哪吒，其实还是孩子心性，战场上所向披靡，回营地也能疯玩一通，只要不过度拘着他，也不过于放纵，倒也很好说话。

不过战场上没大问题，西岐那边倒是出了点意外——有人来传信，说姬发突然生了重病，高烧不退，现在正又是驱邪又是用药地想办法。

“什么？”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殷郊正在擦拭鬼侯剑，一时间吓得剑都要拿不稳，“好好的怎么病得这么严重？出发前不是都好了？”

“是好了，”传信的小兵低着头，战战兢兢，“只是不知道是受了风还是怎么，突然就发起热来，如今已经在努力想办法了。”

努力想办法——这几个字听上去，倒像是药石无效的意思，殷郊急得站起来，刚巧这时姬发一掀帘子进来，殷郊一下子扑过去，焦急道：“咱们还有多久回西岐？姬发病了，高烧不退。”

姬发搂着殷郊，一边安抚他，一边看向传令的小兵：“如今情况怎么样？”

“我来时，烧略退了一点儿，”小兵仔细回想，“只是精神不佳，食欲也不好。”

这边的战事已经接近尾声，只需收尾，姬发想了想，安抚性地捏捏殷郊的后颈，当机立断地安排道：“姬发病成这样，是该回去看看，这边也没什么大事了，这样，你带着姜子牙和哪吒先回西岐，看看他们昆仑的灵丹妙药可有办法。”

“嗯，”殷郊点点头，心里仍然擂鼓似的，还不忘嘱咐道，“那我先回去了，这边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但是还是警醒点儿，别出意外。”

“我知道，”姬发轻声应道，“也别太紧张，姬发她，”他看着殷郊仍然焦急的神色，与脸上两道清浅的泪痕，果断道，“她会没事的。”

—tbc—

## Chapter 34

### Chapter Summary

又是作者的xp合集……喜欢看殷郊带娃

姬曦这次病得蹊跷又严重。

等殷郊回到西岐的时候，靠着药草以及频繁地换帕子擦身子，姬曦的高烧其实已经降下来不少，只是摸着依然有些热，精神不好，食欲也变差，一天下来奶都喝不了几次，病恹恹地只想睡觉，时不时还要惊天动地地咳一阵。

殷郊心疼得不得了——姬曦从出生以来，一直都被养得白白胖胖，活泼可爱，又天生爱笑，招人疼得不行，如今他一回来，一眼看过去——这才分开一个月，本来糯米团子一样的姬曦几乎是瘦了一整圈，在奶娘怀里不舒服地挣扎着哭闹，脸上通红一片，也不知道是烧的还是哭的。

“我来吧，”匆匆忙忙换了衣服，殷郊从奶娘手里把姬曦抱过来，连拍带哄，“不哭不哭，没事了。”他摸摸姬曦的额头，又抓抓小手，手心贴手心地试了试温度，感觉还是有点发热，心里酸得一塌糊涂。他搂紧软绵绵没什么力气的姬曦，让她靠在自己胸口，想找个人问话，结果才开口问了一句“姬曦是怎么病的？”，底下的人已经乌泱泱地跪了一屋子，一个个连头也不敢抬。一片寂静中，最胆大伶俐的小宫女先说话了：“小殿下前几日被抱出去玩过，回来后如常饮食休息，到了晚上咳了两声，突然发起热来。”

怀里的姬曦软乎乎的一团，滚烫的小脸贴在殷郊胸口，倒是奇迹般的不吵了，可能是又回到了自己觉得最安心的地方的缘故，乖巧得可怜，殷郊低头看看怀里的女儿，叹了口气，温声道：“不必这样，谁还没有个病痛的，何况我看姬曦这样子也不像寻常着凉，还得另想法子，只是照例问一句。”

“殿下嘱咐我们照顾好小殿下，小殿下却病成这样，”小宫女如今是女官，这次自然也是她先领罪——其实经过这几天的磋磨，她也好不到哪里去，眼下青黑一片，明显是许久没有好好休息了，却仍然坚持着认错，“还请殿下责罚。”

——殷郊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因为贪玩，躲开宫人的视线去爬树，结果不小心摔下来，愣是躺着养了一个月的伤，当时姜王后治了宫人一个看管不严的罪名，却也并未怎么狠罚。殷寿倒是对此颇为不满——但现在想来，他应该不是对儿子受伤这事儿觉得不满，而是对手下人的无能感到恼火，以及对自己儿子爬个树都能摔跤的恨铁不成钢——总之，那天晚上，殷寿问了自己的妻子，为何不重罚那些宫人？姜王后面不改色，一边看着殷郊躺在床上哼哼唧唧地喊疼，一边云淡风轻地回答道，郊儿贪玩跑出去，自己做的选择，就应该自己承担责任，怎么好全罚到别人头上去？

这番话倒是很有道理，殷寿细想了一下，觉得确实是这样，也就没再过问，独留殷郊可怜兮兮地咬着被子，眼泪汪在眼睛里打转转。

虽然这次的事情与姬曦本人无关，但听小宫女的话，估计这着凉也不是人为过错所致——按照小宫女的性格，如果姬曦这一病是因为衣服穿得太薄，或者天气太冷，那她一定会如实报上来，既然都不是，那这病就是下人们预料不到的。殷郊想了想，还是让她们都先起来：“不用跪着了，该做什么做什么去。”

谁知道这群人如同膝盖上生了钉子，一个个愧疚得长跪不起，非要领了责罚才心安。殷郊心软，实在责罚不来，索性把事情推给还没回家的姬发：“要领罚，等世子回来再说，如今先忙……”话还没说完，怀里的姬曦突然剧烈地咳起来，小小的身子一抖一抖的，殷郊连忙把她抱起来靠在肩上，拍着后背给她顺气，谁知姬曦这一咳，竟然好一会儿止不住，到最后“哇”的一声，把之前好不容易喝下去的一点奶全吐了出来。吐完了，咳倒是不咳了，只是小脑袋越发没力气地耷拉在殷郊肩上，哭也没哭，小小的身体缓慢地起伏着，很疲惫的样子。服侍的下人看殷郊的衣服被吐湿了，捧着干净的衣裳进来，殷郊想了想，还是摆摆

手，抱着姬曦拍了又拍，示意自己要先把女儿哄睡着。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治病，所以过了一会儿，殷郊请姜子牙进来看了一趟，老仙人见多识广，也觉得这样不像寻常风寒——若是寻常风寒，小孩子起热，用过药之后应该能快速退下去，这么久不退，那就该烧出个好歹了，可姬曦如今只是精神不济，晕厥抽搐一概没有，呕吐也是咳喘所致，看着像是另有蹊跷，所以两人商议了一下，决定委托哪吒飞一趟昆仑求药，有仙术脚程快，两日之内就能来回。

晚上睡觉的时候，奶娘本来要把姬曦抱走，殷郊想着姬曦在他身边时意外地不吵，索性就带着她睡。房间里燃着不知什么草药，姬曦似乎不喜欢这味道，皱皱眉头，自己翻身往殷郊怀里躲，不哭不闹，抓着殷郊的衣领沉沉睡过去。

殷郊却几乎没合眼，他一整夜都在挂心着姬曦的情况，先是担心她夜间再起高热，后来又担心她捂出汗来，一吹风再着凉，所以整晚整晚地频繁起身取帕子，给姬曦擦身体，再加上姬曦之前吐过，睡到半夜突然饿醒了，咿咿呀呀地哭起来。殷郊已经许久没有喂过她，哪还有奶给她喝，只能交给奶娘，结果姬曦象征性地喝了两口，又开始哭，殷郊没办法，把姬曦抱回来，解开衣服，让姬曦叼着他的乳头睡觉——说来也怪，姬曦这下倒是安静下来，如同小时候一样，小手在殷郊胸口一摸索，整个人贴上来，暖乎乎地靠着，就这么含着殷郊的乳头睡着了。

“等你父亲回来，又要说是坏习惯了，”殷郊看姬曦病得这个样子，也狠不下心去纠正，认命地给女儿掖好了被子，“睡吧，今晚不说你了。”

照顾病中的小孩最耗费精力，何况这还是个不会说话的小孩，哭起来谁也不知道她是饿了还是疼了，怪可怜的。好在昆仑仙人有好生之德，更不会对一个幼童坐视不管，所以不仅送了仙药，还派了两个小仙童过来探望。

小仙童看着年纪小小，说话却很成熟，仔细一打听，原来是仙人座下的采药童子，实际年岁已不知几许。他们拿出药丸，嘱咐拿水化开，给姬曦服下。殷郊是知道昆仑仙丹有多厉害的，立刻照做，说来也神奇，药水一下去，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姬曦果然退热了，本来还在哭闹不止的，因着热度退下去，慢慢地也陷入了睡眠。

“多谢，”殷郊感激道，“若非二位，曦儿这病只怕难好。”

“不必客气，”小仙童四平八稳地回了礼，“只是小殿下这病，如今虽用仙药压住了，但病根未除，过些日子只怕又要复发。”

“那怎么办？”殷郊刚刚放下去一点的心又悬起来，“可有办法探查病因？”

两位仙童对视一眼，其中一个说道：“杨戬师兄呢？怎么不见他？”

“杨戬出征在外，过两日就回来了，”哪吒抢答道，“怎么？这还得借他的天眼一用？”

“正是，”仙童笑道，“让他用天眼看一看，兴许就知道这到底是什么病症了，咱们也好用药。”

又过了几日，大军班师回西岐，姬发汇报完军务，面上不显，心里却着急起来。西伯侯对此心知肚明，体谅儿子，所以嘱咐他早些回去休息，明日庆功宴人来便是。

姬发这边急匆匆回了家，换过衣服回房里，一打眼就看到殷郊坐在姬曦的小摇篮边上打盹，身上还穿着寝衣，头发也不曾梳，想来是又折腾了大半夜，如今好不容易哄得女儿睡着了，支撑不住地补起觉来——姬发看得心里一软，好像生怕自己从战场上带回来的兵戈血腥之气惊扰了这一幕似的，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小声把殷郊从睡梦中唤醒：“殷郊，回床上睡，这么睡着小心脖子疼，我来看就着行。”

殷郊迷迷糊糊睁开眼，看清眼前的人，还怀疑自己在做梦，上手摸了一把姬发的脸，确认是温热的手感，才惊喜道：“你回来啦！没有受伤吧？”

“没有，”姬发握住殷郊停留在自己脸上的手，温声道，“后面这几天无非就是清点战场、安排俘虏，没什么危险的，倒是你，我听说你这几日做什么都亲力亲为，觉都没怎么睡。”

“我不放心，总怕发生什么意外，”殷郊这几天七上八下的心，总算在见到姬发时安定了不少，他也累了，懒洋洋往姬发身上一靠，“你回来了，那就交给你了，好困呐。”

“嗯，”姬发很舍得惯着殷郊这点撒娇，也不管自己是刚刚长途跋涉地回来，稳稳当当抱起人往床上送，“你好好休息，用膳的时候我叫你。”

“好，”殷郊躲进被子里，困意上涌，正打算不管不顾好好睡一觉，突然又想起要事，慌忙

抓住姬发的衣袖，问道，“杨戬同你一起回来了吧？昆仑派的仙童说，姬曦这病尚且不知病因，需要借杨戬的天眼给看一看。”

“我知道，”姬发牵着殷郊的手塞回被子里，“已经同他说过了，他回去收拾收拾，早些时候就会过来。”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殷郊小声咕哝着，再次安稳地陷回床榻里，手却依然缠着姬发不肯松开，一如既往地坦诚道，“那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害怕？天天算着你什么时候回来。”

这些天担惊受怕的，他又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也不知道该向谁去诉说，如今等到姬发回来了，他总算不再是孤军作战。

“这个嘛，”姬发也笑起来，晃一晃被子底下两个人仍然交握在一起的手，“我也知道。”

早些时候，杨戬果然来了，这时候殷郊已经睡了一会儿，精神比之前好多了，所以也不休息了，换上衣服一同去听，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杨戬先是伸手在姬曦眉间探了探，皱了皱眉，开了天眼查探一番，收了神通，直言道：“没有邪术的痕迹，倒像是中毒。”

“中毒？”姬发同殷郊对视一眼——姬曦从出生以来就没出过西岐，往哪里中毒去？难道西岐有什么包藏祸心之人在悄悄投毒？可是姬曦饮食不同大人一起，这条路几乎是封死的，若是借用熏香投毒，那为何大人没事？

“此话当真么？”姬发一下子严肃起来，“若当真，可得彻查一番了。”

“当真，”杨戬诚恳地点点头，“小殿下胸腹间一团黑气凝聚，却无术法痕迹，只可能是中毒。”

屋内一下寂静下来，姬发皱紧了眉头，正自思量，殷郊低头看向安睡着的姬曦，一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一旁静立着的姜子牙这时倒是开口了：“这毒……倒也不一定来自西岐，或许用卜卦之术占一占会更好。”

说得也是——殷郊想起之前飞来城中的黑鸟，更觉疑点重重，毕竟西岐上下接触过姬曦的就那么些人，哪个也不像会下毒的——想到这里，殷郊偷偷握紧了姬发的手，轻声道：“这话也有道理……还得细查才是。”

“不管怎么样，”姬发脸上表情淡淡的，不辨喜怒，“先把服侍过姬曦的人都看住了，不准四处走动，再者，还有一事，”他看向杨戬，“我听闻南都有能人异士，颇善蛊毒之术，能否用仙术跑一趟，找南伯侯请人？”

杨戬哪吒是四处跑惯了的，再加上这段时间大家也算处成了兄弟，帮这点小忙自然是义不容辞，所以约定好明日出发，便先离开了。

“你不会真觉得是西岐的人做的吧？我觉得不太可能……”等人都走后，殷郊晃晃两人仍然交握着的手，犹豫道，“看着不像……”

“不管怎么样，都该把人看起来，不然真让有心之人知道了，以后怕是真要来钻空子，”姬发摇头道，“至于这毒，我倒是有个猜测……明日请父亲卜上一卦，便可验证了。”

西伯侯对这事儿也关心得很，所以第二日一早，他就来替孙女卜卦。卦象一开，他看了一眼，捋一捋胡子，沉吟道：“这卦象……显示此祸并非来自此处，而是自病人故地而来……”故地，姬曦长到这么大，算上在殷郊肚子里的时间，怎么想也只有一个故地——朝歌城。

—tbc—

姬曦：我爸没有安抚奶嘴！我要我妈哄我睡觉！！

姬发：我说什么来着，坏习惯，要改。

无奖竞猜：姬曦到底是什么时候中毒的呢！

## Chapter 35

杨戬这趟南都之行很顺利，只花了两天就仙气飘飘地回来了——叶尖上的水珠坠地，屋外凭空幻化出个人形来，只是远远望着，轮廓有些诡异，走近一看才知道，这宽袍大袖的仙人，肩上竟然还扛着一个。

这昆仑也怪促狭的，教人腾云驾雾，偏不教人怎么带人。

被扛来的老巫医晕头转向，扶着树缓了半天才好，殷郊见这个情况，也实在不好意思让人再劳神，所以吩咐人带老人家先去休息，明日再诊——反正姬曦现在症状也没有之前严重，仙丹还没失效，不急这一时。

“留步，”任务完成，奔波两日的杨戬正欲功成身退地离开，就被姬发叫住，“还有一事需要杨戬兄弟帮忙。”

“什么事？”杨戬倒是直率，“还要找人？我明日就出发。”

“这倒不是，”姬发客气道，“你一路辛苦，自然要好好感谢，这是其一，只是眼下还有一件急事相求，”他看向身边的殷郊，“还请杨戬兄弟帮忙看一看，殷郊身上可也有这毒？”

“哦，这倒是简单，”杨戬波澜不惊地应下来，指尖在额间一抹，开了天眼往殷郊那边一看，很快便点头道，“也有，与姬曦身上的毒一样，但是黑气很淡，游走在经脉间，倒不明显。”说完，他还很好心地往姬发那边也看了一眼，言简意赅道：“你身上没有。”

短短几句话，却像是什么让人口不能言的仙咒似的，话音落地，一时间满室寂静，半晌，灯烛燃得“噼啪”一声响，这才惊动了沉思着的殷郊——他从沉默中回过神，看向无所事事静立着的杨戬，再看看身边一言不发、沉寂得好像一尊雕塑的姬发，心下直呼不妙，忙对杨戬作揖道：“多谢，又叨扰一回，明日必有重谢，今日还请先回去歇息吧。”

“嗯。”杨戬点点头，不再多言，转身出了房门，掐了个诀，身影很快就消失在夜幕中。

杨戬一走，屋里越发静得针落可闻，殷郊心里不安，摇了摇身边人的手臂，轻声道，“你怎么了？别这样，我没有——”

他本来想说自己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心中也没觉得多意外——毕竟姬曦中的毒来自朝歌，那肯定是有人给怀着身孕的他下了毒，才能传给姬曦的。

但是这句话没说完，姬发就像突然被噩梦惊醒了一般猛地一抬头，看了殷郊一眼，死死抓住他的手，沉声向身后侍立着的宫人们下令：“去把南都的贵客请来，替世子妃诊治。”

“别去别去，”殷郊皱起眉头，保持着理智，叫住正欲领命而去的侍女，“刚刚送人去休息，又把人家怎么想？”

“快去！”谁料姬发像铁了心似的，完全不听劝告，语气也冷漠得很，简直是在向这群人下军令：“若有延误，必有重罚。”

好熟悉，殷郊想，又是这种要扔封神榜的表情。

“你怎么了？”不知道姬发究竟在想什么，殷郊皱起眉头，顾不上被抓疼的手，焦急地拽着姬发往内室走，同时悄悄对下人使眼色，让大家都下去，暂时不必理会这条命令，“姬发，休息吧，我又没有什么不舒服，天色晚了，你先冷静。”

“冷静？”姬发反问一句，站在原地动也不动，反倒是借力把殷郊往自己怀里拽。殷郊不设防，被他拽得一个踉跄，也恼火起来：“到底怎么了？我知道你对父……殷寿恼怒，那也不能现在——”

“对殷寿？我是恼我自己——”姬发凝视着殷郊的眼睛，没头没尾地抛下这一句，然后不顾殷郊的恼怒，死死把他扣在怀里，手劲大得出奇。殷郊下意识觉得古怪，因此也不挣扎，就这么任由人抱着，腾出手来替人拍拍背，柔声问起来：“这又是怎么说？”

“殷郊，”姬发把头埋在殷郊肩窝处，突然卸了劲似的，整个人沉沉地压在殷郊身上，但是一双手依然搂得死紧，闷声道，“你知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中的毒？”

殷郊接着身上的人，沉思半晌，轻声说出自己的猜测：“大概是在地牢的时候，是不是？我没吃他们的东西，但是喝了他们的水。”

那时候他被折磨得高烧不退，狱卒也不给东西吃，一天下来只给了些清水，他虽然绝望无比，但又怕肚子里的姬曦出什么意外，所以强撑着喝了一些。

“是，”姬发忍下喉头那点哽咽，声音却隐约有些发颤，“那你知不知道，明明已经决定要杀

你……殷寿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给你下毒？”

多此一举，殷寿其人，从不做多此一举的事情。

“……我猜，”殷郊本着对父亲的了解，眨眨眼睛，慢吞吞地说，“我猜，和他许诺给你的事情有关，对不对？”

彼时殷郊被关在地牢，殷寿拿他的命威胁姬发，说只要你杀了亲生父亲，我可以立你做大商的太子，并且把活着的殷郊送给你。

可是有“死于血亲之手”的预言在，殷寿怎么会放过殷郊？依照他的性格，一定是做了两手准备，一边预备着姬发不听话，就直接斩了殷郊；一边则预备着，若是姬发真的杀了西伯侯，那他就要假装信守诺言，饶殷郊一命，同时在殷郊的日常饮食中掺毒药——根据姬发当时的情况看来，殷寿下的这毒或许不烈，但过些日子被什么小病小痛一引，迟早发作，这样就可以伪造一个殷郊病死的假象。

总而言之，不管怎么样，他要看到殷郊死。

第无数次地面对这个真相，殷郊心里已经没有了震惊，只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凉：他知道殷寿想杀他，却也没想到殷寿能绝情到这个地步，处处都要下死手——他们这么多年的父子情谊，竟然真的完全敌不过大殿之上一句预言，更敌不过狐妖许诺的长生不老。

虽然早该对父亲的无情感到习惯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殷郊还是鼻子一酸，控制不住地委屈起来，就好像小时候他无论怎么加练，也难以得到父亲一句夸奖时一样，现在他长大了，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也还是会觉得难过。

也正是因为有了自己的孩子，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才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由于过于坦率的性格以及不寻常的身体，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父亲眼中合格的王储，他的父亲或许从来就没有那么爱他，他的父亲或许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是一个利益至上的野心家。

只有他，像个傻子一样，看不透母后眼中的担忧，直到差点坠入深渊才知道清醒——但深渊是殷寿划开的，不是姬发，无论如今怎么样，都不该是姬发这个不顾一切来死死拉住他的人感到自责。

而现在，最不该自责的这个人，正紧紧地抱着他，像怕他被风吹走一样，手上的力气大得吓人，殷郊甚至能感觉到有一滴滚烫的眼泪落在自己肩头，像逃出朝歌城那天的雨滴一样，落在他心上，清脆地碎成八瓣。

“如果我能考虑得更周全，”姬发哑着嗓子，痛苦道，“如果我能早点发现你的咳嗽不单单是因为脖子上的伤——”

“不是你的错，”殷郊心里被这场雨淋得一塌糊涂、酸涩一片，忍不住拍拍姬发的背，轻声打断了他的话，“不是你的错，姬发，当时那种情况，你能把我救走已经很厉害了。”

当时他都上断头台了，能不能活全在一念之间，如此紧急的情况，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以苛责的——哪怕是神仙也算不到这么周全。

“你是我的，救你是我的责任，”可是姬发此时难得地表现出一点不讲道理来，声音依然闷闷的，倔强道，“可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你已经保护好我了，不然我早就身首异处了，”殷郊的语气很轻松，甚至还带着点笑，说出来的话却惊人，“你总是这样——我怀着姬发的时候，在女娲庙那次，你就在自责；我生姬发的时候，你又开始自责；现在我还没病呢，你又怪到自己头上去了，”他轻轻叹了口气，温声道，“我知道你想保护我，可是留下姬发是我自己选的，这次的毒也是殷寿下的，你为什么总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照这么说，我才是罪魁祸首，毕竟我答应了你要惜命，却从来没遵守过诺言，还要你一次次来救我。”

“可我……”姬发直起身子，看向殷郊的眼睛，还欲争辩，谁料殷郊不走寻常路，同姬发对视了一眼，就捧着他的脸，叫人猝不及防地亲了上去，不让他说完剩下的话——这个吻看着来势汹汹，但真正落到唇上的时候其实很轻柔，带着很强烈的安抚意味，像小动物舔舐伤口一样，是湿润的、温暖的。

“不要再怪自己了，”贴着姬发的唇，殷郊小声而又坚定地说，“冤有头，债有主，殷寿作的恶，让他自己承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他顿了顿，觉得接下来的话很重要，所以往后退开了点，好直视着姬发的眼睛，一字一句，缓慢地剖开一颗心，坦白道，“不会再有人比你更好了。”

放眼天上地下，不会再有一个人，比姬发对他更好了，所以他才愿意相信他，即使有差点坠崖的经历在先，也愿意把自己的真心完全交付给另一个人。

“你放心，”姬发沉默了两秒，抬起手，胡乱抹了一把眼睛，把那点悲伤全部强压下去，再

一抬眼，眼里已经只剩下坚决——他看向殷郊，很认真地承诺道：“殷寿做的这一切……我一定要他百倍偿还。”

第二日，休整好的蛊师来给殷郊和姬发看诊，因着姬发更为严重，他选择先看小的——南都的蛊术总有些本事，这位白胡子老人家从袖子里摸出个小罐子，倒出只黑不溜秋的小蜘蛛来，许是考虑到南伯侯的嘱托，他看向姬发和殷郊，耐心解释起来：“这是为了探明病因。”

“请吧，”姬发安抚性地握一握殷郊的手，冲着蛊师点头道，“既是为了治病，也顾不得许多了。”

蛊师闻言，也点点头，然后便不再多言，手掌一翻，将那小蜘蛛置于姬发胸口，小蜘蛛挥动着八条腿，快速地爬了两圈，然后停在姬发心口处，张开獠牙狠狠一咬——也就一瞬的功夫，睡着的姬发甚至还没来得及被吓醒，小蜘蛛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自觉地爬回蛊师的手掌心里，再过了一会儿，这原本黑漆漆的小蜘蛛，身上竟然开始诡异地泛起白来。

“好在是见过的，”蛊师端详了一会儿，反手把蜘蛛收回罐子里，“此毒源于北地，药性不强，但是若长久接触，日积月累，慢慢堆积在体内，叫小病小痛一牵动，便会毒发，偏偏毒发时表现与寻常风寒极其相似，因此可以很好地隐瞒真正的病因。”

原来如此，那倒是同猜测的差不多——姬发和殷郊对视一眼，殷郊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姬发就先转过头去，认真问道：“那殷郊如今可还有危险？”

蛊师继续缓慢说道：“当日世子妃殿下在狱中只饮用了少量清水，中毒本就不深，听说负伤奔波来西岐，也并未因为这毒有性命之忧。此毒要害人，本就要靠多次接触后累积，只接触过一次其实无甚大碍，顶多偶尔喘咳两声，世子殿下大可放心，若实在担心，如今一并解了也更好。至于小殿下，病得这样严重，还是年龄太小，再加上这毒是从娘胎里带来的缘故，不过这病看着凶险，其实也并不难解决，这点剂量，放血即可解毒——”他不急不慢地说到这里，看着殷郊紧张起来的表情，立马加快了点语速，补充道，“大人可以这么治，小孩子这样治却是要撑不住的，所以，”老蛊师捋捋胡子，目光移向姬发：“这却需要世子殿下帮忙了。”

“怎么帮？”姬发焦急道，“还有这大人，放血要放多少？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放心，我可以帮世子妃殿下把经脉处的毒逼到手心，届时世子妃殿下割破手掌放血即可，并不危险，”蛊师笑道，“只是小殿下如今的身体经不住这样，只能暂时用药压着，保证不发作，只身体要比寻常孩子弱一些，不能受风寒。等过几年，小殿下再长大一些，我若还在，必定来帮忙解毒，我若不在，叫我的徒弟来也是一样，”他一边说，一边摸出个小陶碗来，捧到姬发面前，“要世子殿下帮忙的就在这里，小殿下要服的这一味药，需要至亲的鲜血做药引子，世子妃殿下自己尚要解毒，只能让世子殿下来了。”

这倒是简单——姬发毫不犹豫地取出腰间挂着的小刀，横过来往掌心一划，手一翻，血就滴滴答答地流下来，很快就盛满了一小碗。

“够了吧？”殷郊在一旁看着，忧虑道，“什么药引子，要这么多的血？”

“够了够了，”蛊师收起小碗，“这些完全够了。”

桌子上摆着用于止血的干净布条，听到蛊师的话，殷郊赶紧抓起一块，急急忙忙往姬发手上缠：“你也太实在了，这么长的口子，这得多久才能好？”

他们俩从小在质子营长大，更是知道，手受伤不比其他，是极其不方便的，若是伤口在别处，他也不至于这样着急了。

“明天你也得放血，”姬发笑咪咪地看着殷郊给自己包伤口，语气很轻松地安慰道，“陪你一道，不好吗？”

这话倒确实——第二日，在蛊师和小蜈蚣的帮助下，殷郊划开了手掌心的皮肉，放出黑血，终于解了这体内盘踞已久的毒——那道新添的伤口，就横在之前在朝歌落下的伤旁边。

他真情实感地同殷寿父子一场，倒留下两道疤来。

—tbc—



## Chapter 36

姬曦这一病，虽没去掉病根，还闹得瘦了一圈，原本胖乎乎的小圆脸瘦出个尖下巴来，但可能是因祸得福，退了热以后，竟然学会了说话。

殷郊手受了伤，不方便抱着姬曦哄，偏偏姬曦就是黏他，仗着生病，半点不愿意跟奶娘睡，夜里被抱走就开始哭。姬发本来想狠狠心给她改掉这个坏习惯，毕竟殷郊也才刚刚拔了毒，不宜太累，但是看到姬曦皱巴着一张和殷郊很像的小脸哇哇哭的样子，姬发又难得地心软了，便答应让姬曦晚上跟着他们睡——结果就像姬曦刚出生时那样，半夜里睁眼次数最多的还是姬发，没办法，他又舍不得让殷郊大晚上的这么熬。

“手疼不疼？”殷郊睡得迷迷糊糊，轻轻握住姬发的手，有点担心地问，“还是交给下人吧，伤口别裂开了。”

“姬曦这些天晚上一被别人抱走就哭，有什么办法，”姬发轻声回答他，“等她病好些再说，我的手没事，你睡吧。”

“嗯，”殷郊在被子里小幅度地点点头，困得七荤八素的，下意识抓着姬发的手往自己怀里塞，像小动物把宝贝藏到自己毛绒绒的肚皮下一样，“早说让你不要割伤手了……快点好起来。”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低，竟然就这么睡着了。

姬曦喜欢赖着殷郊这个习惯暂时没法改，但另一个坏习惯必须马上改正，就是她喜欢含着殷郊的乳头睡觉这件事——姬发在这件事上很严格，说哪有这么大的孩子还这么睡的，将来怎么断奶？为着这个坏习惯，姬曦现在天天要睡他们俩中间，等睡着了，还要姬发把她从殷郊胸前抱开放进摇篮，也不是长久之计。殷郊觉得姬发说得有道理，表现出高度的配合，每天到了要睡觉的时候，就和姬发一起哄着姬曦玩儿，让姬曦累到自然睡着，再把小朋友抱去摇篮里。

这么练了几天，姬曦也变得很自觉，到了睡觉的点也不用哄了，被放进摇篮里摇一会儿自然就能睡着，又过了几天，姬曦的病症渐渐消失，晚上也不吵了，一觉能睡到天亮——也就是她好得差不多以后的某个晚上，这晚姬发在西伯侯处有事，回得迟，到了睡觉的点，就是殷郊给姬曦摇摇小摇篮。小姑娘躺在松软的被子里，眼睛圆溜溜地睁着，盯着殷郊看了半天，小嘴努力地张了几次，突然准确无误地吐出个“妈”字来。

“嗯？”殷郊惊讶得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原本还有些心不在焉的，这下也集中了精神，认真看向摇篮里的女儿，生怕刚刚这一声是自己听错了，所以小心翼翼、有些紧张地伸出手指头逗一逗姬曦的脸蛋，轻声道：“曦儿，刚刚是不是你在说话呀？”

姬曦从被子里伸出一只白嫩嫩的小手，一把握住殷郊的手指头，然后很开心地咧嘴笑起来，像怕殷郊听不清楚似的，大声地、清晰地又喊了一声：“妈妈！”

也没个人教，无师自通，竟然还学会了用叠词。

这一声嘹亮又清楚，奶声奶气的，还很可爱，旁边立着的宫人们也都听得清清楚楚。今夜值夜的人，为首的依然是小宫女——她之前为着姬曦生病的事情，带着大家主动请罚，被心软的殷郊交给了姬发处置。姬发也知道不是他们的错，象征性地关了他们几天禁闭，罚了半个月俸禄，做做样子也就结束了，所以现在仍然是小宫女负责当差。这姑娘一如既往的机敏，见此情况，很快就反应过来，垂首笑道：“恭喜殿下，小殿下这是开始学说话了。”

“怎么突然就……”殷郊还沉浸在惊喜中，把姬曦抱起来，一大一小互相对视，姬曦笑得露出刚长出来的小乳牙，很开心地在殷郊怀里晃了两下，大声且确定地再喊了一句：“妈妈！”

“曦儿，”殷郊终于回过神来，又惊讶又感动的，一时不知道作何反应，但看着姬曦明显是期待回应的小表情，连忙应下来，“怎么啦？想玩什么？”

姬曦好像听懂了这句话似的，小小的身子在殷郊怀里努力扭动着往后转，殷郊看了一眼，知道她是想要挂在床头的装饰——那本来是用姜王后的项饰做的，后来加上了前东伯侯姜桓楚的玉佩，越发的好看了，就一直挂在姬曦摇篮边，哄着她睡觉。殷郊抱着姬曦去够她想要的东西，看着姬曦伸着小短手去摸，指尖一触那块玉，居然又喊了一声：“妈妈。”声音很轻很轻，却喊得殷郊心里一酸——很多年前，他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的时候，也这么轻轻拽着母后身上叮当作响的环佩，很高兴地牙牙学语，语调模糊地喊妈妈。

所以等姬发回来的时候，见到的就是这幅画面——不知道在沉思什么的殷郊，和趴在他胸前打哈欠的小姬曦。



“打什么哑谜呢？”姬发笑道，“这个点还不休息。”

“姬发，”殷郊从沉思中惊醒，看看来人，又看看怀里的女儿，整个人还有点愣愣的，直接道，“姬儿好像开始学说话了。”

“真的？”姬发看向姬曦，也觉得惊喜，“说的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

“就是刚刚，”殷郊笑起来，抱着姬曦拍了拍，“说的是……”他看向身旁悬着的那枚属于姜王后的玉，顿了顿，轻声道，“说的是，妈妈。”

姬发的目光跟着殷郊的视线走，最后落在那枚精心装饰过的玉饰上，心领神会，不由得放柔和了声音：“原来是这个，她那么黏你，也难怪，”他伸手接过殷郊怀里的姬曦，开玩笑道，“什么时候学着叫爹？总不能厚此薄彼吧？”

殷郊的注意力很成功地被这句话吸引过去，他摸摸姬曦软软的头发，笑道：“哪有那么快，爹这个字可难念多了。”

“也是，”姬发妥协，故作认真地看着女儿，催促道，“那叫爸也行，快学一学。”

姬曦眨巴着大眼睛，似乎在努力理解他的意思，小脑袋瓜里转了一圈，想不明白，索性很不配合地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这下把一屋子的人都逗笑了，姬发看殷郊神情不似方才那么沉郁，也放下心来，笑着把姬曦放回摇篮里：“不学就不学，多睡觉，长得快。”

待到姬曦彻底睡着，姬发和殷郊也准备睡觉。帐子一拉，姬发开始跟殷郊商量起正事来：“过两日我要带人出城一趟，短则一日，长则三日，必定回来。”

“最近城外不太安稳，确实该你去一趟，”殷郊拿手指慢慢摸索着姬发手心已经结了疤的伤口，“要小心一些。”

这些时日，殷寿那边许是有动静，负责巡查的守卫几次汇报，说城外似有陌生人在鬼鬼祟祟，也许是朝歌派来的探子。西岐与朝歌要交手，怎么看也是一场恶战——毕竟对面是延续五百年的成汤王室，实力不容小觑，在这种紧要关头，对面似乎有要先动手的架势，那姬发作为西岐的世子，就必须亲自带人去查探，也是为了稳定人心。

“本来打算同你一起，”姬发反握住殷郊的手，解释道，“只是怕城内生变故，需要人坐阵，万一又像上回姜子牙那样呢？”

“我知道，”殷郊点点头，“你这回带多少人去？”

“没几个人，”姬发说，“本来去也只是为了探查清楚情况，动静不宜太大，所以就点了一小队人，也够了。”

“那可千万要小心，”殷郊忧心忡忡，“若是寻常斥候也就罢了，要是闻太师手底下的人……可不是好对付的。”

又过了两日，姬发出发去巡城郊，殷郊送他出城，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觉得不安，回家看看姬曦，却发现姬曦也在做噩梦，眉头紧皱着，果然下一秒就哭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了？殷郊有点慌张起来，有一下没一下地拍着姬曦的小被子，总觉得有事要发生。

姬发不在家的日子里，殷郊布置完巡防、查验过校场练兵的情况，闲下来就教姬曦说话，除了教她学着说“爹”，就是抱着她四处晃悠，看见什么就指着告诉她，譬如花、草、小鸟，还有被拿来做点心的、腌制过的梅子。

“梅，梅……”姬曦牙牙学语，殷郊拈起一个送到她嘴边，看她小心翼翼地舔了舔，咂吧着嘴仔细回味的样子，觉得好笑，刚想告诉她这叫酸和甜，就见姬曦转过头去，看向身后跟着的小宫女，小手一指，开朗道：“梅！”

“这个不是，”殷郊回头看一眼，“梅子是吃的呀。”

“噗，”小宫女跟在身后，忍不住笑出了声，“其实也是——小殿下果然厉害，奴婢小时候，在家也有个名字，就叫青梅，后来进了宫里，没人叫，也就没用了。”

“原来是这样，”虽然知道姬曦一向有些异于其他小孩的感知力，但这一出还是让殷郊觉得有些惊讶，感叹起来，“这么厉害，那——”他看向小宫女，笑道，“如今你是女官了，也该有个名字，今日既然说了，就用过去的名字挺好。”

“是，”小宫女行了礼，感激道，“多谢殿下赐名。”

在人命这样不值钱的时节，竟然还能拿回自己的名字，比起在鹿台枉死的旧识们，她已经幸运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而在商王自私自利的统治下，还有不知道多少人正在无名无姓地死去，或许连尸骨都没有。

“何须言谢，”殷郊温和地笑起来，“本就是你的名字，何况这一路来，还要多谢你。”

“没有姜王后和养母，奴婢只怕早就死在深宫里；没有世子殿下，奴婢只怕已经死于狐妖之手，”青梅跪伏在地，想起小时候在深宫中被人欺负，后来被养母带去姜王后宫里的过往，再想起鹿台取酒的惊魂一刻，恳切道，“救命之恩，无以言报。”

“起来吧。”殷郊听她这番话，也觉得感触颇深，但顺着话想到姬发，想起姬发不安的梦境——若是姬发的感知力真的有这么强，那是不是说明姬发可能有危险？如今还有一日就是姬发同他约定好的回来的最迟日子，也不知道……殷郊不敢细想，让青梅把姬发抱下去，独自担心起来——姬发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若不是约定好的日子还没到，而西岐城内又需要他，他恨不得一人一马出城去找人。

事实证明殷郊的预感果然没错，到了第三日晚上，姬发仍然没有带着人回来的迹象，殷郊心里慌张得不得了，连夜就要出城去找。

“深夜出城太危险，”西伯侯冷静道，“许是有事拖住了，一时片刻的，明日去寻也不迟。”

话是很有道理，但殷郊的直觉告诉他，一定有哪里不对，他的性子也不爱拐弯抹角，索性在西伯侯面前跪下来请命：“姬发从不食言，此时不回，必是遇到了要事，如今西岐城内布防完善，我想亲自出城一趟去找人。”

西伯侯见这样，和姜子牙对视一眼，终于还是点了头：“既如此，便去吧，和杨戩一起，不可单独行动。”

天色已晚，西岐城外的树林里一片幽暗，越往深处走，藤蔓交错，树荫森森，偶尔有不知名的鸟兽声响，越发显得恐怖起来。杨戩施了术法，提供着一灯光亮，殷郊借着这光，仔仔细细搜寻着四周人来的痕迹。

“你也别太担心了，”杨戩难得主动地一开尊口——主要是他的直觉也告诉他，姬发晚回来不一定有事，但殷郊如果跟他走散了，估计就会有事了，到时候怎么跟姬发交待？所以他看着丝毫不顾自身安危的殷郊，还是忍不住多劝一嘴，“姬发应该没事的。”

“希望吧，”殷郊皱起眉头，很礼貌地回答他，“先找到人再说。”

这一夜殷郊一刻也未曾休息，沿着西伯侯卜卦占出的方向一路找，慢慢地也找到了人来的痕迹，根据马蹄数判断，应该就是姬发他们——好在是四周没见到血痕，也没见到什么术法残留的痕迹，那应该是没遇到太大的危险——殷郊稍微放下点心，沿着足迹继续走，直到天蒙蒙亮，终于听到不远处隐约传来人声。殷郊眼前一亮，加快速度往声源处走，杨戩急匆匆地提着衣袍跟在后面，走近了，就刚好听清那些声音在说什么。

这几个说话的人看衣着，是西岐的人无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姬发不在，可能是有事去了，再看看，一概脸上沾着尘土，手上也有伤口，好似有些狼狈，但精神很好，不像受了什么重伤，甚至还有心情闲聊：“昨晚可吓死我了，还好有世子殿下在。”

“就是，有惊无险，”另一个应和道，“不过除了世子殿下，对方那姑娘也是真厉害。”

听上去，昨晚倒是不同寻常，殷郊听到这里，有点担心姬发不出现是不是受了重伤，拉一拉缰绳，示意闪电继续前进，就听见不远处传来熟悉的一声喊：“殷郊？”

殷郊和杨戩循声望过去——果然是姬发，脸上挂了点彩，不过肉眼可见的，也没受什么重伤，本来是牵着雪龙驹往这边来的，看到殷郊，把缰绳一松，急匆匆地跑过来：“殷郊，你怎么来了？”

“谁叫你昨晚没回来，”殷郊仔细打量姬发一番，彻底放下心来，长舒一口气，趴在马背上，脸上还挂着藏不住的笑意，故作高深地开起了玩笑，“怎么了？遇见什么很厉害的姑娘了，说来听听？”

—tbc—

本文的最佳辅助小宫女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

## Chapter 37

“遇到什么很厉害的姑娘了，说来听听？”殷郊抱着马脖子，饶有兴趣地发问，“一夜未归，不会——是私会小姑娘去了吧？”

这话其实只是寻常玩笑话，殷郊这会子看见姬发没事，开心都来不及，哪会在意这个？再说他也相信姬发的为人，不过是觉得好不容易抓住话头逗一逗姬发，顺嘴一说，但小兵们并不知道这意思，只当自己乱嚼舌根引得世子妃猜疑，这可不得了，若是世子夫妇因此吵起来了，又该如何是好？都怪他们胡说，故此慌慌张张对视一眼，都先跪了下来。

这是什么情况？殷郊懵了，满头雾水地看向姬发，迷茫道：“这是怎么说？你不会真的私会小姑娘去了吧？”——不然大家都这么跪着干嘛？明显是有什么事急着认罪呢。

“什么私会？我对天起誓，绝对没有！”姬发是知道殷郊当年撞破殷寿和妲己后的心病的，生怕这人多想，赶紧举起手发誓，太过着急，一抬手还撞到了闪电的鼻子，手背上一道新鲜的伤口就又开始流起血来，他也没管，忙着安抚殷郊，就这么举着一只糊着鲜血的手，一脸真诚，“殷郊，姑娘确实有，但不是你想的那样。”

“行了行了我随口一问，谁真的怀疑你了，”殷郊看这情况，急得从马上下来，撕下衣袍的一角，摁住了姬发的伤口，仔细包扎起来，“我就问一句，大家都这么跪着，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

“哼——”马鼻子无缘无故被撞的闪电在一旁不满地打了个长长的响鼻，对主人这种见色忘义的行为表示很不满，老不乐意地转过头去选择不看。一旁的杨戩默默无闻地围观着这一切，上前几步，牵过闪电的缰绳：“殷郊没空管你了，先跟我走吧。”

“劳驾，”殷郊握着姬发鲜血淋漓的手，回过头来看一眼，感激道，“又叨扰了你一晚上，如今还得你帮忙看一看闪电，多谢。”

杨戩摇摇头，示意这不是什么大事，就牵着心情不好的闪电先休息去了。殷郊替姬发绑好伤口，责怪道：“手心的伤刚好，手背又伤了，看这伤口形状，还是被剑割的，昨晚到底怎么了？”

“一箩筐的事，咱们去那边慢慢说。”姬发不顾手上有伤，握着殷郊的手不放，倒像生怕人跑了似的，看殷郊点了头，这才抽空看一眼仍旧跪在那儿的小兵们：“都起来，还跪着，没听见世子妃说的话吗？”

“是！”小兵们听这语气，应该是没事了，赶紧站起来，战战兢兢地缩在一边，生怕再闯什么祸，一声不吭地目送姬发和殷郊往河边去，正觉得这事儿就这么过了，就见姬发一边温声细语地同殷郊说话，一边往他们这儿飞过来一个冷冰冰的眼刀——得，按这意思，回去还是得挨罚，早知道就不多嘴了。

“原来你遇到的是邓姐姐啊，”听完姬发短暂的叙述，殷郊恍然大悟，“难怪受伤了，邓姐姐确实厉害，近身格斗少有人打得过她。”

事情是这样的，姬发这次带着人出来巡防，前两日都没发现太大异常，直到第三日，他们才在城外树林中发现人来过的痕迹——此处人迹罕至，打柴的人一般也到不了这里，突然出现脚印，肯定不对。姬发根据脚印估计了一下对方人数，当即决定沿着这痕迹追过去，到了傍晚，还真给他们追上了，对面人马虽然比他们多一些，但因为不熟地形，打起来其实并不费劲。

“然后他们的领队来了，我猜是闻太师手底下的人，好厉害的身手，不愧是在北海打了快十年的，论近战技巧，我确实不如她，”姬发感叹道，“他们说的姑娘，就是这一位，后来我问了，名字叫邓婵玉，想想你跟我提过殷商有位厉害的女将，倒也对得上。”

“然后呢？”殷郊好奇道，“怎么还被她放走了？这可不像她的作风。”

殷郊小的时候，追随殷寿学着舞刀弄剑，时不时也往闻太师那边跑，那时候邓婵玉就已经很厉害了，扎实的功底加上敏捷的身手，对战的时候常常打得人措手不及，营里的男人们都不敢惹她，也就殷郊少不更事，见这肃穆的军营里难得有个姐姐，不免有些好奇，多接触了几回，后来自己也开始习武了，才知道邓婵玉有多厉害。

“本来我这个逆贼呢，是要被抓去朝歌的，”姬发无奈道，“不过又出了意外，到了晚上，火光引来了林子里的黑熊精。”

黑熊精在这密林里生活多年，论地形熟悉度，没有人比得过它，再加上到底是个妖怪，有了灵识，不似寻常动物不谙世事。这玩意儿站起来比人高出许多，大巴掌一甩，直接把殷商的一个小兵拍到树墩子上，打得那人当场晕了过去，反倒是西岐的兵，因为被绑起来了，不动不响，倒是没有吸引这熊瞎子的注意。邓婵玉本来想一个人对付黑熊精，但到底有些吃力，节节败退，还死犟着不肯给姬发松绑，快掉进河里的时候，姬发终于靠自己的努力挣开了绳子，冲上去帮忙，两个人合力，终于打退了黑熊精。

“邓将军说多谢救命之恩，就独自带着人走了，”姬发目光恳切，“就是这么回事，别的没了，真的。”

“知道了，”殷郊认真点点头，忍不住笑起来，“我也就随口一说，没有不相信你，真的。”

“那也不能让你不痛快，”姬发顺手折下路边一朵小花，抬手给殷郊佩在鬓边，“答应过你的事，必须得做到。”

他花了多少时间来治殷郊的心病，绝不允许有什么事情来挑起殷郊不好的回忆。

“……好，”殷郊站在西岐清晨的微风里，看着姬发专注的眼睛，逐渐把朝歌那个黑暗的夜晚抛在脑后，他晃一晃和姬发交握的手，“不说这些了……那邓姐姐还有没有和你说别的？可有打探到什么消息？比如……叔祖父，他怎么样了？”

“没有，”姬发说，“她很谨慎，没有多说朝歌的情况，不过倒是问了你一嘴。”

“问我？”殷郊好奇道，“问我什么？”

“她问你身体如何，还问姬曦怎么样，我说你很好，姬曦长得很像你，她就说——”姬发笑起来，“说姬曦一定长得漂亮。”

“啊？”突然被这么一夸，殷郊只觉得惊奇——在他的印象里，邓婵玉除了行兵习武，几乎没什么爱好，生活也很简朴，竟然也会注意到这些？

“是真的，”姬发忍不住抬手捏一下殷郊的脸，“所以该吃味的是我吧？殿下——”他难得这么喊殷郊一回，特意加重了语气，“我还没去朝歌的时候，你都做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哎哟，”殷郊被捏着脸，讲话都费劲，还要顾着笑，“再说我都跟你跑了，还吃哪门子醋呀？”

有惊无险地回了西岐城内，惯例向西伯侯汇报过情况，两个人就先回去处理伤口——乱说话的小兵欠了一顿太阳底下的罚站，说好了等伤养好了再补上，已经交给了百夫长。

“青梅，”殷郊一进屋子就喊人，“拿药箱来。”

“青梅是谁？”姬发颇有些疑惑，“我才离家三日，怎么还冒出新人来了？”

“你女儿给人起的名字呢，”殷郊抬抬下巴，示意拎着药箱火速赶来的青梅本人，“从此就这么叫了，你觉得怎么样？”

“既然是曦儿起的，自然很好，”姬发当然没什么意见，不过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她这么小，竟然会给人起名字了？”

“两位殿下，热水和干净衣物已经备下了，”青梅轻声道，“小殿下刚刚吃过，现在还睡着，二位殿下不必着急。”说完还有点想笑——上次世子殿下出征回来，拉着世子妃殿下一起沐浴，花了老长时间，洗得满屋子都是水，已经一战成名，所以特意提了一句，然后放下东西，带着大家都下去了。

“她倒是机灵，”姬发先反应过来了，没忍住笑，“等姬曦再长大些，派她去服侍姬曦倒是很好，这个聪明和胆大倒也难得。”

“什么？”殷郊疑惑了两秒，想起沐浴，突然回忆起上次的事情来，一下子红了脸，嗔怪道，“就她想得周到，越发无法无天了。”

“她都有姬曦亲自赐名了，自然无法无天，”姬发觉得殷郊为这类事情害羞的样子格外可爱，忍不住捏捏殷郊通红的耳垂，“你还没说，姬曦这么小，怎么还会给人起名字了？”

“这事儿真的很奇怪，”害羞归害羞，殷郊还是跟着姬发往屏风后走，边走边说，“那天教她认了梅子，她尝了一点味道，突然就指着人家梅呀梅地喊，一问才知道，青梅小时候在家里，真的就叫青梅，”躲到屏风后面，殷郊站定了，开始解衣服，“你父亲说姬曦将来能做个女祭司，说不定是真的。”

“这么看来，她倒确实有天赋，大邑商好鬼神之事，她这样，或许是像你。”姬发感叹一句，看殷郊脱得只剩内衫，背过身抬起手挂衣服的时候，腰臀处漂亮的曲线就掩在薄薄的布料下若隐若现，突然起了调笑的心思，耍赖一样举起受伤的手给殷郊看：“手疼，你帮我脱吧。”

“……”殷郊愣愣地看着姬发，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只觉得姬发的目光有些灼热，让他有些不自在，他赶紧把手缩回来，低着头不敢看姬发，心里却在想，姬发这是怎么了？

“……”殷郊愣愣地看着姬发，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只觉得姬发的目光有些灼热，让他有些不自在，他赶紧把手缩回来，低着头不敢看姬发，心里却在想，姬发这是怎么了？

“……”殷郊愣愣地看着姬发，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只觉得姬发的目光有些灼热，让他有些不自在，他赶紧把手缩回来，低着头不敢看姬发，心里却在想，姬发这是怎么了？

“……”殷郊愣愣地看着姬发，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只觉得姬发的目光有些灼热，让他有些不自在，他赶紧把手缩回来，低着头不敢看姬发，心里却在想，姬发这是怎么了？

“……”殷郊愣愣地看着姬发，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只觉得姬发的目光有些灼热，让他有些不自在，他赶紧把手缩回来，低着头不敢看姬发，心里却在想，姬发这是怎么了？

“……”殷郊愣愣地看着姬发，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只觉得姬发的目光有些灼热，让他有些不自在，他赶紧把手缩回来，低着头不敢看姬发，心里却在想，姬发这是怎么了？

“……”殷郊愣愣地看着姬发，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只觉得姬发的目光有些灼热，让他有些不自在，他赶紧把手缩回来，低着头不敢看姬发，心里却在想，姬发这是怎么了？

“手疼？”殷郊反问他，脸上浮现出点狡黠的笑意，“伤口不能沾水，要不今日就算了吧，不然更疼了。”

“那可使不得，”姬发将耍赖进行到底，强行把殷郊拽过来，“只是夫人说得没错，手上伤口疼，也不好使力，还得夫人自己多主动主动。”

“我……”殷郊想起前两次“自己动一动”，然后败于腰酸腿酸的记录，看一眼那挺大挺深的浴桶，想着在水里或许能借水的力，抿了抿嘴，一脸的视死如归，“行，谁叫我今天冤枉了你呢。”

等到又一次漫长的沐浴结束，殷郊给姬发重新处理了伤口，两个人收拾妥当，殷郊其实有些困了，腰也疼，腿也疼，但还是决定先去看看姬曦。这会子姬曦也刚好醒来了，一见他们俩来，高兴得什么似的，像用力摇尾巴的小狗一样，扭着身子要他们抱。

姬发从奶娘手里把女儿接过来，抱在怀里举高了逗，姬曦也不怕，咯咯笑着，倒是格外开心，玩了一会儿，竟然笑咪咪地冲着姬发喊了一声“爹”——这个字不如“妈”好发音，所以语音含糊，但姬发听出来了，一时间觉得十分震惊，下意识和殷郊对视一眼：“刚刚她是不是在喊爹？”

“是，”殷郊笑着回答他，“这也忘了告诉你了，你不在的这几天，我专门教她说了这个，怎么样，高不高兴？”

“高兴，当然高兴，”姬发脸上满是喜色，把女儿稳稳当当抱在手里，还腾出手来搂过殷郊亲了一口，“有你在，天天都高兴。”

—tbc—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